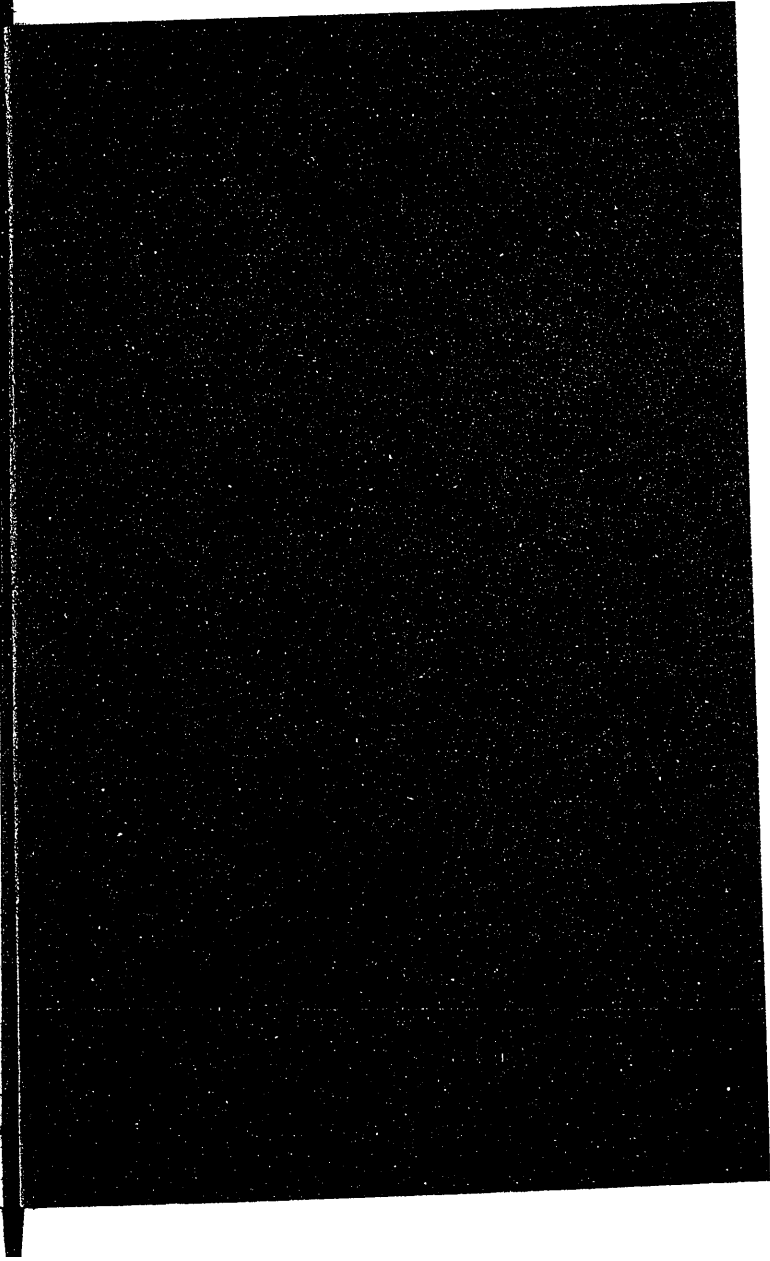


516-13

漢

文  
大  
集

44. 8. 19



# 史記列傳下

## 漢文大系 第七卷 史記列傳下目次

### 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缺少孫補

傅寬 靳歙 周緤

###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 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 卷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鄧公附

### 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 卷一百三

萬石君張敖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列傳下

漢文大系  
第七卷  
史記列傳下目次

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缺少孫補

傅寬 靳歙 周緹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卷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鄧公附

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卷一百三

萬石君張敖列傳第四十三

石奮 石建 石慶附 衛綰 直不疑

周文 張叔

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仁附 任安附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 武安侯 灌夫

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陵附

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蘇建 趙信 張騫

李蔡 曹襄 韓說 郭昌 趙食其

荀彘 路博德 趙破奴

卷一百一十二 平信侯列傳第五十二

公孫弘 主父偃 徐樂 嚴安以下附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 蒼梧王趙光

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

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孫叔敖 鄭子產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 鄭當時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申公 轅固生 韓生 伏生 董仲舒

胡毋生 瑕丘江生附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郅都 寧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滅宣 杜周

大宛 烏孫 康居 奄蔡 大月氏

安息 條枝 大夏

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傳第六十四

魯朱家 劇孟附 郭解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東方朔以下續

王先生 東郭先生 西門豹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 卷二百三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褚少孫補
- 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 范蠡 計然 子貢 白圭 倚頓 烏氏
  - 程鄭 宛孔氏 刁間 師史 任氏
-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列傳下目次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正義曰：酈，吳縣三音也。陳留高陽人也。徐廣曰：今在圍縣。○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名也。故舊傳云：食其，圍高陽鄉人。○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好讀書，家貧。

落魄無以為衣食業。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魄，託義同也。○索隱曰：案酈氏云：酈音薄。為里監門吏。

正義曰：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酈頭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正義曰：酈謂酈頭也。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

生問其將，皆握劔。應劭曰：握劔，急促之貌。○索隱曰：應劭云：劔，音若促。酈氏音初角反。韋昭云：握劔，小節也。好苛禮，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

酈生問其將，禮記問之，酈生作此云：酈頭問，各本問二作。

酈生問其將，禮記問之，酈生作此云：酈頭問，各本問二作。

公將兵略地陳畱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鄆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

適作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時時間邑中賢士豪俊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

騎士歸。鄆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

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爲我作紹介也。○正義曰爲于僞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

中有鄆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

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

中。索隱曰溲所由反溲乃弔反亦如字溲即溺義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鄆生曰

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鄆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

使人召鄆生。鄆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曰案樂彥云遂

而見鄆生。鄆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

沛公方倨狀、札記云、各本倨、索隱未釋二作、主トスレハ、則當ニ倨、句ノ倨ニ從フベシ、按、二倨句ハ、四禮ニ見ユ、

短、直キ者倨ト爲、シ、折レテ、衡ナル者ナ、句ト爲ス。

起攝衣ハ、初三省曰、起テ其衣ヲ持ツナリ。

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此奴豎故曰豎儒。夫

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鄆

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

起攝衣。正義曰攝猶言敘著也。延鄆生上坐謝之。鄆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

公喜。賜鄆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鄆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鳥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

也。夫陳畱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今

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食其與陳畱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

曰令力征反。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鄆生行。沛

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畱。號鄆食其爲廣野君。鄆生言其弟鄆商

史記評林卷九十七

數因案隱反、注數亦音期札配云、柯浸本此四字アリ、蓋旁注誤入ル、各本ナシ。

王者以民人爲天、二句、札配云、漢書則字ナシ、管子亦ナシ、泰隱本上句ナシ、風字ナシ、志疑云、唐時民ナシ、後漢書ナシ、後漢書ナシ、上句人ニ作リ、下句民ニ作ル。

漢反卻自案其便、顏師古曰、通取ナシ、テ爲スナリ。

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索隱曰。數音朔。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數亦音朔。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索隱曰。案此等語俱出管子。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譴成也。又音陟。革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之粟。是漢自奪其便利也。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

據敖倉之粟、注四十有五頃、札配四ナシ、四ナシ、項羽本紀正職ニ依テ改ニ、邪解、合ス。

示研究敖倉形制之勢、漢書敖倉二字ナシ、蓋フ、形制ハ、初三卷曰、地形ニ因テ之、據曰、以テ敵ヲ制スルヲ謂フ。田間將二十萬、劉敖曰、此時何ナ更ニ加アラシ、田間傳ヲ按スルニ、乃是非田間ナリ。

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索隱曰。案謂女工。是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曰。敖倉在今鄆州滎陽縣四十有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之曰敖倉也。塞成臯之險。正義曰。即汜水縣山也。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爲飛狐。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



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案方船謂置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利而不能授。

孟康曰：刑斷無復廉錡也。環曰：項羽奔於爵賞，玩借侯印不能以封其人。○索隱曰：刑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刑斷無圭。

殺義帝之負，毛異曰：恩二時也。七下，七下，七下。

破北魏，注以大梁在河南故也。通鑑引以二作。安邑為東也。此蚩尤之兵也。漢晉此蚩尤之兵也。漢晉

角漢書作玩言。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約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鄒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鄒生曰：縱酒淮陰，侯聞，鄒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鄒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鄒生

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亭，鄒生引兵東奔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疥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間。酈案漢書作武陽。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子遂衍字誤也。正義曰：年表云卒，子勃嗣卒，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當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侯遂生發發生阜。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遂食菜於陸鄉，號曰陸適楚賈其孫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索隱曰：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曉。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魑結。服虔曰：魑音推，今兵士推。

頭結。○索隱曰：魑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推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其魑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魑其髮而結之也。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索隱曰：趙地也。本名今足下反。天性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東垣屬常山。為敵國。索隱曰：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扼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

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

此，漢誠聞之，掘

ハ未成ナリ。周張ハ柔  
服セザルナリ。  
尉他過然起坐ハ、顔  
面古曰。厥然ハ驚起ノ  
儀ナリ。

何莫不若漢ハ、董份曰、  
漢字漢書通字ニ作ル、  
漢ニ如カザラヤト  
言フ、ニ、素陸顔説ナ  
引ク、漢ルモ。

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  
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坤蒼云。蹶起也。謝  
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  
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  
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  
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鑿。萬物  
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  
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  
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  
連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  
而不如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陸生裝中裝ハ、顔面  
古曰。成アルヲ漢ト曰フ、  
其寶飾實麗クシテ價直  
シ、蓋漢ニ入レ以テ賣  
行ス、故ニ裝中裝  
ト曰フ。  
非尉他越王ハ、札記  
越上南字ヲ、云フ  
宋本中特遊毛及校金板  
註ニ附アリ。

日聞所不聞。賜陸生囊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裝也。○索隱  
曰。案音托。案如淳云。以爲明月珠之  
屬。又案詩傳曰。大曰囊。小曰囊。坤蒼云。有底  
曰囊。無底曰囊。謂以寶物裝裹以入囊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囊中  
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  
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  
夫。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  
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  
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  
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章昭云。秦伯駱後  
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穆王封之趙。由  
此一姓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  
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  
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躡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

長大人有口者ハ、顏師古曰、有口者、辯士也。

散見不鮮無久懸公爲也。見レバ、方夜曰、凡物數、見レバ、則其鮮好、覺エズ、故三我、一得三過、止メ、久シク汝ヲ望メ、公爲スナシト書フ、賈任道、故二子ヲ稱シテ公ト爲ス、莊語

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時音曰七

錄云新語二。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

生自度不能爭之適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正義曰時音止雍州縣也可以

家焉有五男適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

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

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

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見不鮮。索隱曰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

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曰新殺曰鮮也無久恩公爲也。章昭曰恩汚辱○索隱曰恩思也公賈自謂也言汝

諸子無久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

原惠公也

ニ非ズ、禮錯ノ交亦錯、稱シテ公ト爲ス、怒ニナリ、願ハ斷斷古曰、亂ナリ、我久シク住マナリ、汝ハ亂來ヒザルナリ、不時見陸生ハ、顏師古曰、思慮ノ際、故二賈ノ至レバ覺エズ。

士務附注、札記云、宋本毛本、徐廣曰三字、シ、毛本注上句則士務附、下ニ在リ、疑フ此四字、乃後人旁注ニシテ、集解ノ文ニ非ズ。臣常欲附太尉絳侯云云ハ、胡三省曰、謂ハ公語ナリ、絳侯モト之ト、或謂シ、其言ヲ輕易スルヲ言フナリ。厚且樂飲ハ、顏師古曰、厚ハ其具ヲ爲シ、而太尉ト樂飲スルナリ。

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

起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曰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章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爲

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

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

曰務一。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

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

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適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

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適以奴

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漢書音義曰。言狼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辜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案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環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正義曰。正義曰。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

平原君朱建者云云。王  
哈盛曰。傳朱建行起  
ア平原君朱建ノ事ヲ附  
ス。此傳寫者誤テ提行  
ス。當ニ連動スベシ。  
傳寫ヲ觀レバ。亦是子  
長ノ姓ナルベシ。惟其  
中。建。布。二反スル勿キ  
ト云ヒ。而ア建。布。傳  
此語ナシト云フ。此レ  
疑フ可シト爲ス。但太  
史公贊。平原君。與余  
善。是以得真傳曰。但  
ハ。則此段仍子長ノ筆  
ナルヲ知ルナリ。

辟陽侯。家食其ナリ。

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案隱曰。案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案隱曰。案崔浩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章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爲錢。○案隱曰。案說文。稅。贈終服也。晉式。丙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

乃奉百金往稅。漢書稅  
ナ稅ニ作ル。顏師古曰。  
稅者ノ衣被ヲ贈ルヲ稅  
ト曰フ。百金ヲ以テ衣  
被ノ具ト爲スヲ百金  
稅式丙反ナリ。

何不肉袒云云、顏師古曰、肉袒ハ其衣袖ヲ脱シ肉ヲ見ハスナリ、自ラ袒辱スル也、哀痛セラルルヲ謂フナリ。

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索隱曰、按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閔孺、今總言閔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通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索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

初沛公引兵云云、顏師古曰、其說先生謂入光者二類、杜預云、各本上二連、今改本二依、別行入、索隱云、鄭生、鄭復出、張案、記ナリ、鄭復三百六十六、楚漢春秋引ク、此ト正ニ同ゾ。

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卓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

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鄒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鄒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

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鄒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鄒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

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鄺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鄺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

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鄺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冠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趨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攝怖相說國安嘗成主悟

楊維禎曰高陽鄺生身長八尺年六十餘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不狂沛公素不好儒且善屬儒生于臨床之頃以不宜踞見長者折沛公使之輟洗而趨延之上座生為設計下陳留下饒關取荼陽據敖倉之粟其計皆響應生非狂者也然以陳涉立六國之策立于漢王定天下之日取漢王豎儒敗事之罵則謂之狂也亦宜呼使生終身不狂狂而克靈又豈八尺之軀為湯鼎之具哉

黃省曾曰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化教未泯雖海內裂戰不息而齊魯之地且絃

歌彬彬卽如陸賈所撰新語其十二篇中仲尼治平之道數數彰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輿而濡染之安能語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豈可與言大方通人之理哉漢氏經術至子立官顯門令仲尼之道絕而復傳于後賢者皆陸賈創啓之功也

黃震曰鄺生為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以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習宜其卒窮於辯也陸賈兩使尉他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往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適病免家居及諸呂將危劉氏則出為陳平畫策誅之勳辭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浪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鄺生同傳豈以其辯說歟朱建以母死無以為喪而受辟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而與二生同傳何耶

今讀陸生新語 札記今  
サ余ニ作ル。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終

三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八

三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索隱曰謂美後魏地

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爲韓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從攻安陽。

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也。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

遇。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正義曰鄭州縣。斬首十二級賜爵

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邑

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案孟康云縣名

也。○正義曰郿州洛交縣。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曰小賜爵

得靳蒯成傳六、漢書司馬遷傳二謂ア、史記内十萬餘アリ傳ナン、顔師古注、張蒼ノ説ヲ引キ、傳新列傳亦於中ニアリ、而ア何難ヲ曰、傳寬、靳蒯成功多クシテ傳得、劉成爲功少ク、此傳用シ、新、後、人、別字及ビ、之、之、字、連用シ、文體難化、樊鄴、陳、漢、下、相、類、ス、太、史、公、ニ、非、ズ、ン、作、中、能、ハ、ザ、ル、ナリ、漢、書、其、文、ニ、仍、リ、爾、謂、ス、ル、所、少、シ、說、者、乃、チ、謂、フ、此、傳、ト、缺、ク、ト、特、後、人、漢、書、ヲ、採、ツ、ク、之、ヲ、補、フ、カ、云、禮、記、文、宋、本、中、統、陽、陵、侯、傅、寬、法、理、志、云、後、人、ノ、増、ス、所、ナリ、

國相國參博注國師監  
札記云、中枝遊王  
何深本二職、中枝遊王  
軍本職二作ル、錢警石  
云、國書此注ナシ、衛將  
平既、博按遊王ノ深隱  
亦然リ、所部ニ顧胤  
書古今集義二十卷ア  
リ、可再引ニ引スル、或  
ハ即此ナリ、他處モ亦  
顧胤ヲ引ク。

爲代相國特屯、顧胤  
古曰如漢ノ說非ナリ、  
時二代國常ニ屯兵ア  
リ、以テ邊境ニ備フ、  
寬相ト爲リ、兼テ此屯  
兵ニ將タルナリ。  
須侯精ハ、札記須リ頃  
ニ作ル、云フ未詳、  
則毛本同シ、他本頃々  
須ニ誤ス。

建立二十一年、札記  
二、三三三作、云フ宋  
中統毛本吳校金板同  
シ、他本三三三ニ誤。  
新騎十人將一人ハ、札  
記十人作、云フ  
毛本下、張晏ト合ス、  
志疑云、七字一句讀、  
如漢曰、騎將千  
人ト誤ス、按此說  
一人ト誤メシ。

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食之下。

益食邑。屬淮南陰。索隱曰：張晏云：信時爲將。云：淮南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

國參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祕監。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

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正

五歲。爲齊相國。正義曰：爲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

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旣爲相國有

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勦兵而守曰屯。○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

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爲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

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爲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

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

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曰：歙音翁。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曰：上於元反。下求俱反。曹州縣也。攻濟陽。正義

曰：曹州宛胸縣西南。破李由軍。擊秦軍。毫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

三十五里濟陽故城。徐廣曰：將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

戰藍田北。斬軍司馬一人。張晏曰：主官軍。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

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爲騎

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

卒斬軍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

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張晏曰：特起兵

者也。說音悅。○徐廣曰：今日考城。○索隱曰：邢姓。說名。菑音災。今爲考城屬濟陰也。

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

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

車馬二百五十匹、札  
四云、錢鑿石云、車馬  
同、同之四、以計此  
恐、クハ、殿、ア、ン。

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難陽  
ハ、李光緒曰、身得江

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軍朝歌。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作趙賁軍。案此在河北。非

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

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鄆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

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降鄆。兵郡守。

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

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

魯下。正義曰：魯城之下。今登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繪郟下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繪屬東海。○正義曰：今繪城在沂州丞縣下

鄆。泗水縣鄉。南至斬竹邑。索隱曰：二邑名。斬在沛。斬竹即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

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

陵王一句足ル、仍生致  
之三、字、ヲ、加、フル、ハ、可、耶、以、  
王、ヲ、生、得、ス、ル、可、耶、以、  
下、ニ、比、ス、レ、バ、同、シ、カ、ラ、  
ズ、故、三、獨、リ、詳、ニ、ス、

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

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

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

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

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

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

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歿。卒諡為肅

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

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繅者。服虔曰：蒯音管。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繅音薛。蒯者鄉名。案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鄒。從崩從邑。今書本並作管。蒯音姁。非也。蘇林

音節催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節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繹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副成縣，屬始平郡也。

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

是東絕角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

無離上心。徐廣曰：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泗濶以繹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繹為信。武侯食邑

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繹為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

擊陳豨。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

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

文五年，繹以壽終。諡為貞侯。正義曰：諡為尊侯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

孝景中二年，封繹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繹子應為鄂侯。諡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鄂縣。鄂一作耶。○索隱曰：

終無離上心注為信武侯  
ハ、功臣年表、武侯一  
字ナシ、漢書表亦同  
シ。

封繹子居代侯ハ、漢書  
國除ノ下、景帝復封繹

子應為鄂侯、漢書曰康  
侯、子仲居國云云、一作

耶。繹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

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

天授也。蒯成侯周繹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

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叶入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副成，委質夷險，不測。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案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五年戊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遮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案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曰上音仙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

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正義曰郟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郟城是也說文云郟炎帝之後姜姓所封

殿棟格注蘇林曰云云、  
漢書注、車前、下、二  
人挽之、一人推之、三  
作輅。

衣褐衣帛見、如師古  
曰衣、衣、此褐  
、纁、布、衣、昭、。



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益其脘。張晏曰：脘，喉嚨也。○索隱曰：益音厄。脘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爲脘頤大脘。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俗，所謂胡脈也。地，此亦益天下之脘，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曰：案即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索隱曰：案張晏云：奉爲歲之始。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方爲反下許又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齊後以口舌得官，其關中二都スルヲ勸メンヲ語ア。

章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爲反，瘠音穉，瘠瘦也。漢書作羸音漬，漬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彼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械繫敬，廣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雁門。○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控引也。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

彼所解ハ、風師古曰、鮮ハ少ナリ、風門道ハ之ニ稍短スルヲ謂フ。

敬遺長公主呂后日夜泣、錢大昕曰、張敖ノ弟元公主ノ尙スル高帝小女ニ因テ前ニ在リ、被傳三ノ高帝從三平城、被傳三、趙王、上ノ食有子、謂之、殿スベキ也、要敬取テ通ムル、乃平城以後ニ

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

三六

在リ、胆少趙王ノ后ナキ、以テ單于ニ妻ハスノ理アラケンヤ、此等未ダ信ズベカラズ。

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ハ、漢書外戚傳ニ上家人子、中家人子アリ、注、趙師古曰、家人子アリ、良家ノ子ヲ采擇シ、以テ宮ニ入レ、未ダ寵號アラズ、但家人子ト稱スルヲ言フナリ。

關中十餘萬口、杜延年、索隱本關中二字ナシ。

待詔博士ハ、張師古曰、博士中ニ於テ、詔ヲ待ツナリ。

三七

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不載敬所徙。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襍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尙多。皆此時所徙也。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





謂不相復也。顏師古曰：復，重也。漢書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綱案漢書音義曰：我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

四一〇

謂不相復也。顏師古曰：復，重也。漢書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綱案如淳曰：置設綿案爲習肄處。蕞謂以茅藟樹地爲蕞。位春秋傳曰：覆茅蕞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爲綸，立表爲蕞。音在會反。賈逵云：東茅以表位爲蕞。又纂文云：蕞，今之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索隱曰：肄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若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職。傳言趨。案隱曰：案小顏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





索隱述贊曰：履藉衆幹，裴非一狐，委輅獻說，繇繇陳書，皇帝始貨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向奴奉春，穉嗣其功可圖。

丘游曰：嗚呼！周室禮文之盛，至是不可復觀矣。夫禮莫備于周，孔子所謂盛於二代，郁乎文是也。秦起西戎，一切以法從事，烏知所謂禮哉？叔孫通幸遇高祖創業之初，而有起朝儀之機會，不能訪求遺老於此之時，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制，顧乃區區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盛典不復見於當時，亡秦之陋制得以傳於後世，噫！可恨也夫。

增范曄敬擬魯兩生答叔孫書云：今天子恢皇綱，廓帝統，將興禮樂之觀，以潤色太平。詒謀奕世，甚盛舉也。足下幸得啣至尊之命，招納豪俊，創立經自謂動名於世，無兩矣。而狼微及，俟兩人者，豈以俟兩人居先聖之邦，世習其儀，進而使參一議乎？夫斟酌先王之典，以經世範俗，僕之素心也。依日月之末光，以聲施竹帛，僕之所大願也。然而於義有所不可，則固不能貶道委蛇，以于世好。敢布其款款之愚於足下，竊怪足下壹何舉先王所以經緯天地者，而易言之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是故王者功成然後作樂，治定然後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周自后稷至於文王，世布醇德，以沐其民，自黎阮之未嘗，而民已稱成和矣。武王一乘白旄，以定天下，當斯時也，馬散華山之陽，而不復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強而藏之府庫，而不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然而禮樂之制，必待嗣王而後定。其經緯創立若斯之難也。大漢提三尺劍，誅秦，鋤項，以成帝業，大戰四十，小戰七十，今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興禮樂，此何異起厓廬之人而衣冠之，且周值夏商之後，典章故未毀也，周公特潤飾之，而猶然不易，今暴秦之所湮滅者何如，而足下欲

以一旦更定之，僕竊以爲不自度也。僕觀足下，非誠思以禮佐國，致太平者，特會主上厭羣臣酒酣擊柱無儀法，欲因緣造飾等儀，投好博寵耳。嗟乎！此僕之所以不願從也。足下之說，以取貴幸者幾主矣。方二世問楚卒時，設稱人人奉職，無敢反，此與指鹿爲馬，寧異乎？今真主起而雲附可矣，變服短衣何辱也。此輓轅子之所羞，而足下忍爲之。足下安所爲禮本哉？而猥自託於有司者之所治，以治世，僕故以爲足下未可與言禮也。漢德方隆，始假之歲月，以和洽其民，後當有王佐之才起，而修明古禮，以致國於三代之盛，足下不宜師心自用，因陋就簡，使古先聖王天秩之典，蕪滅自漢，且以二代經國之業，而猥出於希世取寵之人，又竊爲大漢羞之也。僕雖不肖，酷嗜先聖之道，義所不適，有巖栖穴隱，以死耳，安能以身之察察，而蒙世之汝汝乎？古人云：吾寧曳尾於泥中，足下將貪廟犧之錦，往矣，其毋以并覆我。僕聞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僕不得以禮治天下，聊以攝吾身焉。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一語雙目。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

○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勇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

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

卽不能願。先自到。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郭。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季奇曰。大牛車也。車上

覆為柳環。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環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郭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環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

為氣任俠。札記云。漢書無字。李。釋。謂。字。布。引。御覽四百七十三。引。氣。人。二。作。也。顏。任。便。ス。ル。ヲ。謂。フ。俠。ノ。音。ハ。挾。ナリ。推。力。ヲ。以。テ。人。ヲ。挾。輔。ス。ル。ナリ。○法。俠。勇。也。索。隱。云。魯。名。反。其。義。難。喻。錢。大。所。曰。說。文。二。財。フ。俠。ナリ。三。補。二。財。フ。俠。ノ。ス。ル。ヲ。謂。テ。ト。為。ハ。按。二。三。補。ハ。京。兆。通。海。按。風。三。縣。ナリ。○述。且。至。臣。家。顏。師。古。曰。述。且。至。臣。家。顏。師。古。曰。廣。柳。車。注。服。虔。曰。為。柳。環。注。為。廣。柳。車。二。作。

乘輅車注、徐廣曰馬車也。札昭云、乘輅二說也。禮云、馬車上二、字ナレバ、疑フ馬上一、字ナレバ、疑フ。漢書曰、馬車二乘、共急ナ見ルナリ。

爲項籍用鐵耳、項師古曰、項ハ常ナリ、此乃常道ト書フナリ、一曰、項ハ其事ナ主事スルナリ。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酒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酒乘輅車之洛陽。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

五〇

待間ノ待、漢書待ニ作ル、項師古曰、待、天子ニ待ス、即ハ事務ノ間ヲ指フ。

權呂后ハ、項師古曰、權ハ辭、變汚ナカサシムフ、權讀テ權ト音シ。

使酒縱近ハ、項師古曰、酒ノ縱治ニ因、縱ニ從フナリ、近ハ天子ニ附近シ、大臣ト爲スナリ、謂フ。

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折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其新。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卽醇酒也。至畱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

五

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革昭曰：闕，見下深淺也。上默愜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幸較，請託金錢以自顯。○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幸較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

二月見臨，一領師古曰：既不見，而師古能。那二選，凡爾。有以毀臣者，札記云：宋本以字ナシ，漢書ト合ス，疑フ此行ナリ。一人之毀，札記云：中統游毛本一人上以字アリ。上默愜，札記默下餘字アリ。云：高祖及七合ス。各本然字ナシ。也。○索隱曰：注孟康曰：招來也。札記云：求二作ル。云：求二作ル。考證漢書注二誤。○師古曰：貴人ノ成權ヲ招求シ、因テ以テ金錢ヲ顧スルヲ得ルナリ。報謝ナシ。○竇長君ハ、景帝ノ舅ナリ。○使人先發書ハ、領師古曰：人ナシテ先發書ナリ。致シ、發視セシムルナリ。

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厩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益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索隱曰：藉，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秦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

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ハ、領師古曰：除リテ自ラ藉シ、心ノ資各徒無ト為スナリ。

兩賢豈相厄哉ハ、領師古曰：兩賢ハ高祖自ラ



謂也、井、因ナ爾フ  
ナリ、其下俱ニ是實  
ト言フ、故ニ因此言ニ  
以テ公拘軍中、札配中  
下曰字アリ、漢書ト合ス  
額郎古曰、拘ハ行示ス  
ルナリ。  
爲家人時、額郎古曰、  
家人ハ猶羅門ノ人ト言  
フ如キ、  
實備於齊爲酒人保ハ、  
額郎古曰、實備ハ、庸  
作シ願チ交ケルガ謂フ  
任使スベキナ開フ、

越字之、方提越湯、上  
ノ越ハ疾ナリ、下ノ越  
ハ越ナリ、卒ハ蒸ニ同  
ジ、願郎古曰、提ハ舉  
ナリ、舉ゲテ之ヲ湯ニ  
投ゼト欲スルナリ。  
逆不能西徙以彭王云云  
ハ、札配四字ナ句ト爲  
シ提ハ徒ニ作ル、云フ  
維志云云漢書ニ依リ  
不能西徙ト作ルベシ、  
加蓋人等而ナリ引フ  
同フ又ニ中統舊刻毛  
本爲公本徒ニ作ル、  
漢書ト合ス、他本徒從  
三歸ス、願郎古曰徒ハ  
但ナリ。

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  
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  
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

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備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

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

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

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

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

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

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方提越湯徐廣曰越一作走○索

亦趣向之也布願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

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

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

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

之萬世今陛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

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峭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

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

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

五五

五四

吳軍反時、札記云、考  
歷云、漢書吳楚二作、  
軍字誤。

身履典軍、札記云、宋  
歷典字、漢書、合  
志、志、志、衍ナリ、  
師古云、波俗字典字  
加、非ナリト、按、今  
本漢書軍二作、按、今  
郭氏曰、軍軍ハ戰勝  
之ヲ指スルナリ、注  
於被刑戮、札記被上  
至、ナリ、云、宋本中  
統游、吳、校、金、板、五  
字。

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  
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  
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  
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  
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徐廣曰、履  
一作履。

曰覆。駟案孟康曰。履。履蹈之也。覆。覆也。○索隱曰。案徐  
氏云。一作覆而下云。舉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履之與履者也。舉旗者數矣。可謂壯

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

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

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  
概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

耳。徐廣曰、復  
一作冀。樂布哭彭越。越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  
難處死者難。

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樂布哭越。犯禁  
見虜。赴鼎。非冤。誠知所處。

黃震曰。按季布廷斥樊噲橫行之說。使高后不復事兵。然則孝惠高后之世。海內無事。  
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故勇將。不為技癢。而有老成安靜之言。斯可尚矣。樂布挺身就  
烹。以雪彭王之冤。所以警悟高帝。何如哉。嗚呼。非烈丈夫。其孰能與於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終

五八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五九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為浪反。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

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

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

曰：自一作曰。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

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

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

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

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浸  
權隆日，二句只是圖卜  
休戚，非同凡響，當於形  
容入ルナリ。

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

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丞

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

盎遂不謝。緊接上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

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

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

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

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詳淮南王傳

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轆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

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

可過削地。遷淮南王  
同。袁盎。

頓首請罪。上曰。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

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

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

入頓首請罪。上曰。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

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

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

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

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

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瓊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雖賁育之勇。不及

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兇。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申繻所殺。賁。音奔。

陛下。虎兇。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申繻所殺。賁。音奔。陛

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

持節夾乘禮記云四字  
驛人乘驛二侯之增  
或ハ旁注ノ屬入ナ  
リ、漢書ナシ。

上曰將軍伏邪、禮大所  
曰、堯時中郎將ト

爲ル、文帝稱シテ將軍  
ト爲ス、後ニ丞相爲  
ト爲テ丞相申高蓋  
知ク、喜曰、將軍人乃  
爲ル、史亦謂將軍ト稱  
ル、此中郎將軍ト稱  
ルニ漢時人稱シテ將  
軍ト爲ス、必實ニ其官  
ヲ指サズ、漢天ノ田蚡  
ヲ稱シテ將軍ト爲ス如  
キ、淮ハ乃丞相ナリ、  
程不談李廣ハ衛尉ヲ以  
テ將軍ト稱ス、衛尉ハ  
本ト典兵ノ官ナリ、  
千金之子不垂堂、  
千金之子富ナハ、  
則自愛スルヲフナ  
キ、垂堂ハ堂ノ外邊ニ  
坐スルヲ謂フ、墜ス  
ルヲ恐ルナリ、  
百金之子不衡人、  
百金之子不衡人ハ、  
九引志疑云水經注十  
レ六、立字不依何ニ依  
ナシ、漢書立字字音  
情ニ非ザルナリ。

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  
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  
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  
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愴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徐廣曰漢書作說字。常  
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袁盎持節夾乘與常侍騎也。說盎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  
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  
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  
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  
寧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揖云恐堂瓦

墮中人。或云臨堂。  
邊垂恐墮也。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鬪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衡也。衡樓殿邊欄柵也。韋昭曰衡車衡淳爲長。如云欄柵者案要云宮殿四面欄柵者云柵是也。聖主不乘危  
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  
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  
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  
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爲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侍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  
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  
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  
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威夫人。於  
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觔。然袁盎亦以數

注案陸行爲ハ馬ヲテナ  
引御僕夫人坐、顔郎古  
曰、御ハ退テ之ヲ卑  
リスルナリ。  
豈可與同坐哉ノ下、袁  
記通所以矣。袁、一、矣  
此七字アリ、三、本末  
漢書亦ナシ。各本終久  
賜盜金五十劾、札記劾  
ナ斤ニ作ル、漢書亦同  
シ、按三劾ハ斤ノ誤ナ  
斤ニ作ルハ正ト爲  
ス。  
日飲母何ハ、浸推臣曰、  
母何ハ、更ニ餘事ナキ  
ナ首フナリ、札記云、  
何ハ、宋本毛、本奇ニ作  
ル、王本奇ニ作ル、蓋  
亦奇ノ誤ナリ、按ニ毋  
何ハ、誰何スルナキナ謂  
云、蓋即晚成、札記云、  
晚毛本略ニ作ル、蓋疑  
云、漢書起ニ作ル、是

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如淳曰、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調選。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  
今苟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  
飲、母何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  
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  
衰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  
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  
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  
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  
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

問案史曰、蓋丞相史也、  
札記蓋及史也、三作ル、  
云、三、蓋相、漢書注ト合、  
又、各本相ニ闕ス。

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  
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  
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  
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  
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  
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蓋素不好鼂錯、鼂錯所  
居坐、蓋去、蓋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  
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  
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文與吳王傳同、  
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  
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新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

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

兵乃可罷其語俱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

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

嘗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

其語俱在吳事中○札記俱具二作也○云王何據本具才俱○誤○

嘗盜愛盎侍兒○札記云此句上句下兩皆○疑

○當ニ其一ハ行スベシ袁盎自追之○鼂錯古曰○鼂錯シテ面テ追フ疾速ナリ○

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

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

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

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

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避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吾不足以累公○札記云謂是足才可○作也○以刀決張道○張音帳○出○札記○及○張○音帳○及○張○音帳○下○二注○道○以○字○句○下○注○如○淳○曰○其○道○置○卒○下○為○隱○字○當○直○上○二○在○ル○ベシ○漢○書○張○○作○也○司○馬○與○分○背○如○淳○曰○一○時○各○去○ル○ヤ○

且殺念人所有、願隨古  
日、凡人殺念、事ナキ  
能ハズ。  
不以親爲解、願隨古曰、  
漢說是ナリ、解ハ今ノ  
分疏ト言フガ若シ。

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  
相隨行。鬪雞、走狗、雉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  
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徒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  
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  
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絕也。瓚曰：凡人  
孟兼行之。○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爲解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  
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  
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使人  
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  
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間袁盎。

六八

行不吝口、願隨古曰、  
其德ヲ稱シ、口ニ容  
シテ能ハズナリ、按  
シテ不吝口ハ、常ニ稱美  
シテ固陋ナキナリ。

指生、札記指生ニ作ル、  
云フ宋本毛本皆、各本  
指生ニ作ル。

諸君譽之皆不吝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  
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  
多怪。乃之指生所問占。徐廣曰：指一作服。案文穎曰：指音陪。案還。梁刺客  
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臆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臆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臆氏學申商刑名，於  
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  
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漢錯爲人，一曰：領案陷直刻深。章昭曰：術岸高曰：陷，環曰：陷，峻。○索隱曰：案章昭注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陷音七笑反。孝文帝時  
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  
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

六九





シ機ニ子餘日ニシテ、  
而テ錯衣ヲ衣ル故ノ  
如シ、則錯初ヨリ未ダ  
一日ノ疾ヲ行ハザルナ  
リ、刑名ノ學、其弊乃此  
ニ至ル、聖方通鑑ヲ  
撰シテ、三十六日ニシテ  
起テ事ヲ觀ル、猶彼此  
ヲ善シト爲ス。  
賜者、鄧公云、方  
當口益ハ忌刻、錯  
如深、而テ鄧公持議平  
ヲ、故ニ善法ト爲  
ス、其子黃老ノ言ヲ修  
ム、亦錯申而テ學ト  
相映。

鄧公免家爲九卿、  
大新曰漢書公卿表二  
鄧公ノ名ナシ。

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瓊曰道由也。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

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愴慨，遭孝

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

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

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

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譽見重，卻席歸顧，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奪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黃震曰：絳侯元勳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盎晚出爲郎，皆斥其失，既而明絳侯無罪，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下趙同之參乘，卻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稍不爲禮，則折脇之，盎殆以強直自矜者歟，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逆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

洪邁曰：袁盎每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嘗謁中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

為趙同所害故沮止其驍乘素不好忌錯故因吳反事誅之蓋益本安陵羣盜宜其伎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章昭堵音精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

故城在郟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

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郟陽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

若出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帝侍郎○索隱曰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貨積財也

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

知名釋之曰久宜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

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贊贊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

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

曰案卑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高論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

堵陽人也注正義曰云札記考證云地理志此注傳山下在云又真帝大所曰堵陽又錢大昕曰堵陽在郟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郟陽並謂此也

水經注濟水篇... 地理志曰... 郡之北... 漢書表... 上林有八丞...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 獸簿甚悉... 有郡畜夫此其類也... 欲以觀其能... 口對響應無窮者... 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 張晏曰才無可待... 乃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 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 漢書作喋喋多言也... 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史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做徒文具耳... 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 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

陵遲而至於二世... 說大... 阿曰漢書... 亦作... 傳... 古文... 漢書... 通...

居北... 曰... 阿... 戶... 文...

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有郡畜夫此其類也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待乃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晉灼曰音捷○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多言也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史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做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

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馬門乘輅傳者皆下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厠李奇曰霸陵北頭厠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厠也蘇林曰厠邊側也章昭曰高岸夾水為厠○索隱曰劉氏厠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





曰、字ナリ、以中ト爲  
ルナ得、而、郎署ノ長  
ト爲ルナリ。

爲官卒將、札記、魏志  
云、卒當ニ事、年ルベ  
シ、注、將、當ニ  
帥、將ニ作ルベシ。

據、據ハ拊ナリ、帥  
君、既、既ナリ。

唐曰主民、文曰曰、位  
悉ノ辭ナリ、猶今死罪  
ト言フ如キナリ、香灼  
曰主ハ擊ナリ、臣ハ服  
ナリ、其擊服ト言フ、  
恤恐ノ辭ナリ、既聞古  
日、文皆ニ説ナリ。

獨無開蓋乎、顏師古曰、  
何ノ開、開ニ於、言  
ザルナリ。

北地都尉昂、札記、昂ニ  
作ル、云フ、案、昂、  
文紀、蓋、開、侯、有、何、奴  
傳ト合ス、御覽、二百七  
十八引テ、昂ニ作リ、注  
作昂、今、各、本、昂ニ  
作ル。

不從中擾也、札記、云、  
擾、本、擾ニ作ル、漢書  
同、御覽、引テ、例ニ作  
ル、通、注、引テ、例ニ作  
ル、之、其、白、ス、ル、ナリ、  
ナリ、一、説、中、ロ、其、用

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

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謂唐何從爲家安在唐

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

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

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

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嗣案晉灼曰百人爲徹

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

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

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爲訖

施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爲本初傲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

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

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

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遙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殺

北地都尉昂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索隱曰案都尉姓孫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

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

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概曰闔索隱曰

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

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

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

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輪轂設騎萬三

千。索隱曰如淳云。設音  
 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  
 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濊林。徐廣曰濊一作濊。○  
 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九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濊音丁甘反。一本作濊。濊。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按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正義曰。趙幽王母。樂家之女。王遷立。乃用郭開譏卒誅李牧。索隱曰。按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噲。反。漢書作最。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為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椎音直。追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按謂庶人之

家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也。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奮勞二歲。五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奮勞二歲也。故與雇。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按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幕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帥師。信臣夫之軍。易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士也。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

ルナ。

前作之。○蘇并曰。一  
 國之稱。○作。○為。○

軍國軍士注軍。札記  
 軍國軍士注軍。札記  
 軍國軍士注軍。札記  
 二。○

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



有味哉、札記云、中統本重本也。

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壞法。當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尚。

楊維禎曰。進言之方。有風諫。有語諫。有激諫。唐言。願牧于文帝。其得激諫之效。歟。魏尚守雲中。坐上功。虜差六級。而文帝下之吏。此與信郭開。說而罪李牧者何遠。唐一言而復尚雲中守。老人之言。何其應之捷哉。故曰。激諫之效。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終

八六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

八七

萬石張叔列傳、張地猛曰、石君、石廣、石慶、石康、石不疑、石廷、石越、行事同カワズト強、要ルニ長者タルヲ失ハズ、故ニ傳ナ同シクハス。

受書謁ハ、願師古曰、外書謁アル、齋カシテ之ヲ受ケシムルナリ。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爲萬石君。其父趙人也。正義曰。洛州郡。鄂本趙國都。姓石氏。

趙亡。徙居溫。正義曰。故溫城在彼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

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對曰。奮

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

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正義曰。願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主通書謁。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

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

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

曰以其恭敬。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履度故難之。古云史失其名，故云。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

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子偽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也。故曰便坐。坐音如，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

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

以漢時為朝臣，故曰古曰朝臣。朝臣者，天子所命，以備其官者也。天子所命，故曰朝臣。朝臣者，天子所命，以備其官者也。

申申如也，朝臣古曰，朝臣者，天子所命，以備其官者也。天子所命，故曰朝臣。朝臣者，天子所命，以備其官者也。

奮齊魯諸儒實行，朝臣古曰，實之重也。

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申申如也，僮僕訥訥如也。晉灼曰訥訥，慎也。欣字，韋昭曰聲和貌。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實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按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小房以為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履，身自浣滌。徐廣曰廁，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謂

本前、各本錯二作、  
漢書亦有三作、  
古曰、中府ハ、今、中  
衣ト書フ若キナ、  
今ノ汗衫ノ若キナ、  
蘇音管説是ナリ。

至廷見、  
ニ當ツテ見ルノ時ナリ  
フ。

因賞、  
ク當ツザルナリ也。

圓涵垣牆建隱於其側洗滌也。一讀脬爲竇寶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竇廁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衛囊器也。音咸。豆。鬪案蘇林曰。脬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衛行清也。孟康曰。圓行清。衛行中受養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脬。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爲侯。竇。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調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曰。脬短板以築廁。竇未。知其義何。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鄉。○索隱曰。小顏云。陵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咸里也。○正義曰。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

探書馬字、札記字ナ者  
二作、云フ遊玉河渡  
本字ニ作ル。

爲太僕御出、頌師古曰  
上ノ爲、車ヲ御シテ出  
ル也、札記曰、爲太  
僕也、然猶如此ニ至ル  
三六字、變史文無キ  
所、故正、漢書ヲ引  
テ之ヲ注ス、後人注ニ  
據テ其眞レハ、則正  
義ト爲ス。

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隱曰。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



不諫呵綰。注索隱曰：誰何，猶借訪也。一曰：綰曰：以謹力景帝幸上。誰何，實讓也。不誰何言，不願資綰也。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

餘不誰呵綰。索隱曰：誰何，猶借訪也。一曰：綰曰：以謹力景帝幸上。誰何，實讓也。不誰何言，不願資綰也。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

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談其外家親屬也。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正義曰：故州，昨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也。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耐金失侯。

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談其外家親屬也。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正義曰：故州，昨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也。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耐金失侯。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也。與萬不疑同字。

朝廷見、顏師古曰、開  
廷大朝見、時二當、  
人之發少ナリ。

其所爲官如故、方苞  
曰其官屬、連ル、臨添  
スル所ノ地異ナリト雖  
モ、而人ニ接シ已テ  
處スル、皆故ノ如キナ  
リ。

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將也。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以醫見、景帝

正義曰、任城、兖州縣也。

陰重不泄、李光緒曰、  
當ニ索隱注ニ從7是ト  
爲スベシ、終無所言ト  
呼應ス。

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官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章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翟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爲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淨淨期猶常也、言爲不潔淨下溼、故得入臥內後宮比官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索隱曰、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祕也。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尙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驅也。安丘侯說之

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輿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事太子然歐

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名家名家也。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

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

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

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

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

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訥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

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

侯微巧。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調。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調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游衣周仁之垢汗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調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

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教馬內史匍匐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言俱嗣芳園。

黃震曰石慶衛籍者所謂忠信之人特未學耳以之為三老助教化國薄俗可也。宰相非其任矣。直不疑之償金周仁之溺袴類不近于人情而仁以密見狎出入宮禁殆閹官之靡又非不疑比也。若張歐雖刑名學而有仁心其庶乎。

史記評林卷一百三

三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案陘曰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

喜，劔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樂巨公所，禮記云此所字，疑不當。下文書游於公，下二在ルベシ。

案陘曰本燕人樂毅之後。叔為，人刻廉自

喜，喜游諸公。

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

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

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

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

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

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

自持案進食。

詳其傳。

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

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



鬻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蟲流於

戶外是也。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

倍德，卒私與謀弑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

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

趙有敢隨王者，辜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

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

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

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

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

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

1011  
1011

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

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

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

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

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

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

敝，匈奴冒頓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

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

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

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

如其伏法、札記云、宋本如其二字ナシ、疑フ後人増ス。

入苑計注正義觀者如堵糾也、札記一堵字ナシ、云フモト堵字重ナシ、注校訓、禮射義ト合、注、顏師古曰、外ニ於暴坐、顏師古曰、外ニ於ヲ曰、暴坐シテ坐ス。

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正義曰：王之財物所藏也。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括地志云：魯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襄公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卜反。

閉守城門注漢書云云、此集解ノ文ナリ、札記移シテ上句直ノ注正義曰ノ上ニ入ル、而テ云フ錢鑿石云、此注正義ト全ク同ジ、疑フ誤アリ。

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遺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內也。是爲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也。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正義曰：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戾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舉不法也。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涇城今在中山。

仁勇兵ヨリ仁族死ニ至ル。札記云此十五字、疑フ後人異說ヲ附注シ、誤テ正文ニ入ル。

國。徐廣曰。涇城縣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祭。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爲小吏。

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名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反。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

高也。索隱曰。易音以鼓反。言邑小無繁。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爲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

爲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習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

郡署老小當壯劇易處。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習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

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

玉貝劍、札配、玉貝劍  
二作、是ナリ。

平陽主。正義曰。衛青也。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

欲以觀將軍而云云。後稱曰。而之古字通用。

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出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史掌秦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

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懼。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歷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

不其欲近。札記云。疑  
不其欲近。札記云。疑  
不其欲近。札記云。疑

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事何也。索隱曰。傅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

貴禍積爲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筮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爲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爲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趙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爲鄭，鄭縣名，今屬河間。○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索隱曰：劉案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

館之師，故號云舍長也。舍客長桑君過，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香戈。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

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

勃海郡鄭人也。札記云：扁鵲之時，未分海濱，醫方之，史亦此程注ナシ、當ニ是後人寫改ナルベシ、法部爲鄭、札記云、下文ニ據レバ、乃チ齊人ニシテ鄭ニ家ス、鄭字誤ニ非ズ。爲人舍長注、守齊館之師、札記師ニ作ル、云フ草本師、各本師ニ作ル。

殆非人也。王執指曰：乃神人ナルヲ言フ、故ニ方ヲ傳フル、此ノ如シト云フ。瘵見五藏癥結ハ、病源候論癥候云、癥ハ寒濕節ヲ失フニ由リ、府膜會飲府ヲ失フ、而テ内ニ在リ、滯ヲシテ塊ヲ生シ、積ヲシテ移動セザル者、是癥ナリ、其形狀癥ニベキヲ言フナリ。

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

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六府謂大腸小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滯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沈細水。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為醫或在齊

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助子專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助子專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助子專今濟州盧縣。

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也。而

昔公孫支與子與注索隱曰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與未詳其姓名子與未詳其姓名子與未詳其姓名

藥策於是出錢大所曰、世世家藥、作、藥策相近。

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與未詳其姓名子與未詳其姓名子與未詳其姓名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聞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筒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





論得其病注正義在陰中陰者陰二作ル、陰中陰者陰二作ル、云フ幕二幕二顯ス、考證改ム、下同ジ。

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邠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冬夏。觀其脈之變也。則知病。望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沈濡而滑也。聽聲。正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寫形。正義曰。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欲見人者。府家病也。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操曰。腹爲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爲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鍼法云。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索隱曰。止。詰助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曰。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尙溫也。音張。

扁鵲其注正義在陰中陰者陰二作ル、陰中陰者陰二作ル、云フ幕二幕二顯ス、考證改ム、下同ジ。

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撝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索隱曰。謂虢君自謙云。己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索隱曰。上音皮。力反下音噓。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忽忽承眊。索隱曰。音接眊。即睫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客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魔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續緣。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爲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沈澀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反陰脈見者。爲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續音直。延反。續緣。謂脈纏繞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脈也。恐非此義也。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曰。八十一難十二經脈。十五絡脈。陽維陰維之脈也。云。三焦者水穀之

云王本下、柯按不  
顯。

陰而上而陽內行、札記云、  
宋本中統吳校元板、而  
二字ナシ。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  
亂、札記雜志云、上文  
正義此文ヲ引、色已  
廢亂ト云、此之已二  
字行ナ、即變人邪部  
引ナ無シ、案ズルニ已  
字、蓋即色字ノ誤行ナ

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  
臍下瀆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言經絡不于三焦及膀胱也。是  
以陽脈下遂。徐廣曰。陰脈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索問云。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弦也。會氣閉而

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脈會太淵氣會三焦此謂入會也。陰上而陽內行。  
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

紐。正義曰。女九反。索問云。紐亦脈也。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脈亂。故形靜如死  
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索問云。支者順節。以蘭者橫節。陰支蘭藏也。

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  
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  
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二藏為中工。解  
五藏為上工也。

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  
五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索問云。手足各有  
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會聽會氣會膻會也。

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  
兩脇下。正義曰。更音格影反。○索隱曰。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  
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太子

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  
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

耳。傳玄曰。魏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號。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  
齊無桓侯。裴綱云。謂是齊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曰。上音  
淡。謂皮膚。不治將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  
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

齊桓侯奔之注、札記下  
文桓侯遂死注、釋傳玄  
曰云云、索隱、前二入  
レ、云、云、各本、下、文  
桓侯遂死、下、保、少、  
今、索、隱、本、二、依、移、正

桓侯體病。札記雜志云、  
病當三節、作ルベシ、  
養生論、桓侯以「覺」  
痛之日爲「受病之」  
始、文選爲「仲容」與  
孫賈書注也、史引「痛」  
ニ作ル、魯子暄老爲作  
新序、孫賈亦稱痛ニ作

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嗣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正義曰。病脈患多也。言人脈患疾病多甚也。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瘵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

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索隱曰。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

之車。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

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

爲耳目痺醫。痺。濕病也。

太倉公齊太倉長。錢大昕曰。孝文紀太倉令。二作ル。意ノ名。遊ケル所ナシ。而孝文紀淳于公ト稱シ。又太倉公ト稱ス。目録亦公ト稱シテ名イハズ。漢當時此稱アリ。史公因之。之ヲ審ス。猶謂曰。扁鵲倉公也。少孫謂フ所ニ非ズト雖。然ルニ淳于意。文帝前問答フルノ語法スル所何人。或スル所何所。自ラ一篇成ス。亦必當時此現成文字アリ。而後抄入スル者アリ。史遷ナシテ之ヲ爲サムレバ。必此ノ如クノ或何ナラズ。竊ニ意アリ。周禮ナラズ。史遷原文アリ。倉公傳ハ亦少孫抄入スル者ナリ。

注春秋公如費、札、服公  
州字ア、云フ、各本  
公乘、服、按、推、推、人  
名ナリ、公、服、推、推、人  
五色、陰、注、其、面、色、與、字  
、與、下、恐、ツ、ハ、服、字  
、ハ、ス。

多怨之者見孝文紀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

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曰緹音啼。縈音紆。營反。乃隨父西。上書曰。

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

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

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

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徐肉刑。○正義曰。漢世刑法

趾。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因急

支帝惻然。咸至情。百男。獨免。免。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屣風揚。激聲。聖漢孝

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

高后八年註。宣年二十  
六。札記二。三。三。作  
云。六。六。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八年。年。三。六。文。帝。三。  
年。加。八。三。三。九。  
史。合。入。

奇咳。札記云。說文。  
奇咳。咳。奇。咳。奇。咳。奇。咳。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二十三。卷。五。奇。咳。用。兵。  
二十三。卷。五。奇。咳。用。兵。  
二十三。卷。五。奇。咳。用。兵。  
二十三。卷。五。奇。咳。用。兵。  
二十三。卷。五。奇。咳。用。兵。  
二十三。卷。五。奇。咳。用。兵。  
二十三。卷。五。奇。咳。用。兵。  
二十三。卷。五。奇。咳。用。兵。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

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

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得見

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

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

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

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

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脈者。皆不拘於經。

故云。奇經八脈也。願野王云。脈當黃也。又云。脈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二十三卷。許慎云。脈。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

其竹ノミ、按ズルニ、  
奇咳及ヒ下痰也。今並  
ニ案問ニ見ル。○  
注脈當實也。札記實ヲ  
六ニ作ル云フ王本脈  
柯按或ニ作々、共同誤  
實ニ作ル。玉篇皆其文  
ナシ。六ノ俗ノ肉字、  
ニ脫誤アルベシ。

肝氣濁、下、札記案解  
徐廣曰一作腫下注ス。

格賦有通注上魚貫案、  
札記魚下際字アリ、云  
フ際字考證附ス、呂廣  
云云或曰月注縣シ難  
シ、當ニ經經曰注ニ據  
テ解スヘシ。

少陽之界注從寸至尺名  
曰尺澤上、札記其自  
高廣四字アリ。

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  
己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  
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  
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  
日當齧腫。正義曰上於恭後八日嘔膿死。正義曰成之病得之飲酒  
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  
濁而靜。徐廣曰靜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透入尺爲內脈法  
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  
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

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  
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及有太過有經有絡和  
即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  
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  
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  
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  
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  
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齧腫。八日嘔膿死。者。切  
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  
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  
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關  
境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寸  
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爲界。陽出三分。陰入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  
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一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齧腫。盡泄而死。熱

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  
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及有太過有經有絡和  
即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  
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  
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  
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  
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  
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齧腫。八日嘔膿死。者。切  
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  
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  
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關  
境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寸  
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爲界。陽出三分。陰入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  
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一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齧腫。盡泄而死。熱

病得之少憂。飲食不飲，  
札記云：少憂，心下也。心  
心。心氣也。又云：病主在  
心。又云：重閉者，心氣  
也。病得之憂也。是共其  
主也。又云：此心者，心也。  
ナリ。然則九氣之切切  
ナリ。心下字アリ。心飲  
ザルナリ。ト調云、史記  
此文引ナリ。ト云、又云  
類聚同也。按之、ニ  
下文云、故煩者、不下ノ  
不飲ノ調、當云、本云、  
所引之、又云、本云、  
煩、此非煩ナリ。  
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  
者、札記病去、難而不一、  
云、疾字、難字、本云、  
難字、一難字、此十字、  
句讀、作ス、ニ、此十字、  
去、ト、通シテ、數ニ、五  
少、又調云、ザル、ナリ、  
他本皆誤、病ニ、作ル。

上則薰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食飲。

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

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湯心主。

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

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臞。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

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誦。所諫反。郭誕生疝音山反。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

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後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

急。脈無五藏氣。右口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

故溺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

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臞。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誦。所諫反。郭誕生疝音山反。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

以爲臞人中。札記人フ  
入ニ作ル。云フ人ヲ人  
ニ調ス。  
火齊湯。札記云。火凝  
フ大字。調ナリ。齊  
即劑字ナリ。局陰傳齊  
祖侯ノ節。其在腸胃酒  
膠之所及也。酒膠二字。  
膠非子火齊二作。新  
序大劑二作。是某體  
ナリ。後火齊ノ字。此  
ニ微フ。  
一飲得前後洩。札記難志  
云。即變方病部引。前  
後洩二作。札記云。  
三飲而疾愈。札記云。  
本毛本與。後元本疾フ  
病二作。札記云。下  
下熱而湧。疑フ。下  
文ニ據レバ。疑フ。下  
症字ヲ脫ス。

惟發 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正義曰莒密州縣。而莒橋梁頗

壞。信則寧車轍。正義曰寧音牽。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

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

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

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

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

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閒濁。徐廣曰一作電。在太

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

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脾。案隱曰痺病也音宜脾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痺

脈順清而愈。札記鍾志云。清讀作即。爲ス。上文肝氣而時。徐廣曰。一清二作。

客脾注和音單也。札記云。也。爲反字。誤ナルベシ。

音單。早也。脾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

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溺。氏音巡。溺者去

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

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沈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

而大緊者。正義曰緊音吉。忍反。案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

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跖病。索隱曰跖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痺也。加以寒

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跖家適近所持財物

共養。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甚瘵也。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

即如期死。山跖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跖之病者。臣

意診之。脈曰。風痺客脾。風痺者。風氣也。客脾者。風氣入脾也。風氣入脾。脾氣

不和。脾氣不和。則胃氣不化。胃氣不化。則飲食不進。飲食不進。則

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濡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沈濡而滑，名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戶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

盡。盡即死矣。

此即死矣。札記云：與校宅板識字ナシ。義長本中統游柯毛少ナ小ニ作ル。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痛癢，少腹痛也。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癥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義曰：龍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癥痛。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也。徐廣曰：一云。來然合也。是脾氣也。正義曰：卒音慈，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正義曰：上音結，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其卒然合也。札記其卒然合ナ句ト爲シ。下ニ集解除廣曰：一云來然合ト注シ。合字ヲ重ナメ、合也。下句ニ屬ス、云フ錢雄行云、正義卒一作來、能字、異文アル。注抵病之生於五藏、札記生字ナ重ス。云フ百本生字アリ。各本服ス。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迴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下云飲食下噎，音益，謂而下噎，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噎，音益，謂而下也。而

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

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

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正義曰：分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

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卽爲藥酒，盡三石，病已

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

脈濁。徐廣曰：一作電。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

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

入中，出及澀水也。索隱曰：澀音士威反。○正義曰：願野王云云，札記云：今玉露此文，ナシ，按ズルニ、此注規フ當ニ上文汗出ノ下ニ在ルベシ、然カモ亦脫交アリ、當約也、札記、當約反ニ作ル、澀水ハ、手足ノ液ナリ。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於一作奴，奴蓋女。如○正義曰：命婦名也。衆醫皆以爲風入

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容

於膀胱，難於前後洩，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

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

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鄒厥陰之脈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

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

動，則腹腫。臣意卽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而

洩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卽愈。

蹶陰之動也。正義曰：鄒厥陰之脈也。蹶下ニ云云ナリ。

及澀水也。正義曰：願野王云云，札記云：今玉露此文，ナシ，按ズルニ、此注規フ當ニ上文汗出ノ下ニ在ルベシ、然カモ亦脫交アリ、當約也、札記、當約反ニ作ル、澀水ハ、手足ノ液ナリ。

阿母注正義曰者、  
札記按之慈之、云  
フ此レ蓋服得注、引  
ク、鄭下旋フ云字、脫  
ス。

濟北王召豎、札記  
豎字アリ云、中註本  
吳校元板雜在宋カ引  
テ、豎ニ四字アリ、他本  
脫ス。

流汗者同注、札記云、  
同字雖フ行ナリ。

故濟北王阿母。

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嫗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茲已者。

自言足熱而漣。

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

曰言尋則已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

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

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

技能爲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

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

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

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厠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卽仆於厠

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

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注病內重毛髮而

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齟齬。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齟齬朽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脈卽

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

不嗽。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驗反乳生也。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

葇藟藥一撮。正義曰浪。宕二音。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曰旋乳者言迴旋卽生也。臣意復診其

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卽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

枚。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

臣意卽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卽示之舍人奴病

此亦關內之病也、札記  
管志云、關內當ニ内關  
ニ作ス、此上文齊  
侍御史内關之病ヲ承  
ク故ニ亦ト云フ、下  
文齊丞相舍人奴病亦内  
關ト曰フ、内關、管內  
關ト曰フ、管經終始高  
ニ益陰ヲ内關ト爲ス、  
死シテ治セズトアリ、  
大陽明脈、札記云宋本  
大々トニ作ル、毛本ナ  
シ、疑フ此四字誤アリ。

即召舍人奴、札記志疑云、奴字衍也。

心全然無苦、札記云、急字疑フ誤ル。

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蘇反。○正義曰。殺蘇亥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索隱曰。即蚘蟲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

疾於火、札記疾ヲ食ニ作ル。云フ毛本疾ヲ疾ニ作ル。

諸客坐、札記雜志云、諸客上與字ヲ脱ス、御覽引アリ。

客腎滿、札記云、瀦疑フ當ニ輪ニ作ルベシ、

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尙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時掌反。蹶逆氣上也。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亡本反。非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瀦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滿。正義曰。瀦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

上文謂君之因於誤、  
五刑之輸、扁鵲傳二見  
之。正義曰、說非ナリ。  
御辨之、札記雜志云、  
御覽引テ取辨之二作  
ハ、義是ス。

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情。徐廣曰情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閒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情音七姓反。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廉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謂以藥燻之。故云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齋而不屬。齋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

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汜音凡。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

臣意診其脈。曰。螻瘦。徐廣曰螻音饒。○索隱曰音饒。螻音遠。○正義曰人腹中短蟲。螻瘦為病。腹大。上

膚黃。蠶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螻可數升。病已。

三十日如故。病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隱曰宛如字。篤不發。化

為蟲。臣意所以知寒溼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尺謂

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蠶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

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蠶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入手而蠶。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奏。奏謂蠶首言髮如蠶。事蓋近也。是蟲氣

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

病蠶、札記雜志云、蠶  
字衍ナリ、凡箇内病得  
之於某ト得スル者、皆  
病名ナ甘ハス。  
所以知寒溼吾病者、札  
記雜志ナシ、云フ各本  
薄吾上字ナリ、及ビ中  
志按本ナリ、及ビ中  
統本本並ニナシ、  
毛恭孫註卷一、奏、宋  
作奏、札記云、奏、宋  
本有別毛本元龜引テ並  
ニ奏ニ作ル、奏、宋、  
樂、古也ニ作ル、小雅  
常義如蠶是ナリ、蠶ニ  
於テ長ト爲ス、然ルニ  
小言見本、已ニ奏ニ  
作テ、故ニ蠶首ヲ以テ  
之ヲ蠶ス。  
法家隱季一作奏、札記  
云、單本蠶ニ作ル。

驅疾、札記云、元龜引  
ア疾驅ニ作ル、疑フ是  
ナリ。

左右閣都尉注案陸陽印  
官閣、札記云、此ニ據  
レバ、則閣ハ當ニ閣ニ  
作ルベシ、御覽引テ正  
ニ閣ニ作ル。

噓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

齊王侍醫遂、札記案遂陽  
處ニ作ル、云フ宋本毛  
本ニ句ト一例ナリ。他  
本案遂例ス。

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臙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

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鑿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愈音庚。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命。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廕。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衆醫皆

果為疽。札云。御覽引。為病作。フ。本上。二沙。フ。誤。

臣意常診安陽。札紀常。ナ。書。二。作。ル。云。フ。宋。本。書。各。本。皆。二。誤。ス。○  
使人瘡法。一作瘡。札紀云。延。フ。富。一。瘡。二。作。ル。ベシ。故。二。瘡。才。亦。反。ナ。

以為蹶。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索隱曰。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瘡。徐廣曰。一作瘡。音才亦反。

○索隱曰。瘡者。失聲也。讀如音又作。瘡。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瘡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

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

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蹶踰。徐廣曰。一作踰。○正義曰。謂打毬也。

要。魘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索隱曰。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之翻入虛裏也。

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絡一作結。牡

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

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

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

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

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

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

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

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

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

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

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

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

有數者皆異之。札記皆能。三作。云。搜本。能。皆。二。說。少。

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

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

事之久矣。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見事數師。正義曰上色灰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

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

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

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

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

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

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索隱曰董音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

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

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

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

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貨。徐廣曰一作賀。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

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

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

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

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

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



古傳方、札記雜志云、  
當一傳古方、作ルベ  
シ、索隱正職、ス、ベシ、

悉委之、札記云、舊  
刻之、而ニ作り、下旬  
ニ屬ス。

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臣意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

古人之方書。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

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正義曰：上音闕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

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秦年中謂中年時也。楊中倩不肯。索隱音七見反。曰：若非其人也。吾與公往見之。徐廣曰：吾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

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

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卽爲書以意屬

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

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

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師。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

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論俞所居。正義曰：俞音式喻反。及氣當上下出

入邪逆順以宜鑿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

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上下出入邪逆順、札記  
雜志云、邪下正字、ナ脱  
ス、御覽引テ有リ、元  
龜引テ亦邪正ニ作ル。

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苗  
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  
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必先切  
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  
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  
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  
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  
近之矣

正義曰云云、礼記云、  
按スルニ此下藏府派  
法、醫張守節附合刻  
スル所ナリ、在本抄之  
アリ、姑ク其書ニ從フ、  
横屈一ニ横尺ニ作ル、

合之太半注小腸云云、  
礼記下同腸ニ注シ、小  
腸受穀而傳入於大腸、  
二丈二尺ニ作ル、

主藏魂注世于也、礼記  
女子三ニ作ル云、女ナ

索隱述贊曰、上池秘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釣天、言占穢嗣、戶歷起焉、倉公贖罪、陽慶  
推賢、效驗、多狀、式具于籍、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  
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  
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小腸受胃之穀、而傳入於大腸、同腸大、四寸、徑、一寸半、  
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而傳入於大腸、同腸大、四寸、徑、一寸半、  
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  
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  
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  
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故長、此經從胃至腸而數之、故短、肝重、四斤四  
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

世二説、三ナ也ニ限  
ル、官本誤ラズ。

主藏榮、札記榮ヲ證ニ  
作ル、云フ榮、眼ニ  
證榮同ニ據テ改ム。

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

合。主藏神。心臟也。所識識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 脾重二斤

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榮。

脾神也。在助氣主化穀。其神玄光 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

藏魂魄。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鬱也。其神八人。太和君名曰玉堂宮 腎有兩

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其神 膽在

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取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 膽在

紫房宮中。其從官 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申。長二尺六寸。大一

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圓也。言其受食物也。其神 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

也。十二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

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腸

也。言通暢胃氣去滓穢也。 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

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

以名之。其神二 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胱

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 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

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

可舒泄 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嚙也。言咽物

言語也。 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嚙空虛

地氣。胃爲土。故 云主地氣也。 肱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

寸太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肱缸也。言其

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 處似車缸。故

大腸重二斤、札記三斤  
二作ル、云フ胃本三、各  
本二作ル、長二丈一  
尺、札記云、大腸即同  
腸ナリ、上文云二丈二  
尺。

肛門、札記云、肛門即  
廣腸ナリ、胃小腸大腸  
廣腸ナリ、尺寸容納、並ニ  
枚折ス。

注又名臑腸、札記又名臑也。作リ、云フ此何字ノ誤ナルヲ知フ。從至臑長三尺、札記五尺、作ル、云フ五寸、三寸、臑、臑、臑、臑、下ノ義ト合ス、注故云五寸也。札記也。文ニ作ル、云フ有本、各本也。臑、臑。

合三丈九尺注各有六尺、札記三陰、作ル。

腎脈、札記、腎任脈、任手與接入。

曰。鈺門。即臑腸。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六合三丈。一手之門。又名臑腸。手三陽之脈。從手至臑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故云五六三也。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臑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五六三也。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臑。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六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臑。從足至臑。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腎脈起於面至口齒。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為二十四并。腎任兩脈。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則一

度。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太陰者肺之脈也。肺諸臟上蓋主通也。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見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滑瀦逆順。知其死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行。無有休息時。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為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臟六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日一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常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臟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於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

故五度復會於手、札記五度、作ル、云フ十字更增。

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  
留爲癰也。

蘇子古史曰子於趙世家創扁鵲之說以爲爲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  
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  
所其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違者當辨此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汗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  
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管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  
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爲  
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澎湖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

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

行走雜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

廢以爲郃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高帝十一年

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

立源於沛爲安王、領師古曰、高祖行沛二至、而沛、沛封封封封封

心獨悔已拜、領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悔也、悔、以人ニ封拜ス、臣下之ヲ知、後後五十年云云、兒思曰、秦漢以來、多ク織、十年東南亂、故、五時占氣者、既ノ所、恐ルニ非ザルナリ。

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薪縣之西。會音口。兌反。甄音鍾。布走。荊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

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

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劇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

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爲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吳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亦合事理。

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

山。章昭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郡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爲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一秦兼天下。以爲郡。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宜州及潤州句容

縣有並屬章也。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

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正義曰。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

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源不自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爲秋請。謂使人爲此秋

提吳太子、領師古曰、提ハ提ナリ、

吳王愠曰、領師古曰、愠ハ怒ナリ、

煮ハ煮ニ依テ作ルベシ、即煮部ナリ、益鑄錢、札記漢志云、益字誤、文選吳郡賦注、煮鹽法、引ア並ニ鑄ニ作ル、漢書同、



私養服舍、蘇師古曰、服舍ニ於テ森ガ爲スナ  
首ヲ、宮中ニ非ザルナ  
室ナリ。服舍、寒ニ居ルノ  
趙王有罪則其河閒郡注  
索隱云、案齊作常山  
郡也、錢大昕曰、今汝  
陽也、文帝二年趙河  
閒郡ヲ立テ、趙王遂  
弟辟疆ヲ立テ、後ナク  
子嗣ニ傳フ、後ナク  
國除シテ漢ニ入ル、則  
河閒ノ漢ニ屬スル乃文  
帝ノ時ニ在リ、即チ以  
テ削ルニ非ザルナリ、  
案元王世家、亦趙王常  
山郡ヲ削ルト云フ、  
此漢書ニハ、漢ハ勝リ、  
趙王有罪、漢ハ勝リ、  
微旨以之、之ケ動スナ  
謂フナリ。

武據及米、蘇師古曰、  
既ハ否チ以テ食フナ

盡則至、盡則至  
滅國也、吳與膠西、  
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  
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  
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  
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  
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  
正義曰、所聞諸侯削地、  
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  
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  
高曰、同惡相助、  
同好相畱、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  
今吳王自以爲  
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  
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  
王瞿然駭曰、索隱曰、  
劉氏盟音九具反、又  
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  
固有死耳、安得不戴、  
高曰、御史大夫鼂錯、  
癸惑天子、侵奪諸侯、  
蔽忠塞賢、朝廷疾怨、  
諸侯皆有倍畔之意、入事極矣、  
彗星出、蝗蟲數起、  
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  
索隱曰、案所謂殷  
憂以啓明聖也、故吳

王與、蘇師古曰、  
然守守ノ職

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養服舍、服虔曰、服舍、任喪、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閒郡、索隱曰、案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爲齊分爲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索隱曰、誅音徒烏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祗糠及米、索隱曰、案言祗糠盡則至米、謂削土

盡則至、盡則至  
滅國也、吳與膠西、  
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  
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  
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  
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  
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  
正義曰、所聞諸侯削地、  
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  
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  
高曰、同惡相助、  
同好相畱、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  
今吳王自以爲  
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  
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  
王瞿然駭曰、索隱曰、  
劉氏盟音九具反、又  
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  
固有死耳、安得不戴、  
高曰、御史大夫鼂錯、  
癸惑天子、侵奪諸侯、  
蔽忠塞賢、朝廷疾怨、  
諸侯皆有倍畔之意、入事極矣、  
彗星出、蝗蟲數起、  
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  
索隱曰、案所謂殷  
憂以啓明聖也、故吳



彷彿天下、願隨吉日、彷彿、猶期類、如、

治次會須大王、願隨吉日、次會、息止、處、復、

而曰城陽王云、劉、  
是者曰、而曰、故、  
是者曰、其間、  
カ、ハ、サ、者、  
カ、ハ、サ、者、  
ヒ、以、之、

正月丙午、禮記、  
下二數、  
日ナ、  
齊王後、  
稱陸曰、  
二作、  
自殺ス。

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彿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

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刼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又提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

七年卒。無嗣。國除。嗣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嗣案漢書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

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音義曰。故

事也。○正義曰。按專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

姦宄。誅亂天下。正義曰。誅音桂。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

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

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

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音

索隱曰。謂其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

境相接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奏。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

王子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正義曰。越

其王君。或謂其王諸君。一作。願師古曰。諸君。其音。○附。

越直長沙者。願師古曰。直。當。越。地。北。長沙。當。越。者。音。王。

或不沐洗十餘年。願師古曰。心。願。所。不。志。沐。洗。在。下。ザ。ル。ナ。フ。ナ。

凡此。願師古曰。為。此。反。シ。ト。欲。ス。ル。ナ。言。フ。ナ。

其以軍若城邑降者云。願師古曰。卒萬人。

王共西面擊之。三王。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謂淮南衛山廬江也。

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

中。搏胡衆。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也。入蕭關。正義曰。今名隴山關。在涼州平涼縣界。走長安。匡正天

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

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

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

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

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

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

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

或ハ越四ノヲ以テ來！  
降州スル者ハ其封賞  
ハ則大將ヲ得ルト同  
ジ、下皆此ニ類ス。

更益無因、蓋師古曰、復  
倍ノ外ニ於テ、特ニ更  
ニ之ヲ與フ。

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入戶五千。如得列將。入戶三千。如  
得裨將。入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  
皆倍常法。服虔曰、封賜  
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  
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  
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  
聞。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  
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  
屯滎陽。監齊越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  
盎。盎時家居。詔召人見。上方與鼂錯調兵。軍食上問。袁盎曰。  
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

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  
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  
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  
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  
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  
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  
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  
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  
革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  
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  
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

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蓋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蓋為太常。正義曰。今蓋為太常。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徐曰。名通其父名。廣輿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

蓋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史失奉宗廟之指意。

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蓋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

使告吳如蓋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

故先入見。諫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蓋來。亦知其欲說己。笑

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蓋。而留之軍中。欲劫使

將。蓋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蓋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

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懸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

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

不自意全。顧師古曰。蓋曰。安全。二難。師古曰。五

一。得。ト。言。ハ。ザル。ナ

楚兵。經法。正義曰。經正。反。札。注。經。道。二。作。年。釋。文。據。改。四。

多。他。利。害。未。可。知。也。顧。師。古。曰。蓋。說。非。ナリ。

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

上雖以婦人人亦互反王  
ト言フ、則曰ニ統伯ト  
疑フ、下乃多他利害ト  
云フハ、兵ヲ分テ去  
ル、前事ヲレズ、或  
ハ利害アル、機ヲ決ス  
ベキ難キヲ明クシ、  
重テ其漢ニ味ルヲ長ル  
ト云フニ非ズ。

此少年推鋒之計、楊僕  
曰、推鋒ハ、一往シテ  
復タ顧ミザルヲ謂フナ  
リ。

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

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爲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

禮制注、如師古曰、祭廟上、漢書注俱字

皇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  
 濞罪。孝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  
 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  
 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  
 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  
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爲御物。○正義曰。顏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  
 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  
 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  
 皆要斬。初吳王濞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  
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

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  
 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  
 爲將軍。徐廣曰。楚相張敖諫王而死。○正義曰。按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  
 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  
 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  
 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  
 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越受漢之購殺吳  
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卽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  
 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越卽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卽使人鑿  
 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鑿。○索隱曰。鑿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壁

鑿殺吳王、顏師古曰、鑿、音徒覽反、以之字、按、

王何處須以從事、顏師古曰、王何ノ理ヲ以テ自ヲ安シテシト欲ス、吾符ヲ以テ事ヲ行フナ

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家在縣北其處名為相唐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徐廣曰遺王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

及未有詔成符、札記雜志云、及ハ符ニ乃ニ作ルベシ。

國趙十月而下之、札記云、樊鄴、漢書、荆燕、英、並二十月二作、楚王世家云、相趙、七月、按、スルニ、七國、三年正月、ヲ以テ反、十月ニ入レバ、四年、故、首ニ入ル、恐、フ、ク、誤、ル。

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罷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云云方位曰此篇側入遺策成醜  
父仲從代王省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  
爭技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  
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  
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爲權首反受  
其咎豈盎錯邪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濞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部陽侯省香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滅也謂  
父仲從代王省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  
爭技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當因採山釐成提局驕矜搆貳連結七國要命廣陵錯謀未遂天之悔禍卒取奔北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世疑是安名父世觀津人索隱曰案地理志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

初卽位爲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

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

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

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

父世觀津人 索隱云其果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錢大昕曰于前父世之嬰父之者。因昆弟燕飲 顏師古曰家人昆弟之親也。君臣之禮也。爲少於君。天下者高祖天下 札記云中統游本高祖下之字。



上察宗室諸賢、顧師古曰、宗室(帝)同姓親、外家(母)同姓親、外(親)以(之)、故(二)內(外)親(用)也、將(ト)爲(サント)欲(ス)ル(ナリ)。

財取爲用注自、札記今自(二)作(ル)云(フ)各本例(入)考證書注(三)按(改)顧師古曰(財)入(錢)下(同)註(三)註(シ)之(用)用(ル)即(フ)ナリ。

屏居田南山之下、札記田上(二)蓋字(アリ)、云(フ)官本(蓋)字(アリ)、按(二)田(南山)下(二)屏居(ス)ル(ナリ)。

相提而論、劉辰翁曰、相提(二)字(誤)ル(ベ)カ(ラ)ズ(ト)雖(モ)、童(フ)ニ(亦)容(ニ)對(シ)言(フ)忘(ル)能(ハ)サ(ル)意(ナリ)。

沾沾自喜注沾一作恬、札記沾(少)恬(二)作(ル)、云(フ)沾(恬)不(沾)、各本恬(二)沾(恬)或(曰)沾(恬)也、禮(記)禮(禮)二(作)ル、云(フ)沾(恬)宋(本)沾(恬)二(作)ル、禮(記)形(近)クシテ(沾)ス、集(韻)沾(沾)同(沾)ナシ、今(正)ス、漢(書)注(音)。

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正義曰才性反。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賢。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賢

乃召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寶嬰字王孫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

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爲用也金無入家者寶嬰守滎陽

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寶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

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

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

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又音帝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惡也毒蟲怒必螫人又

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與爽即螫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母類矣。索隱曰謂見誅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

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乘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愴也○索隱曰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愴音尺占反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讀二作ル、素隱猶言尺  
云、反其素隱、亦謂二  
云、據占反ナシ、今正  
云、此其解、字ノ爲ニ  
言、作スナリ、顔師古  
曰、治治ハ、顔師古  
跪起如子姪、札記姪  
姓ニ作ル、云、清書姓  
二作ル、史本姪二曰ス、  
雜志云、古惟女子昆  
弟ノ子ナリ、即若クズ、  
當ニ漢書ニ依ルベシ、  
顔師古曰、姪ハ生ナリ、  
子號フ同クズル已、  
所生ノ者、皆言フ。  
顔孟賁書注、漢書注  
録字ナシ、爲上以字、  
凡ニ六篇、札記二十  
九篇ニ作ル、考證漢書  
注ニ據テ改ム。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案隱曰蚡音扶粉反。生長陵。魏其

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和號長老者爲諸

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案隱曰按。蚡益貴

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

二十六篇。雜家書彙儒墨名法。徐廣曰。即蚡

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

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正義

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州聞惡縣東二十

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

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縮病免。上議置丞相

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

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

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

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

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

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

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

案隱曰。案推轂謂自卑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

下之。如爲之推車殺也。國除關。案隱曰。關除以禮爲服制。案隱曰。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

平。舉適諸竇。案隱曰。適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

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

能發者則幸久。顔師古  
曰。兼容ハ、惡人ヲ兼  
ミ、其クシテ惡シメ  
ザルヲ謂フナリ。  
推轂ハ、之ヲ升進スル、  
直殺フ則ズルノ爲ノ若  
キヲ謂フナリ。

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



立曲旂在、札記、蘇林  
白禮次六建旂曲旂柄  
上山也二作、云、各  
本大夫立曲旂、曲柄上  
而也二作、考、旂、書  
法、二、增、改、入、按、ス  
ル、漢書注、曲下、亦旂  
字、誤、ス。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旂。如淳曰：旂旗之名，通帛曰旂。曲旂，旂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旂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灌將軍也。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案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曰：官主千人。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

知吳軍中曲旂、頗前古  
曰、曲旂、發委曲、  
言、如、之、  
將軍壯義之、札記云、  
班固與同本、壯下、而  
字、ア、志、疑、漢、傳  
ト、合、ス。

輕重不得、頗前古曰、  
設數ノ輕重、ア、

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徒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案隱曰：搏，音博，謂擊之。甫竊太后

資成路有勢在己之右云云、顏師古曰、右、餘ナリ、左、半ナリ、鈞ハ等ナリ、謂ハ多ナリ、下輩ハ下等ノ人ナリ、毎三人衆ノ中ニ於テ、コトナリニ置屬スルナリ。曰然、顏師古曰、己ス、必ナリ、一音人ニ許ス、必之ナ信ニスルナリ。金客日數十百人、顏師古曰、或ハ八九十、或ハ百人ナリ。顏師古曰、深ク之ヲ惡嫉ス、故ニ此言ヲ爲スナリ。

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案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暗武安之辨及魏其之相仇。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夫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批根賓客弄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之者。彈。○案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云：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排彈，音普排反。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服虔曰：相倚，無所遊，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之服也，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且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案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爲解，解解不宜忘，故忍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

引繩批根、方苞曰、繩ナリ、引、以テ其邪正シ、根、批、シ、其本ニ筋ヲ、皆先ニ整ヒ、後ニ筋ヲ、皆過テ、悉ス、所以ナリ。

兩人相倚引重、顏師古曰、相倚引シテ、羣爪ナ致スナリ。

亦倚魏其侯、顏師古曰、況ハ屬ナリ。

夫以服請宜往、董份曰、位往ハ、丞相必魏其ノ故ニ此下一往字、正ニ前宜往ノ字ニ應テ、注

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服虔曰：相倚，無所遊，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之服也，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且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案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爲解，解解不宜忘，故忍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

武安爵野、得ナリ。

乃既自好、如師古曰、  
雖ハ發聲ノ如キナリ、  
静リ好官ヲ爲スナリ。

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謝一作悟

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穎

賓客居閑處止俱舉、  
師古曰、閑家ノ賓客、  
中間ニ處テ之ヲ和辨  
ス。

因事笑曰云云、  
日、事ハ強笑ナリ、  
軍人ナリト雖モ、  
フ此處ヲ強セト言フナ  
リ、  
之ヲ強フルナリ。

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濞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舉○索隱曰案漢書作舉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

咕囁耳語。注囁音軟。  
反。此記女。女字。作。少。云。乃。本。本。故。二。囁。耳。又。此。下。二。說。文。附。耳。小。語。也。乃。七。字。ア。リ。  
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注漢書李廣云錢大所曰不識長樂衛尉下曰長樂宮大后居之故二東朝ト云フ是程轉出子西朝李東二程ト云云北西二在  
此東西宮之附古曰坐乃起衣附古曰更改ナ。凡久坐スル者皆起衣更フ。其案或ハ變ルルコトヲナリ。

武安侯侯李。額前古日。如殺罪。爲

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  
章昭曰。咕囁附。○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豈也。猶言兒女輩。咕囁。音。崔。輒。反。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爲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  
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爲除地也。○案程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  
 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賈。索隱曰。章昭云。言不避。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劫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云。居室爲保宮。今守官也。  
 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  
如淳曰。爲

ハ此故地ナ。爲ス。ハ、  
 財持ニ事スルナリ、爲  
 設テ本字ノ如シ、

不仰視天。漢書不仰視  
 天。注亦下。意地二字  
 ナシ。

出資使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  
晉灼曰。恐其夫入復諫止也。  
 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  
如淳曰。東朝太后朝。  
 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腴而心謗。不仰視

辟倪兩宮間、頓師古曰  
辟倪、傍視也。

天而俯畫地。

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諫欲作反事

辟倪兩宮間。

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

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音保反倪五係反坤若云睥睨邪視也。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

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

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

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

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

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

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

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

索隱曰案包攢披音疋彼反。○正義曰鋪被反披分折也。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

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

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

張晏曰倪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瓊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怒者轅局趣小之貌按應

說為

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

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

索隱曰案晉灼云藉

踏也以言

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索隱曰謂帝不知石

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言徒有人形耳

不知好惡按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机机若木人也。

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

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索隱曰案設者脫也。○正義曰案

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

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

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漢書音義曰秃老翁言嬰無官位板較也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

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為

局趣效轅下駒方音曰  
說下ノ駒ハ進メテ扼ニ  
局セテ、退ケバ軛ニ  
束セテ、故ニ局趣ト  
曰フナリ。  
注正義曰馬驚者、軛  
正云、漢書注駒者、軛  
云、漢書注駒者、軛  
アラン。  
音魚肉之矣頓師古曰  
以ア魚肉ニ比シ、而ア  
食ヌルナリ。



使御史廉實、顏師古曰、  
翟黃ハ、文潯ヲ以テ一  
ニ之ケテ實ムルナリ。

可惡之事。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辭。辭也。士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穎川事。故魏其不對。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為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日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

乃有疑詔。臣實曰。根  
ナクシテ至ルナリ。

武安侯病注正義案楚之  
際者。札記者。表二  
作。云。下此下當二  
月二字。ナク脱スヘシ。

子恬嗣法。則其春。札記  
云。春。當死。作ハ  
ス。

魏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實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瘵。索隱曰。瘵。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關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索隱曰。若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過赦贖也。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咸陽也。其春。武安病侯。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末。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案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月。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

衣襟補注、留連云今故  
前札記今ナ衣ニ作ル、考  
云フ衣ナ今ニ似ル、考  
證補注ニ據テ改ム。

太史公曰云、方苞曰、  
魏其灌夫生平ノ事迹、  
蓋二前二正録ス、故ニ  
武安ノ事迹、皆魏其ト  
夾叙ス、ソノ初起ルト

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爲二月也蓋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與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乘市未詳此正安在正義曰爾雅云今蔽前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襟褻謂之褻郭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褻謂之短衣尺占反褻音賸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

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

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爲枉於武安侯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

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嬰嬰田蚡勢利相雄威倚外戚或特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醉倪兩宮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淺約言曰按嬰爲將賜金不入門蚡爲相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迎淮南王漸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不幸交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淪胥以滅雖死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

魏其灌夫二處、而ナ之ニ  
軍事ナルヲ著シ、其益  
害事ナリヒ、而ナ其害  
ニ下リ、名士ヲ進ムル  
ナ、以テ魏其ヲ相ナラ  
シムルト欲ス、其魏其  
ニ讓リ、亦相ト爲ヌキ、  
天下士ノ衆ニ二爲ヌル  
ヲ以テ用テ以テ實ニ  
魏其ト名ヲ釣ル、其德  
術ヲ稱シ、流慶ヲ興ス  
ヤ、魏其ト俱ニ入、其益  
於多キナリテ、天下更  
士ヲ稱其去テ之ニ歸  
ス、吏士魏其ヲ去テ武  
安ニ歸スルハ、則魏其  
灌夫ト相敬ビ相倚ル  
由ナリ、武安益橫益驕  
ルハ、則魏其ヲ專ナセ、  
灌夫ヲ敬スル、由テ  
ナリ、中間魏其夫婦具ナ  
リ、且日中及  
夜、武安往來前二後、  
隨從子姪ノ如シト相  
入、灌夫尤モ賤シ、武安  
賤者ヲ敬スル、武安  
ノ賤者ヲ折辱シ、其  
兄ヲ坐ケシメ南郷スル  
ト相對ス、好テ其威勢  
己ノ有ニ在ル者ヲ凌グ  
ルハ、被酒ヲ爭ヒ坐ヲ屬  
ル、被酒ト爲シ、而テ  
魏其初メ名譽ヲ致シ、

及之殘鏡身滙天ナ教フ  
ハハ、則活治自多異ヲ  
以テ之ヲ蔽ス、其法ニ蔽  
誤、覽者ナシテ心恰モ  
目眩シテ其然ル所以ナ  
知ラザラレム。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汝穎之閒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齊扞音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錢大昕曰、安國御史大夫ヲ以稱免シ、復起テ他官ト爲リ、以テ平ス、猶舊ノ御史大夫ト書スル者、亦懸例ナリ。  
梁城安人也注正義括地志云、城安、今所曰按ズル、城安ノ城當ニ陳留潁川二郡皆成安縣ニ屬リ、而潁川ノ梁ノ故地ト爲シ、潁川ノ陳留ノ故地ト爲ス、故ニ史ニ梁城安ト稱スレバ、則陳留ノ成安タル疑ヒナシ。  
注下ノ括地志、札記地理志ニ作ル、云フ括地志ニ誤ル、考證漢書ニ據テ改ム。  
得自請置相二千石、漢書曰漢初王國二千

石以下一丈へ、皆白く  
厚ク得、惟二千石、  
則天子自ウ之ヲ命ズ。  
案實王所爲、漢相曰  
案實、言フ、空使者ヲ  
シテ王ノ過ヲ辯記セシ  
ムルナリ。  
大長公主注正義帝妹  
也、札記云、考證書  
注姉、作ル、按スルニ  
徐廣亦姉ト云フ。

出釋入官警、煩師古  
曰、釋ハ行人ナシムル  
ナリ、警ハ戒也セシム  
ルナリ、天子出入、皆  
此儀ヲ備フ、而今出  
釋入官警ト云フ者、  
五ノ一ヲ舉ケルナリ。  
徐廣注依音力亞反、  
札記力ナ五ニ作ル。

梁敬史田甲、徐廣曰、田  
甲、甲ハ、梁某甲ノ如  
シ、其名チヒ、言フ  
ニ足ラザルノミ。  
然即謂之、顏師古曰、  
顏師古、原ト曰フ。

公等與治平注、禮、札  
記云、持ハ當ニ治ニ作  
ルベシ、按ニ漢書注禮  
治ニ作ル。

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

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曰景

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非反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

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

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

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

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

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侏鄙縣。徐廣曰侏一作紆也

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

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

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

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

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

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安國

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

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

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反應於即謂之公等足與治

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

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

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勝詭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賜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

語曰雖有親父云云、顯節古曰、其恩愛ノ必保スベカラザルナリナリ、  
 按一邪臣浮說注據、札記歸二作ル、云フ據ニ據ル、考證漢書及ビ說文二據ヲ改ム、下同。

將宋孟越、札記云、宋本中統游宋未上二兵字

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悅說犯上禁櫬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

アリ、按漢書亦兵字アリ。

衝風之末力、即如古曰衝風、衝風ノ衝突、ル者。

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案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

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象矣。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周也。所載衣服雜副其中。

程氏等其、札記侯子疑  
二作同、云、宋本毛本  
注同、各本疑、二作  
錢大昕曰、漢書亦作  
二作、疑、不、疑、二  
既、子、疑、房、水、疑、二作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  
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  
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  
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  
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  
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  
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  
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  
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褫取辱耳。徐廣曰。褫一作祗也。臣  
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十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

說文亦同、蓋、疑、古  
通用、ナリ、古、疑、地、ト氏  
ト同、

擊其輜重。顧謂得。頗  
謂古曰。或疑。其輜  
重人衆。得。其、  
故。之。中。疑。安。ス、ル。ナ  
リ。  
安國爲人多略。方苞  
曰。多大略三字。安國  
平生。括盡。入。管子韓  
非。ノ。文。概。難。中。間。二  
厘。キ。以。今。前後。要。箱  
ス。ル。者。ア。リ。後。來。惟。太  
史。公。傳。之。能。ク。此  
智。也。以。當。世。會。云。云。  
顧。古。曰。會。ハ。止。ナリ。  
取。合。ハ。取。ル。ハ。ハ。則。取  
ル。ハ。止。ス。ハ。ハ。則。止。ス。  
今。會。大。會。代。各  
本。今。三。條。漢。書。同。

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恢私行。云。軍法行而逗。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爾也。撓。屈弱也。恢私行  
千金。丞相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  
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  
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  
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  
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  
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所  
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  
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  
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

注者云云、實谷曰、當  
世取合ヲ知ル者ハ智ナ  
リ、智者宜シク或ハ海  
ニ先スベシ、而テ安國  
乃又忠厚ナリ、財ニ貪  
嗜スル、宜シク其華ル  
所皆行應ナルベシ、而  
テ安國又廉士ヲ舉ゲ、  
太史之ヲ稱スル所以ナ  
リ、其文ヲ讀ムル所以  
ハ、其注ヲ讀ムル所以  
見

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隨車跋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龍。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

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右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所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歿。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爲梁將、因事坐法、免徙相、死灰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訪、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黃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爲梁飾、非言于梁亦能爲梁免禍、賂田蚡五百金、其進雖不以正、其辯王恢、諫擊匈奴、切中事情、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默爲之謹。

太史公曰云云、淺雅陸曰、此、ト長孫ノ相タルヲ得ルヲ惜ム。初、長孫ノ舉タル所ニシテ、而ノ亦相タルヲ得ザルヲ以テ惜ムトナス。味アルカナ其之ヲ言フヤ。



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閉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

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孝

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

醫巫商賈百工也。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

為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

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

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小顏

衝陷折關。謂入守乎。

云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

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

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魂。○案隱曰：案典屬

國官名，公孫姓，昆邪為上谷，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

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

上郡營，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

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案隱曰：案董

下謂之中貴人使者，翟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

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

且盡，中貴人走。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

從廣轉上谷，以力戰為名。此交三十一字，當二後文不知廣之所，故不從。下二在ハベシ，而テ從上郡三字，ナハス，則漢書次序合ス。

將騎數十縱，漢書縱，從二作，顏師古曰：數十騎，將，自，隨，大軍前行，二在，而，ナハス，漢書次序合ス。

一名鴛，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葦昭云：雕一名鴛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

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

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

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

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

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

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

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胡兵。李廣上馬，

與十餘騎，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

為大將軍誘之，札記將字ナハス，云フ各本大下將字ナハス，宋本中統字ナハス，雖云云，當二漢書六之簡二作ルニ依ルベシ。

廣行無部伍行禮云云、  
顏師古曰廣、應是、  
 伯不、故二行、中二  
 シテ、部曲立アザル  
 ナリ、屯止ナリ、舍  
 ナ息ナリ、便ハ安符ナ  
 リ。

莫府云注、案、札記  
 小顔云大顔ニ作ル、蓋  
 兵門合施雜、蓋兵行  
 合於雜、其字、云フ  
 故稱莫府、其字、當ニ  
 暮ニ作ルベシ。

遺斥候注、札記、下ニ  
 注字、南下、二子字アリ。

馬隊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索隱曰。音類面反。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鐘。受一斗。蓋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案。荷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銅。以銅作之。無綠。受一斗。故云刁斗。銷。即鈴也。埤蒼云。鐘。濫器。有柄。斗似。無綠。音。譌。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小顔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雜。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慎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

苦程不識、顏師古曰、  
 苦ハ之ヲ厭苦スルヲ謂  
 フ。

程而盛臥廣ハ、廣ナ赫  
 シテ兩馬ノ間ニ匿キ、  
 能ニ盛マカハクシメシ  
 ナリ。

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伴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

廣嘗墮而不可見，廣  
師古曰墮ハ墜也。

穎陰侯孫注孫淵嬰之  
孫禮記云注中上孫  
字禮ヲ初ナリ注校按  
二改ム。

韓將攻後右北平、禮  
紀後傳上ニアリ、云  
フ宋孫字ナシ、與  
宋本亦ナシ、按ズルニ  
漢將韓將從右北  
平死、作ナ。

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

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

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

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穎陰侯

孫孫淵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

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案尋案之也。呵止廣，廣

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

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

蘇林曰：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

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

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

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

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

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

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

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身至死以為恆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

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

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

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開機張善弩之名馴案鄭德曰黃開弩淵中黃牙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革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開弩名章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

多中首虜云云、顏師古曰、率、軍功封侯、者、謂、法、合、在、此、注、本、義、法、札、記、无、本、法、二、作、ル、云、フ、毛、本、漢、書、同、ジ、各、本、本、義、法、二、作、ル、云、フ、中、第、十、一、各、本、三、二、作、ル、志、隱、云、名、臣、衣、匈、奴、傳、及、昔、漢、書、武、紀、匈、奴、傳、皆、元、朔、二、年、ナ、レ、バ、則、當、二、後、三、歲、二、作、ル、ベ、シ、

令士持滿毋發、顏師古曰、矢、ヲ、引、滿、シ、注、シ、而、テ、之、ヲ、引、滿、シ、矢、ヲ、發、メ、ザ、ル、ナ、リ、

廣軍功自如無賞、漢書自如、自如、二、作、ル、顏師古曰、功、過、相、當、ル、ナ、リ、

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



報天子軍曲折、札紀難志云、當二漢書二從、失軍曲折、作ルベシ、顏師古曰、曲折ハ猶委曲トナリ知シ、之幕府對簿、顏師古曰、簿ハ文帳、謂フナリ、

度也。南歸。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

索隱曰、嫣或音儼。又音許乾反。

引刀自頸、札紀對二作引刀。王何淺類二說。

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墼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墼音人。相反。又音乃。銀反。又音而。宣反。案墼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關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實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墼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令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索隱曰、劉氏音尚。犬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

李陵既壯云云。札記志  
張云。此下後人ノ妄撰  
ナリ。天漢ノ事史載七  
ク。且漢傳ト合ヘズ。

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  
山。札記上於字アリ。  
云。中統游毛本於字  
アリ。

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  
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  
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  
云。居延海。古文以爲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  
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  
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  
一本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  
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  
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  
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  
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  
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  
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

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  
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  
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  
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  
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  
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悛音七旬反。  
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  
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  
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  
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  
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有  
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獲臂善射，負其庸解鞍，卻敵圍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何去非曰：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將者，既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故部曲行陳，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輒廢者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約束，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稱其寬綏，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樂為之死，爾然虜卒犯之，此其恩不加令，而每至於敗，鄙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怪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一，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鄒不合在後也。

匈奴列傳注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札記云索隱本正三之如之其述世次第亦然在然ルニ史公自序具在ス、易フル能ハザルナリ。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隱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妻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云：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音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章昭云：漢曰匈奴。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章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

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騊駼。索隱曰：案古今注云：驢、牡、馬、牝、

曰：韋昭云：背肉似囊，故云駝，包。橐駝。騊駼。徐廣曰：北

索隱曰說文云馱駝馬父馱子也廣志云馱蹄也。駒駝。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按郭發蒙記到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騶駝。璞注爾雅云駒駝馬青色音洵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徐廣曰音頭駝駝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駒駝也。驪駝。一云青驪白駝文如鱈魚都誕生本駝字作案。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母。音扶莢反。

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

為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士力能彎弓。索隱曰彎。音烏遠反。盡為甲騎。其俗寬

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索隱曰音。輿埤蒼云鋌小矛鐵於古字詰云於矛也。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

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

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

有名不諱而勝姓云。札。起無姓氏二作。云姓。

字衍ナリ、漢傳ナシ、然ルニ聖經日本、當ニ已ニ行スベシ、故ニ漢書ナリ引ク之ヲ釋フ。

戊狀黃氏注白犬有牝牡、札記牝牡ナニ牝ニ作ル、云、大北牝牝相配合スナリ、海内北經云黃帝、後亦明白犬二頭ヲ生ム、自ラ相牝牡スト、疑フ索隱說文アツ。

周道衰注案隱云、札記云、單本此條ナシ、發王ノ穆王ノ後ニ在リ、當ニ其前ニ闕出スベカフズ、按ズルニ、漢宣穆王ノ下、過シテ、慈宣ノ時ヲ引ク、疑フ亦本史文ナリ、小周見本尙完シ、故ニ此注ナリ。

而無姓字。漢書曰單于姓繫鞮氏。○索隱。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曰。擊音六緣反鞮音丁啼反。

曰。后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紀。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云不窳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

狄攻大王。宣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宣父亡。走岐下。而幽人悉從。宣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氏。索隱曰。章以為犬戎。按吠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肉食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神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

後十有餘年。武王代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鄴。鄴。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香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秦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

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

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

宋時二改之、原本ナリ  
見テ、疑テ、行テ、爲シ  
而テ之ヲ、勝ル、他刻本  
亦附屬ス、ベキナキヲ以  
テ、而テ之、此ニ示ス、  
遂作市刑之、此ニ示ス、  
日、即向書目刑ノ篇是  
ナリ、詳法ナリ、  
周之、攝遷、巡陽縣北五  
十數里、札記、巡陽縣城  
北十數里、作ル、

戰于齊郊注、陸、札記  
注ナシ、云フ、原本亦陸  
三蓋音律、各隨兒也七  
字アリ、陸ル、其、春秋  
ナシ、方音、曰、春秋ニ  
據レバ、蓋公談父ナリ、  
索隱、見ル、

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  
云云、札記云、晉制遊  
本、建元以來、侯者年  
表詩ヲ引キ、及ビ字類  
年表ヲ引ク、亦同ジ、  
他本並ニ周ニ作ル、按  
ニ戎狄、二句、晉國宮  
ノ詩、時代、二句、小雅  
六月ノ詩、出與二句、  
出車ノ詩ナリ、禮書宣  
王ノ條ニ之ヲ引キ、詩  
人其功ニ大ニスト爲  
ス、之ヲ、次、リ、陸  
ザルニ似テ、リ、陸  
林札記云、所ノ者、ア  
リ、偶、邊、シ、此、詩、人  
云、ナ、存、錫、テ、此、人  
入ル、賦、  
河、西、索、隱、本、西、河、二、作  
河、西、索、隱、本、西、河、二、作  
ル、志、疑、云、徐、廣、二、據  
作、ル、ベシ、按、ズ、ル、ニ、此  
説、下、白、檀、正義、ト、合、ス、

姬嬖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中城在鄆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驪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

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亦名剝口亦曰剝中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鄠郛而東徙維郛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鄠郛列爲諸侯也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

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徙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齊釐公與戰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儂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

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索隱曰蘇林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

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爲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渾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徙之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狼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徐廣曰圖在河西晉銀洛在上郡馮翊開○索隱曰三蒼云圖當爲圍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

白翟注正職按文實，札記云，文上疑了脫字。

聖德之政注音應，札記狄道縣道二作リ，云有無諸道西等，云有

胸衍之戎注胸音項，札記項字反二作ル，云フ

校本項ナ改ナ胡ト爲ス，宋隱引ク徐廣音ト合ス，然ルニ宋隱又鄭氏音ナ引ケバ，則當ニ項守反建解脫文アルベシ，札記，音胡四字上。徐廣，音胡四字

六郡落。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漆沮也。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鄒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爲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獲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綬三州白翟地接文言圍潞之別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縣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漢縣諸道屬天水郡。緄戎。正義曰上音昆字當作混師古云混夷也韋昭云春秋狄道應劭以緄戎邑音桓○

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曰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海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務力計反。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海地胸音項○索隱曰案地理志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縣名在北海地鄭氏音吁○正義曰括地胸衍戎之地秦北海郡也。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海地也如淳云即潞林也爲李牧滅樓煩

之戎。索隱云如淳曰林胡即潞林爲李牧所滅也地理志云樓煩縣名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胡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爲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爲輕便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

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隃句注。音鈞山名在雁門○索隱曰服虔云句音拘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

築長城正備塞長城水經云百道、札記案下長城ナシ、云フ案下長城二字ナ行、官本、又百道、白道ニ作ル、云フ白、白道ニ依テ改ム、水經河水注ニ依テ改ム、又者順發、云フ河水注股ヲ基ニ作ル、又公突ヲ治、河作ル、云フ官本治、河水注ト合テ、各本公ニ即ス。○並陰山出臨山北、札記云在河北、集解、陰山在河北、作ル、此在河二字脫ス。

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那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長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類毀焉公奚互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香傍白浪反○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高闕爲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土俗名爲高闕也。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媯州○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無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

悉取河南地後魏陸曰河南地ハ今ノ河陰是ナリ、廣サ七百里、新秦中ト號ス、漢恬取ル所ノ者ナリ、按二期ニ河案ト稱スル者ナリ。

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索隱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黃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而通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午山上。因邊山險澗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云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齊壤殖穀也。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匈奴單于曰頭曼。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探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

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  
符合也。韋昭曰。曼音喘。○索隱曰。曼音莫。官反。

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

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

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

索隱曰。冒音

後有所愛閼氏。

索隱曰。閼氏。舊音易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

墨又如字。

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

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

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

昭曰。矢鏑飛則鳴。○索

隱曰。應劭云。體箭也。

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

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

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

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

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

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

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

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

徐廣曰。秦二世

元年壬辰歲立。

是時東胡彊盛。聞冒

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

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

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

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

所愛閼氏注索隱。札記  
昔。漢書於述於馬反二  
音。作。北。方。人。採。取。其。花  
脂。下。採。字。下。同。後  
當。足。其。種。後。當。足  
下。其。種。二。作。作。開  
氏。氏。支。支。二。作。今  
可。音。支。支。其。可。受。如  
知。故。也。開。音。支。支。二。作。如。

左右或不敢射者。札記  
者。字。支。支。二。作。如。

南洋樓頭白羊河南王係  
燕代。札記雜志云。倭燕  
代ノ三字下文ニ因テ好  
ス。漢書漢紀並ニナシ。

胡語傳。延州因不攻、  
札記云。秦因二字疑、  
例ナ。

自如左右賢以下、札記  
賢下字アリ、各本脫ス。  
大者萬騎云云之說曰萬  
騎、方苞曰、二十四長  
中、數千騎ナル者ト疑

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云。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

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涼州百泉縣西北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索隱曰。蠡又音。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黎。隱曰。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正義曰。顏

呼亦呼符即今鮮卑姓  
曰符氏也爾姓今亦有之  
呼亦呼符即今鮮卑姓  
曰符氏也爾姓今亦有之

師古云呼符即今鮮卑姓  
呼亦呼符也爾姓今亦有之  
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  
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  
云呼符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  
此

以西接月氏氏羌  
禮曰上谷郡今城州也言何  
奴東方南出直當城州也  
直上郡 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  
五十里言何奴西方南直當城州也  
以西接月氏氏羌  
禮曰上谷郡今城州也言何  
奴東方南出直當城州也

直上郡 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  
五十里言何奴西方南直當城州也  
以西接月氏氏羌  
禮曰上谷郡今城州也言何  
奴東方南出直當城州也

最爲大國札記志云  
國字ナ行人  
什長注案國志  
配云當二百官志二作  
ルベシ

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  
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  
索隱曰案續漢書  
郡國志云里有魁  
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  
相檢察故買誼過秦論以爲偏起什百之中是也  
裨小王相封 一作將 都尉

會稽注案禮後漢書  
云札記云此章讀  
書ナリク旋フ後字衍  
ナリ

當戶且渠之屬 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  
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宜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  
祠五月大會龍城 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者事龍神故  
名大會處爲龍城後漢書云何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  
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躡林 漢書音義曰何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  
躡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躡林地名也晉  
灼曰季陵與蓋武書曰相競趨躡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何  
奴滅翟黠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檉聲相近或以林爲檉也○正義曰師古云躡者遷林木  
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  
尙豎柳枝衆騎馳逸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  
課校人畜 正義曰  
計其法拔刃

有單小者札注如律云  
杖也札記杖扶杖  
云二一杖杖杖杖  
二作杖杖杖杖杖

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杖 漢書音義曰刃刺其面○索隱曰  
杖音烏八反鄧展云杖歷也如淳  
云搗杖也三蒼云杖輻也說文云輻輳也○正義曰  
顏師古云札者謂輻輳其骨節若今之厭躁者也  
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  
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  
長左而北鄉 正義曰其座北向長  
者在左以左爲尊也  
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  
裘而無封樹喪服 張華曰匈奴  
名家曰逗落  
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



丁靈、札紀丁靈二作、注同、云、案、本、靈、本、靈、水、云、三、國、志、烏、丸、解、中、東、傳、法、與、引、安、西、水、二、作、也。

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爾昆。薪犁之國。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墜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匿其精兵。見

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

徐廣曰。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

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索隱曰驪音武江反。案青驪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驪不純也。說文云驪面頰皆白。爾雅云黑馬面。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云。驪黑色。曰赤黃曰驪。南方盡騂馬。索隱曰案詩傳曰赤黃曰驪。高帝

乃使使閒厚遺闕氏。闕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

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

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索隱曰傳音附。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

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綸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發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尙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止。復

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曰。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番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

烏孫呼揭注正義音犁、札記樂二作ル、云フ單二誤ス、集解二依フ改

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徐廣曰一云樓蘭。○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

烏孫呼揭。

音樂。○索隱曰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反。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時居瓜州。

奴。索隱曰案謂皆。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

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零淺奉

書。○音火胡反。○索隱曰。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

正義曰顏師古云。係音計。零漢書作庫。可駕車也。二駟八疋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

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

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

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

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上音息。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

澤鹵注上音息。札記樂二作ル。云フ單二誤ス。今正ス。

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

係零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

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

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

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

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

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

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

徐廣曰。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治反。錦袷袍各一。比余一。

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顏云辨髮之飾也以金爲之廣雅云比飾也若韻篇云靡者爲比飾者爲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

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

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賈憲騰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

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紕綠綉各四十匹。正義曰錦音帶。○索隱曰案說文云繡厚綉也。使中

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皇

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

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

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繪絮食物中

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

漢物不過什二云云、顏師古曰漢物者數十分之二也、則從之、匈奴處之得也ナリ。

數單于左右疏記、顏師古曰、疏ハ之ヲ分條スルナリ。

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章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繪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

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湏乳汁也音都奉反。○索隱曰字林云湏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湏。臣莞人所具也。於是說教單于左

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正義曰上許又反。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

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

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今廣大長。倨傲其辭曰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

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

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

乃同其處。顧師古曰。其形爲。故二寫。曰。

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穹廬。游帳。

漢書音義曰。

穹廬。游帳。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

作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物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謔。利口也。佔音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雖復著冠。固何益所當。○索隱曰。鄴曰。汝漢人多口。房室中固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

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顧師古曰。中。猶滿。如。其。量。中。ト。ハ。其。數。ニ。滿。フル。ナリ。

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

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爲辨侯。白丁反。○索隱曰。卬音五郎反。虜人民畜產甚多。

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雋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

至彭陽。札記。魏晉石云。正。魏。二。城。レ。バ。則。據。レ。所。ノ。本。城。ニ。作。ル。也。類。師。

官、今ノ彭原縣是ナ

兵入燒回中宮。

索隱曰服虔云同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雍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

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

候騎至雍甘泉。

索隱曰崔浩云候選騎○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

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園丘處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

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

卿爲上郡將軍索隱曰案表盧作旅古今字異耳奔侯魏邀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

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曰音赫爲前

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樂布亦爲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

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

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

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

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

匈奴官號樂產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爲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子余反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

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

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

暴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

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一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

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徐廣曰闕音揄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

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

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

今開漢民、匈奴曰、漢先列反、降下ナリ、奴ナリ、下ヌカ開フナリ、漢民曰、漢民ハ、漢民ノ如シ。

郡國之敵、礼曰云、宋本手本國版ニ引ル。

跂行喙息蠕動之類、顏師古曰、跂行ハ、凡ソ足アリテ行ク者ナリ、喙息ハ、凡ソ口ヲ以テ氣ヲ出ス者ナリ。  
朕釋、逃虜民云云、顏師古曰、逃虜民ハ、漢人逃レテ、匈奴ニ入ル者、匈奴等ハ、單于ニ背イテ漢ニ歸ル者ナリ。  
單于遣先、顏師古曰、單于遣先ハ、匈奴之君ナリ。

單于秣藁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跂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輓。淮南子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遣之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遣、朕書言、和親已定、亡

犯金約者、札記雜志云、當漢書二、依金約二、作ルベシ。

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開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野田出使 札指野二作  
ルニテ案臨本姓各本  
野二作ル 中統本茲二  
作ル 此下集解好音干  
干蘭 犯禁私出物也  
十三字ヲ注ス 云フ波  
本脫ス。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豎蘭。出物與匈奴交。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顏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雁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微。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

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

入馬邑而縱。漢書經下  
兵字アリ。類同。曰  
兵ヲ放ツテ。以テ單于ヲ  
擊ツナリ。

漢亦得關市。不絕。以中  
之。方復曰。市物。以  
其意ニ投合シ。發監  
スル勿キヲ謂フナリ。

云乃下具。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尙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



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什辟，禮記云：字胡引之什，作二作ル，皆斗ノ胡ナリ。志疑云：什辟斗ノ胡ナリ。什斗ノ胡ナリ。胡語曰：什斗ノ胡ナリ。胡ノ斗曲者，造陽地奔與胡也。  
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

什辟、禮記云：字胡引之什，作二作ル，皆斗ノ胡ナリ。志疑云：什辟斗ノ胡ナリ。胡語曰：什斗ノ胡ナリ。胡ノ斗曲者，造陽地奔與胡也。

殺代郡太守發及、札記及ヲ友ニ作ル云、フ言本文、名本及ニ誤ス、按ズルニ、名臣與、衛青得爲解、漢傳並ニ共友ニ作ル。

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  
索隱曰：稚音持利反，索音士嗟反，斜音託，單音丹。於單亡，降漢。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  
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  
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去。漢

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述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瓊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微要也。謂要其疲極也要。漢兵疲極則取之。無近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

得胡首虜萬八千餘  
札曰云、略萬二字疑  
衍之、則胡傳ナシ  
漢書亦ナシ。

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慙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主也。○索隱曰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爲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韋昭云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

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許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遺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

負私從馬、札即云、合  
劉本從字、於、私、私  
ス、難悉云、當、漢書  
ニ依、私、私、私、私、私  
ハシ、願部、日、及、私  
ニ從、馬、特、及、私  
公家、發、與、四、非、云、

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踏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疋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

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爲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爲物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堂隆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

漢士卒物故。札記韓志云。漢士ト漢馬ト對文ナリ。索隱漢書ト黃平字ナシ。注魏壹訪議。札記壹ヲ註ニ作ル。云。按ル。合本意ニ屬ス。按ル。ニ。附志魏壹訪議。卷。高堂隆撰トアリ。

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畱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畱。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

五御奴河水。札記韓河水ニ作ル。云。索隱大。下奴字ナリ。合本意。亦然。注河字ナシ。云。ソ。水。上。河。字。ナリ。漢注。注。依。テ。屬。ル。

今取于能即與漢戰、  
札記雜志云、能即當二  
即能ト爲ス、能即當二  
能ト相對ス、漢書西南  
夷傳注曰、即入、能若ノ  
如キナリ。

〔漢使王烏等、札記本疑  
云、烏類衆、作、  
李尚、字、兵、爲、兄  
ナ、奈、ル、文、去、節、察、類  
于、王、焉、ト、爲、一、察、察、類  
去、ト、約、ナ、爲、。

四玉清泉、札記本疑  
二誤ル。云、漢本玉  
泉。

〔肅、札記云、漢書  
ノ、作、ル、服、慶、音、州、縣  
ノ、縣。

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客官也。○正義曰：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官名若鴻臚卿。

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畱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燕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

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正義曰：香致。以求和親。

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至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

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郡連開，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窠水北爲。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

至肱靈爲塞。漢書音義曰：肱靈，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

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

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使匈奴使匈奴亦畱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畱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

三國單于死、札記云、單于死三子、疑有初、漢書ナレ

因行將軍散、散文、散ノ本字ナリ

泥野侯。徐廣曰、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畱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徐廣曰、烏一作廬。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羹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怒而盡畱漢使。漢使畱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畱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散筈受降城。正義曰、杆音干。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

掠首虜數千人、札記數上得字アリ、云フ宋本中統游毛並ニ得字アリ

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爲梁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音鉤又犁音吁。

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郭列

亭。正義曰：顧胤云：鄯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至廬胸。音衡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窳房城。按即築城障列亭，至廬胸也。服虔云：廬胸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而使游擊將軍韓

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郭。彊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郭。即此也。長老傳云：鄯北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人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

至禮陽注正義、札記括地志地理志二作ル、云フ誤。地理志云、考證漢書二據之改。支就縣、考證漢書二據之改。城河、考證漢書二據之改。支就縣、考證漢書二據之改。支就縣、考證漢書二據之改。支就縣、考證漢書二據之改。

復百世之讎。札記百九二作ル。云フ官本九。漢書ト合ス。各本百二。且疑漢單于既立。札記本漢云史太初二紀。天漢二及ハス。此下乃後人ノ續ケル所ニシ。太人行注胡郎反。札記取ハ胡二作ル。云フ胡郎二胡郎反。今改ム。漢書注胡郎反。

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

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

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

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泥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

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

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數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涿音邪。○索隱曰。涿音京。涂音以奢反。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

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

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

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爲反。

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

國說降匈奴。札記降上。陵字重。云フ宋本中統著刺游毛並二陵字アリ。





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嗚呼！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爲狙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同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

又曰：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竊于不得已之中而曲爲之處。惟文帝爲得，而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于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綏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遞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山鑿井，安土重遷之民，塞之外即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時抄略，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量時度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即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烟火萬里之樂，由此甚之。使經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武帝一信，緝翁狙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夷狄，尤而效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于匈奴之抄寇。何啻萬萬，董生之論，似過于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排闥之峻，何歎不然？文帝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效竟何如哉？

何景明曰：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爲武安君，商鞅爲商君，范雎爲應侯，漢武以衛青爲大將軍，李廣利爲貳師將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

余有丁曰：傳內每言擊胡，輒入邊殺掠，及置胡使，胡亦置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彼

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泥野。李陵武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而尚未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

凌約言曰：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序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略甚多，紀酷吏傳，先之以吏治蒸蒸，民朴畏罪，然後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起，可見匈奴盜賊之變，皆武帝窮兵酷罰致之。此太史公微意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

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家也。

其父鄭季

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

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

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

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

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

向。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曠。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

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

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

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

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鄉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民母。

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索隱曰。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

室。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

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

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

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元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

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

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

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

人奴之。生得毋笞罵云云。賈逵曰。人奴之。一句下爲。生得毋笞罵即足矣。一句下爲。生得毋笞罵。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元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

與壯士篡取之。札記。蓋上往字アリ。云7案

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閒累千金。冷儒

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會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

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

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

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

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

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

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

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

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

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索隱曰高關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略河南地至

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

朔方郡。正義曰今朔方郡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

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番語也。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

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故興師遣將

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西河雲州東河也。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轡畜產畢收為鹵

度西河注云勝州東河。札記云今二誤。考證。改。

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舊塞也。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索隱曰崔浩云北塞名。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

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也。

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

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

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

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

李沮。文穎曰音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

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天行李息岸頭侯張次

右賢王驚夜逃。札記云、中統游本逃。通二作、按ズルニ上下文、以テ之ヲ卷ニスルニ、疑フ夜逃二字、行ナシ。

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衆男

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

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

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

伉爲宜春侯。正義曰。伉。音口浪反。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

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

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保中。正義曰。襁。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

背。襁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

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

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

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傅。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傅。音附。言放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

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爲號。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都尉韓說。

從大將軍出。臨渾。徐廣曰。臨。渾在朔方。音庚。○索隱曰。服。虔云。臨。渾塞名。漢書作真。渾。真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

爲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以千三百戶封說爲

龍領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

宮侯。徐廣曰。宮。宜作翁。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宮。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

臣青子在襁保、札記、  
襁保、四履、有、中、  
統游王、二作、道、  
中統游王、中、  
二作、王、二作、  
札記、二作、是、

合騎侯注、一本車  
騎二作。

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安樂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

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張晏曰。正名也。閔。都軍官長史一人。

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案。陸曰。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

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

再從大將軍受詔。札記云。軍本中統游毛本受。二大將軍三字。軍。按。漢書亦同。

季父羅姑比注。羅氏。札記。羅氏。二作。云。軍本。各本並。二。作。

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入塞罷兵。是

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騶搖。大顏案。荀悅漢紀作騶。騶。騶。勁疾之貌也。栗音頻。妙反。鶴香弋召反。

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

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產即大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

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翁侯。軍功不多。故大

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竇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竇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置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功。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曰。鬣尾。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我士。踰烏菴。漢書音義曰。音戾山。

驃騎將軍注。正義說文云。上白字。一曰。下白字。說文。驃字。行。一曰。下白字。說文。驃字。說文。二。後。副補。二。蓋字。說文。後。二。

蓋從大將軍。札記云。毛本。蓋。上。後。出。字。一。漢書。上。合。。



作ル、集約類引ヲ同  
ワ、疑フ此誤ル。  
優惜者弗取、顔師古曰、  
拒戰スル者ハ、誅シ、服  
スル者ハ、則敷シテ音フ  
ナリ。

盧胡王注正義有其闕  
姓札記其字是二作ル、  
云フ是チ其ニ誤ル、考  
證漢書注ニ據テ改メ、  
誅全甲、札記云、漢書  
云、悅者、此誤ナリ、  
按ニ漢書注顔師古曰、  
全甲ハ軍中甲兵失セ  
ザルヲ謂フナリ。

名也。討。遼。濮。索隱曰。遼音速浪音卜。權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遼濮王。則是國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

輻。重。人。衆。懾。懼。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懼。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懾。之。涉。反。冀。獲。單。于。

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

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闕姓者。即其種。誅。全。甲。

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爲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儲。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

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

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

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

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

行。畱。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

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

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得。會。涂。王。

王也。○索隱曰。會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天。山。祁。連。恐。非。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

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

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正義曰。率音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

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

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

曰。遼。音。速。浪。音。卜。○。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

師大率減什三、案漢曰、  
若シ注一觀ノ如キ、則  
是方ニ驃騎ノ功ヲ故  
シ、而テ又其損失ノ數  
ヲ計ルナリ、當ニ小顏  
云フ所ニ依ルベシ、  
稽且王、札記且ヲ丑ニ  
作ル、云フ漢書本注、  
同シ、各本且ニ作ル。

前行捕虜、即謂古曰、前行、前、三在リテ、校尉句王不識、方苞曰、不識、何奴二在リ、校尉、爲、漢二降虜、校尉ト爲ル。

封爲輝渠侯、札記志疑云、輝渠、鄧ナリ、說ハ後ニ在リ。

先其大將軍、札記輝志云、先其大將軍、作、漢書將子、上文直、美大將軍、且赴利、曰、大將軍、去病、其ト曰、此說、大將軍ト爲シ、リルナリ。

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

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張晏曰、從

驃騎將軍有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鈞、句奴以爲號。○索隱曰、案二人並句奴人也。從驃騎將

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三、字共爲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

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校尉

僕多有功。封爲輝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朋。疑多是誤輝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畱不

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所

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宜、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畱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通畱、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

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

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

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

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

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

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

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

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

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

裨王呼毒尼爲下靡侯。文穎曰、毒、尼、胡王名。鷹庇爲輝渠侯。徐廣曰、一云鷹、索隱曰、漢書鷹作雍。

使人先、リ、根天子要邊、二至、作、札記使人先、五字、三止、各本、先、下、運、各本、漢、人、各、稱、天、子、三、字、誤、正、文、二、入、索、隱、本、先、要、邊、三、字、出、漢、書、使、人、先、要、邊、二、作、ル、皆、其、誤、ナリ、惟、行、ニ、此、取、確、ナリ、是、集、解、文、ノ、所、不、否、或、ハ、後、人、ノ、旁、注、誤、入、ニ、誤、ル、未、ダ、知、ル、ベ、カ、ラ、ズ、今、止、ダ、高、劉、二、從、フ。

鷹庇爲輝渠侯、從、漢、書、鷹、作、雍、鷹、庇、爲、輝、渠、侯、二、作、ル、云、ト、下、三、部、ス、漢、書

二依分改之、按二漢書云文穎曰郡代置

此音必二反又音疋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燿渠封侯明至三年又封厲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正義曰燿渠表作頽渠

禽梨為河碁侯。徐廣曰禽一作鳥。○案隱曰案表作鳥梨。

表同此文云銅。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

弦萬有餘人誅獯騶晉灼曰魏音欺譙反○案隱曰說文魏作魏行疾貌憚音胡旦反獲首虜八千餘級

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也幸既永綏矣

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

並是故塞外又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曰以將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

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

啜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啜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而不敢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

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數十萬而敢力

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

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

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

仍與之勞禮記志靈云漢書與二作ル、血師古曰重軍旅ノ勞ヲ與スナリ

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啜漢書曰一日漢兵不能入而久留也此說二從之、漢兵幕者皮ノ驃騎スル能ハスト為スト讀ハシ、注即沙幕ノ幕、禮記注ニ作元狩四年春、禮記云、元狩四年四字疑フ衍ナリ、漢書ナシ、轉者踵軍注轉軍、禮記轉軍ニ作ル、云フ軍ニ跋入、注校改、顏師古曰、轉、輶車ノ連スルヲ謂フ、跋、接ヲリ

遊樂六戲、札記謂二作  
ル、云フ本本、各本  
二誤、和同古曰、  
八種馬子ニシテ、  
堅忍ナリ、單子自ラ登  
走屬ニ乘リ、而テ壯勇  
之ニ隨フナリ。

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  
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爲  
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  
砂磔擊而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  
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  
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者解拏云紛拏相拏也殺傷  
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  
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遲音值  
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語本多作黎明郗氏云黎速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  
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寶顏山趙信城徐廣曰得音田得匈

約懸賞、類傳古曰、  
齊、類傳以ア自ラ、  
ヘ、而モ齊ス所ノ、糧

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  
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  
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  
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  
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  
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索隱曰谷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衆  
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  
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  
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  
病率師躬將所獲董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圖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

食少キナリ、一日、黃  
フ表ト同ジ、表裝ヲ謂  
フナリ。

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耆。

晉灼曰王號也。○索隱曰比音必耳反。轉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漢書名雙。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離侯小顏云山名歷度也。

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包豐弓音穹亦如字讀。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

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曰李奇云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

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稱土為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祭地曰禪。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

索隱曰按崔浩云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在沙漠北。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

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遠與卓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

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

不失期從至禱余山。索隱曰禱音余。○索隱曰禱音余。○索隱曰禱音余。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

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從驃騎將軍

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

王伊即鞞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劉小顏音之亮反鞞音九言反。以

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鞞為衆利侯

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

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

大庶長。索隱曰案徐自為也。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

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

為大司馬。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定令令驃騎

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

若為大司馬ノ下札記  
漢解如淳曰大將軍驃  
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  
也ト注ス云フ漢本脫

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

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勝氣。在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

有氣敢任。

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

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

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

太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內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

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

徐廣曰：穿地為營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蹴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為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按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

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

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

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

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

像祁連山。

索隱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冢，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

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蘇林曰：武，武諡也。桓，廣地諡也。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

索隱曰：案景桓兩諡也。布義行剛是武諡也。辟土服遠是廣地之諡也。子嬪代侯。

索隱曰：嬪，音市。

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

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

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皆坐

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

徐廣曰：元封五年。

諡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

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

發屬國各甲一萬，無節百  
日，其縣十送此之玄  
前卷スル所以ナリ。玄  
甲ハ甲ノ黒色ヲ謂フナ  
リ。

平陽公主、札記云上長字アリ、云宋本中本脫ス。故長平侯伉、札記云六歲。此後人ノ妾有ナリ、伉侯失フ天漢元年ニ在リ、建元後公本書ハ非ザルヲ知ル。左在兩大將軍云云。札記右ナカニ作ル。云フ此行宋本中絶舊期遊毛ナリ右ニ闕ス、玉本漢本方ナリ以下ト首フ如シ。

無傳者曰、札記云、此句ニ據レバ、疑フ所屬諸人皆後人ノ増ス所ナリ、故二天漢後事ニ見エ、今具セズ。

將軍公孫賀、大所曰、公孫賀、李廣、皆軍中相ニ至ル、而將軍ヲ以テ之ヲ曰ス、蓋漢人將軍ヲ以テ重ト爲ス、且諸人皆衛霍ニ從テ功ヲ立ツ、其相位ニ在ル、初ヨリ妾見ナシ、故ニ但將軍ト稱スルノミ。

以浮沮將軍出五原、錢大昕曰、匈奴傳ニ賀萬五千騎ヲ將キテ九原ニ出ル二千餘里、浮沮非ニ至リテ還ル、浮沮即浮沮、蓋地ヲ以テ名ヅク、趙破奴河後將軍ト爲リ、李廣利亦將軍ト爲ル、亦其類ナリ。七爲將軍、錢大昕曰、七當ニ五ニ作ルベシ。

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尙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

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爲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蘇建也。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

邪景帝時爲平曲侯。徐廣曰爲隨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

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窳侯後一歲

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

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爲巫蠱族滅無後。將軍李息郁邳人。服虔曰邳音窳○索隱曰小顏音賀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

以將軍武帝、漢書武帝  
帝二作ル。札記云、  
官本云、將軍字好、志  
無及、比、後、余、有、丁、日、  
引ク、阿、余、有、丁、日、  
驃騎將軍、武帝名ヲ立  
テ以テ去病ヲ亂ス、本  
傳前ニ宣、將軍、將軍ト爲  
リ、又驃騎軍ト爲ルト  
曰フ、此驃騎字必誤ナリ。

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  
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  
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  
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  
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干。七歲  
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  
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  
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沮。豆之祖。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

內史爲疆弩將軍。後一歲復爲疆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

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

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

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

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

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

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家在大猶鄉、札記家ヲ  
家ニ作ル、云フ宋本校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

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

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晉語祿人也。

索隱曰縣名在馮翊祿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祿音謂。正義曰上都縣反雍州同官縣本漢祿祿縣也。武帝

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

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領侯。坐

本家ナ家ニ屬ス、祖ニ在リ、蓋趙ノ家大將將ニ在リ、張騫ノ家漢中ニ在リ、二家字本家ニ作ル、空字形相似ルニ因リテ誤スルナリ、太史公此二家ヲ載スル所以ノ者、正ニ張騫ノ家郭連山ニ依ルヨリ、之ニ波及スルノミ。為博望侯三歲、札記三上校字アリ、云フ後後字ナシス。家ニ屬ス、札記亦家ニ作ル、云フ本漢本家ナ家ニ屬ス。

耐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善御求見也。侍中為校尉。數從大

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剿姚校尉也。

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

斬捕虜首、札記首虜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首、他本誤倒ス。

西泉之地注正義謂涼州  
等州。札記。官本云。  
謂上臺。西泉二字。成  
。

平州人注正義今鄆州。  
札記鄆州分二作。云  
。分。鄆。二。成。考。證  
。唐。志。據。改。。

後二注漢元封二年。札  
記。游。本。二。年。三。年  
。二。作。表。合。。

之地。正義曰。河謂隨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郡。今鄆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

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

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

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泥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

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母稱焉。索隱曰。謂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

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細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

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虜。勿總戎行。姊配皇極。身尙平陽。龍營斯營。取亂弊章。剽姚繼踵。再靜邊方。

白衛氏興。口リ無爲侯者  
。至。ル。札。記。志。云。  
。此。三。十。三。字。史。記。明。云。  
。當。二。上。文。六。歲。坐。法。失。侯。  
。下。二。在。ル。ベ。シ。ト。是  
。ナ。リ。然。ル。モ。亦。持。後。人  
。釋。イ。ア。誤。ル。者。ナ。リ。  
。太。史。公。曰。云。云。王。鳴。盛  
。曰。衛。將。軍。驃。騎。列。傳。  
。驃。騎。功。績。錄。述。ス。ル。詳。ト。雖  
。モ。而。モ。其。短。チ。指。摘。ス  
。ル。特。ニ。甚。シ。其。論。實。  
。又。蘇。建。大。將。軍。チ。實。マ。  
。至。下。賢。士。大。夫。稱。ス。ル。而。チ  
。下。下。賢。士。大。夫。稱。ス。ル。而。チ  
。シ。宜。ワ。賢。者。招。選。ス  
。ベ。シ。大。將。軍。則。ス。ル。二。  
。法。チ。奉。シ。取。テ。士。ヲ。招。ガ  
。ザ。ル。チ。以。テ。ス。微。中。和  
。柔。自。細。等。ノ。語。ト。相。應  
。ス。其。下。則。云。驃。騎。亦  
。此。意。ニ。放。フ。而。チ。未。東  
。ス。ル。二。句。チ。以。テ。シ。  
。云。云。其。爲。將。如。此。ト。論。體  
。應。ニ。強。ク。加。フ。ベ。シ。止  
。此。ハ。則。チ。敘。述。ニ。シ。テ。止  
。ミ。可。否。ス。ル。所。ナシ。

乃歸、何例ナリ、隱二以テ其人本ト所撰、兵ヲ用テ、勝ヲ制スル、皆民力ヲ錫シテ、以テ功ヲ成ス、豈真ニ謀略アリヤ、敬テ敬セズ、家ヲ以テ爲スナキモ、亦非自備ナリ、其本心ニ非ズルヲ見ハス、燕徐建ノ士、操縱神同、一戰ヲ受クルノミ、此蓋ノ意ナリ、又曰、李廣傳、其死スル天下知ルト知ラザルト皆哀ナシ、忠誠ニ士大夫ニ信ゼウレザルナシ、衛青傳、則其背士ヲ招カズ、位尊ウシテ下賤士大夫稱スルナキナカシ、兩相形シ、優劣自ツ見ル、乃哲名士ヲ稱メズト爲シ、而テ側近主父、如キ、皆其器ムル所、又郭、爲ニ附ウテ、關内ニ徙ルヲ免ル、然ラバ、則特ニ賢ナシメザル、不肖者ニ於テ未ダ嘗テ交通引レテザルナリ、忽ニ此ノ賢臣傳得來、忽ニ此ノ賢

陳仁子曰、賓客之害、吾於史遷贊孟嘗、又於第五倫彈竇氏、一再言之矣、特孟嘗之時、天下分列、猶不足資也、竇氏立清朝、植私黨、大可罪矣、若夫以大將軍之勢、雖能禦之、而能以嬰蚡之資、客爲懲、亦可謂善處強者、然且未也、豈爲揖客、大將軍猶賢之殆、非純以客爲賤者、客固有賢不賢也、乃若宰相之職、則又不然、要當如秋梁公呂正獻、不爲私門植桃李、而爲國家收拾人才、殆又不可以青籍口、

楊維禎曰、史謂鄒通無他技能、有所奉、遂獨自躡身而上而已、鄒通何者、而資以荐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奉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荐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荐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黃震曰、衛青者、奴隸鄉季之遺孽、而霍去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爲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衛青於難、亦官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爲將軍、且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門下人也、他日貳師將軍亦以後宮故、生事大宛、而使之貴、帝平生翦兵、驃武使海內蕭然、觀其所由、往往爲榮宮妾地、爾而曰、春秋大復讎之義、其誰狀、欺天乎、且受圖與、幾畫、未可以讒言也、文景和親、相安已久、否而殿守備、則置一李將軍、匈奴不敢入塞矣、何紛紛爲、

又曰、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殊無奇績、李廣每戰輒北、因蹟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如此豈常乎、可謂哉、

王世貞曰、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爲太史公敘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

シテ云、衛青霍去病、亦外戚ヲ以テ賞セテ、以テ自ラ進ムト、一ニ此二人ヲ以テ、本傳中ニ入レベキ者、若クハ、子長ノ措詞此ノ如ク、

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敵勝而不緇者、豈盡天幸耶、幸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於淮南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置口出焉、較其材力、傑果負誼、與饒仁、卽指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以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相爲也、彼蓋以李廣自況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與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摧勝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

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莒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也。

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辜免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

秋雜說。伏後母死服喪。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

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

以爲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

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

齊菑川國薛縣人也、錢大昕曰漢志薛縣魯國二屬之、齊菑川國二屬之、說者謂林傳字引之、平津稱薛傳字云ト爲、則齊菑川ト云ヘバ、則上齊菑川ト云フ者誤ノミ、予本傳ヲ攷フニ、元光元年卽アリ、文學ヲ徵ス、菑川國復ニ推シテ弘ヲ上ル、弘與人ト推ス、則平津菑川人ト推テ、則菑川人ト推テ、故ニ波監弘ヲ稱シテ云、齊人多詐而無信實ト、史菑川ト言ヒ、又齊ト言フ者、當時通俗ノ稱ナリ、扁鵲言フ、臣ハ齊勃海人ト、又齊ト言勃海ト言ヒ、又齊ト言



其國事多違へ許ナク  
ル、不忠ノ實推フベカ  
ク。

封平津侯注功臣表曰元  
朔三年礼記云三當ニ  
五ニ作レベシ、說禮元  
功者表ニ見ユ。

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  
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  
治此下比於民也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

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  
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

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駟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弘

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

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糲脫穀而已言不精整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

恐難死方苞曰竊恐  
ノ字似倒スルナリ。

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  
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  
之計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

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  
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

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  
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是百  
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  
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

素有負薪之病。病至子  
采薪之憂。如之。病至  
斯。采薪能入。ザル。ザ  
フナリ。

善善惡惡。君宜知之。札  
上文。君宜知之。四字。  
記云。復衍入。漢書。元后  
シ。附。漢書。後。元后  
ノ。附。漢書。後。元后  
因リ。刊。者。故。ニ。從。テ。故  
入。ス。ル。ナリ。

因賜牛酒。雜用。告ハ  
銀告ナリ。

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  
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  
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  
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  
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  
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漢

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愛也。以言  
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  
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  
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  
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凡  
爲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

書漢

學長短縱橫之術。浸粗  
陸曰。長短縱橫ノ説。權  
戰國策。二山。蓋。蓋。蓋  
張儀ノ説。彼ニ赴クテ  
短ト爲シ。此ニ歸スル  
ナ長ト爲ス。故ニ戰國  
長短策ト名アルナリ。

衛將軍ハ衛青ナリ。

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道。鉅野令史成詣公車。  
論爲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爲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  
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擠。不容於齊。家  
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  
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  
數言上。上不召。費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  
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  
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  
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春蒐秋獮云云、獮師古曰、春ハ陽中ト爲メ、北行本ナリ、秋ハ陰中ト爲メ、其行金ナリ、金木ハ兵器ノ資ナリ所、故ニ此時ニ於テ、蒐獮治兵スルナリ、蒐蒐、獮獮、各ハ殺ヲサシテ、其ヲ取ルナリ、獮ハ殺ヲサシテ、其ヲ取ルナリ、獮ハ殺ヲサシテ、其ヲ取ルナリ、

讀解中國、札記駁ヲ獎ニ作ル、云フ、崇厚本獎、各本駁ニ作ル、注亦獎、洞駁也ニ作ル。

地固深賊國、札記體憲ニ作ル、云フ、崇厚本獎、各本駁ニ作ル、注亦獎、洞駁也ニ作ル。

起於東睡、札記東ナ黃ニ作ル、云フ、崇厚本獎、各本駁ニ作ル、注亦獎、洞駁也ニ作ル。

從之如搏影、顏師古曰、搏ハ擊ナリ、人ノ陰影ヲ搏フ、得ヘカワザルヲ言フナリ。

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

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奉秋講武、初、聞車徒以順時氣。

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

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

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

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

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

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

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敵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廢、敵猶洞敵也。

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

固、澤鹹鹵。徐廣曰、澤一作斥、○環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

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

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類

曰、轉芻穀。起於東睡、琅邪負海之郡。徐廣曰、睡在東萊、音繩、○索隱曰、睡音透、瑞反、注音繩、其音同。轉輸

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

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

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

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

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

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



下修世之失、札記雜  
志云、修字當二漢書  
後字稱之作ハシ、

親之約<sub>申昔矣非</sub>、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sub>應曰費千金句</sub>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虜夏股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虜夏股周之統<sub>增上秦英</sub>，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sub>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之比。</sub>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一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

是時趙人徐樂、錢大所  
曰：漢書二樂蓋都無終  
人ナリ、

董京片、孤節古、疎  
ハ戦ナリ、矜音、殺ナリ、把  
ナリ、時二樂蓋都無終  
ス。故二但殺ナリ、把  
下戀而上不知也、札記  
志疑云也字假ナリ、

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sub>索隱曰：樂音岳，嚴本姓莊。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sub>矜音勦</sub>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sub>

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極上最者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

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屨。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

五伯者、禮記云、宋平五ノ字、シ、按ニ漢書亦同ジ。

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虬。索隱曰。虬音巨。鄒氏本作虬。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絲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尙也。費也。下。謂以智巧爲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

主海內之政、禮記中註毛本主ナニ作ル。

而修其故俗、禮記類志云、修字亦當ニ漢書ニ依テ稱ニ作ルベシ。

尉佗屠唯、錢大昕曰、漢書佗字ナシ、禮記志類云、南越傳、尉佗寇ヲ攻ムル事ナシ、下文尉佗屠ヲ成スルニ因リテ誤行ス、毛本唯屠唯ヲ作ル。

陳勝吳廣舉陳、顏師古曰、舉ハ兵ヲ起スルヲ謂フナリ。景陽舉部、禮記謂ヲ助ニ作ル、云フ遊王柯波本並ニ騎ニ匹ス。

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詔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唯。索隱曰。案尉官也。佗趙佗也。音徒。何反。屠唯人姓名。唯音唯。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韋昭曰。監御吏名祿也。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舉兵據陳。音如字。或音據。恐疎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儻舉齊。景騎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

據其地通注連益也、  
札記注撰ヲ長ニ作ル、  
云フ長ヲ撰ニ撰ハ、  
書注ニ依テ改ム、撰  
古曰、其府改ハ、土  
旅ヲ通益シテ、以テ  
大ニ至ルヲ百ヲナリ

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蹙略濊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蹙音白北反。又皮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謂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

備前漢書備二作ル、  
如謂古曰、矯入血ナ正  
シ庶カラシムルナリ

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也玉鳴盛曰公孫賦、  
安、持傾險徐樂、  
ナ者フヤ、皆能ク用兵  
ヲ諫止ス、蓋是時若キ  
聖ノ如キ者、殆正論ニ  
倚テ以テ其說ヲ行フ、  
武帝亦喜テ相見ル晚キ  
ヲ恨ム、武帝文ナ好ム、  
故ニ其辭ヲ愛シテ其已

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旁足以東制其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佗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

ニ許フナザメザルン  
ミ、能ハ、任川セテ、  
遂ニ朔方ニ築ス、以テ  
匈奴ヲ滅ス、本ト爲  
スナラフ、初逆ノ際  
ト大ニ相矛盾ス、固  
然見上ニ據テ、礼記志  
探云、數見ノ上、當ニ  
漢書ニ依テ、僂字ヲ増ス  
ベシ。  
遷樂、志疑云、樂字衍  
ナリ。

僂有功焉、礼記僂上蓋  
字アリ、云フ蓋字與皆  
ス、蓋則ト合ス。

且丈夫生不五鼎食云云、  
蓋曰、五鼎食ハ、牛

羊豕豕ナリ、諸侯ハ  
曰五鼎食、饗必マ  
ルシク、饗テ助マ  
ルシク、注須臾不  
肥云、饗テ助マ  
ルシク、饗テ助マ  
ルシク、類篇一ニ登  
ト曰フ、饗及ト近シ。

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  
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罽錯是也。今諸侯子弟  
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  
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  
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廣曰元朔二  
年始令諸侯王  
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  
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僂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  
遺累千金。人或說僂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  
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

三三五

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索隱曰按僂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反耳今此  
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 僂盛言朔方  
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  
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  
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僂盛言其便。上竟  
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  
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  
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  
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僂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  
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

三三五

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浚孔車收葬之

徐廣曰孔車沒人也沛有浚縣○索隱曰浚戶

交反車尺奢反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

徐廣曰漢

三三二

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父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

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

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曰按廣

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

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

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

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

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

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

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

始之盛也。札記始治  
二作也。云云宋本毛本  
治也本始二作也。

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節。貧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

減於制度而可施行、並份曰、品制ニ於テ減ズルヲト雖モ、而モ儉貴ニ久シクスベキヲ明

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

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按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遠

迹羊豕之間。韋昭曰。遠迹謂耕牧在於遠方。○索隱曰。案公孫收豕卜式收羊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

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索隱曰。乂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

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

生。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蓋或畫績以為榮飾也。見主父而歎

息。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羣臣慕嚮。異人竝出。卜式試於芻

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  
 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  
 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  
 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  
 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  
 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  
 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  
 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  
 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

三三〇

三四一

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  
 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寬儉內懷嫉妬寵備榮僨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觀時設度生食五鼎死非時蠶

王安石曰始讀孟子見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險阻者皆將損之。疑孟子之言為過得。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於傾駭變亂。無敗傷之憂。孟子之言不為過。

劉子鞅曰。父偃等諫甚切。帝歎相見之晚。悉拜為郎。然征伐竟不已。又為上林苑。東方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為大中大夫。賜以黃金。然遂起苑。蓋武帝知受諫為人君之美。故不吝爵祿以旌龍之也。然有受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此法語之言。改之為貴。

黃震曰。主父偃姦險無賴小人。其致身青雲。特自速族滅之禍耳。何足污齒頰哉。惟諫伐匈奴一書。不當以入廢言。然他日勸築朔方。俾襲蒙恬故步者。即今日舉秦事。以諫伐匈奴之偃也。何耶。其勸分王諸侯。則擬拾賈生之緒。餘則勸徒蒙。蒙實賈陵。則劉竊。竊之陳言也。何能為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箱金。取諸侯金。自謂日茂途遠。自分倒行暴施。以至於齊。而劫齊王殺之。以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平日昆



弟貧客。戒其母入偃門。以一切疎絕之。何哉。偃之為人。其自取覆滅也。固宜。為偃之族者。可悲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二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

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

眞定人也。

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章昭云：眞定。故郡名。後更爲縣。在常山也。

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

略定楊越。

置桂林南海象郡。

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置桂林南海象郡。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略陸梁地以爲南海。

以謫徙民。

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

與越雜處。

十三歲。

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

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

索隱曰：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

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以爲號也。

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

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

索隱曰：囂音五刀反。

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

以贖徙民云云。顧師古曰：罪アル者。贖シ、其土人ト雜居ス。龍川令注正戰穴流東泉并記穴流東二字。云フ流下各本東字アリ。蓋即秦字ノ依テ附リ。今漢書注ニ依テ刪ル。

南越尉佗列傳、札記南越列傳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四字ニ止ル、各本南越下尉佗二字アリ。略定楊越。札記云、毛本抄、楊二字、按二漢書亦抄ニ作ル。

南海東西數千里，漢書南北東西二作也，然下作東，從之，是二似多。

被佗者，隨師古曰，被，加也。

漢書曰注，秦屬南越，禮記云，當二國，應傳二作也，合，南越有南浦關，云按，南浦水經，流水出桂陽縣，出南浦關，爲桂水，通字音也。

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新集被之，以書音光被之。索隱曰：被音皮義反。行南海尉事。索隱曰：服虔云：詐詔。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爲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遠竝作湟，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湟，今本有湟，湟及匯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合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然都誕作湟，漢書作湟，蓋近於古。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

黨爲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爲郡縣之職或假守也。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

自立爲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

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

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壤。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

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

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

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盧縣名，屬河內。音林岡。會

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

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姚氏案廣

國注和基反、札記云、  
蘇孤字阿夕、也、約基果  
切ナリ、和基ノ音ナシ。

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爲駱侯、諸縣自名爲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爲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一使典主交趾九真郡、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祝、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

索隱曰、裸音和、亦反、裸、露

三四七

使入朝、禮記入ナケル  
ニ作ル、云フ、漢本人ナ  
入ニ朝ス。

也、形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入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

說好語入見注漢書說作  
悅奉明云勝於禮記云、  
按ズルニ勸於、字首ニ  
从フ、悅ハ乃假借字ナ  
リ、類而古曰、悅ハ勝  
ナリ、勸律セラルルニ  
好語ヲ以テ、而テ漢  
朝ニ入ルベカワザルナ  
リ、

取鄒縣繆氏女、錢大昕  
曰、繆當ニ作、作ルベ  
ク、手旁ニ从フ。

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  
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  
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  
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說作悅入見  
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  
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爲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  
帝璽索隱曰李邵云藏其借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繆氏女  
生子興徐廣曰一作興○索隱曰繆音紀虢反繆姓出邯鄲及即位上書請立繆氏女爲后興  
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尙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  
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

諡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  
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  
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  
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  
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  
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  
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  
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  
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剗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畱填撫之  
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

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尙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一本作族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案

同姓故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稱秦王

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

注意。嘉勢未能誅。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

者權。韋昭曰特使者爲介。胃也。○案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

以介爲特介者閒也。以言閒特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特爲介胃則非。虞喜以介

爲因亦有所由案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

臣皆西鄉侍坐。飯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

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

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銜嘉。以

介漢使者權。方苞曰。介。特使也。以惠三陵我。散也。又惠齊魯之常。疎也。故介天國以求厚。巧。

牙。韋昭曰鑿也。○案隱曰案字林鑿音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

七凶反又吳王濞傳鑿殺吳王與此同舍。案隱曰案謂分取其兵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

漢書作介介被也特也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

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太后弱孤不能

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

與兵。欲使莊參將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

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郝壯士。徐廣曰縣屬潁川

曰今汝州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

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天子。遣千秋

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應上往字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

勇士二百人。札記云。毛本二三三作ル。漢書ト合ス。

徐廣曰千

立明王長男越妻于云云  
注徐廣曰云云、錄大所  
曰、徐脫非ナリ、功臣  
表二、衛陽侯建德、南  
越三ノ兄、越高昌侯ナリ  
ナリ、是高昌、乃南  
越ノ私國ナリ、漢二障  
障、後二及ビ、始テ衛  
陽ノ封ヲ受ケルノミ  
史ノ其後ノ封號ナキヤ  
之ヲ實ス。

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衛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索隱曰案功臣表衛陽屬。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案南康記以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臣表。成安侯。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曰案期。

三五二

三五三

龍亢屬誰國。漢書作並侯。服虔作邛。晉灼云。邛古龍字。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議臣不討賊。

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

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

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滬。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曰劉氏云匯當作滬。漢書云下滬水也。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

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降為侯。為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瀾。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故龍之害。

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滬水流沙上也。出零陵。或下離水。徐廣曰在瓊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信。○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

罪人發夜郎兵。正義曰曲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下牂牁江。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咸會

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陝

龍亢力政云云、類語古  
日相力政ハ兵力ヲ以  
テ相力ナルヲ謂フ  
ハ春秋ノ義ナリ。

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

越船乘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

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

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

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

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

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

犁旦為遲且謂待明也○索隱曰鄒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犁即比義不煩更

釋又解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稚遲待也亦犁之義也

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

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

三五九

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表曰孫都得嘉封為

臨蔡侯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昭曰揭音其

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樂劉氏音求例反定逝反○索隱曰

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陽令意又別漢書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

音義曰桂林郡中漢書論甌駱屬漢索隱曰案漢書甌駱皆得為侯案隱曰案漢書

監姓居名翁也四十餘萬口降漢皆得為侯案隱曰案漢書降封為桃侯揭陽令為安道侯越將軍取為諫侯桂林監居翁為

湘城侯章昭云湘城屬培陽桃安道隸三縣皆屬南陽諫音遠也

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僊耳

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珠崖南海者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虛離溼

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方也光上揭陽上竹自其東民才耕シテ以テ漢ニ屬ス是自定ト謂フ也皆得為侯注桃侯漢書及七年表二國皆侯二作及法屬云

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馳。越推南裔。陸賈聘說。尉佗去常。樛后內朝。呂嘉狠戾。君臣不協。卒從則絕。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案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門聲。音吳。及越東海王搖

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騶。○索隱曰。徐廣說。是上云。騶騶。此別云。閩不姓騶也。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曰。小顏以為。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

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

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



世俗號爲東甌王、錢大昕曰、封諸番、越人勇之者、東甌王見於敬、蓋百六十歲、至五、即東海王孫也。

天子問太尉田蚡、錢大昕曰、按スレニ建元二年蚡已ニ太尉ヲ罷ム、此時蓋列侯ヲ以テ朝請ヲ奉テ、武帝猶前官ヲ以テ之ヲ稱ス。

何乃越也、札記云、中越海亦乃必ニ作ル。

天子弗振、振ハ發ナリ、當安所告愬、札記當上發字アリ、ニテ發則彼字アリ。

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  
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華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爲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弄之。且秦舉咸陽而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

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



若邪白沙注正義云、  
字、當一預州ノ上ニ在  
ルベシ、錢鑿石云、漢  
書如邪一作、此若邪  
二作、正義蓋若如一  
一義也、則フ、上下文俱  
二嚴、正義ヲ引テ曰、  
蓋州有若邪山、將漢  
蓋州北邪字、山在州  
東南四十里、溪在會  
稽縣東、北流二十五  
里、與照湖合、案白  
沙東臨州也、トアリ、  
職釋古、札記結ヲ終  
ニ作ル、云フ、玉河浸本終  
ヲ結ニ感ス。

將軍出若邪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闕○正義曰越州有若邪山若邪溪若如一預州有白沙山蓋從如此邪白沙東故闕州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一本絡作終正義曰錢唐杭州縣轅姓絡古名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徐廣曰敖東越臣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索隱曰章昭云在九江萬戶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章昭云開陵屬臨淮封越衍侯吳陽爲北

三六三

舊從軍無功、札記云、  
毛本蓋ナク舊ニ作ル、義  
勝ルニ似タリ、漢書里  
從軍ト云フ。

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繇嫫侯。漢書音義曰音繇縣名服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隱曰章昭云多姓軍名也漢兵至弄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尙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句踐之裔是曰無諸既庶漢寵寔因秦餘賜駱爲姓閩中是居王搖之立爰處東隅後嗣不道自相誅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四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汕

朝鮮王滿者正義曰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驪郡平襄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故燕人也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

衛鞅破朝鮮王而自王之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襄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

燕方全盛之時常略二國以屬己也應劭云玄菟本眞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據地理志而知也

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後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浪水爲界

漢書音義曰浪音榜沛反○正義曰地理志云浪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浪音大反

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正義曰命謂赦命聚黨千餘人繼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浪水居

滿正音注正義曰命謂赦命非才初問古曰命命名才在韓字脫シテ也亡スルヲ

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曰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

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後魏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曰章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巨環云王險城

在樂浪郡。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

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

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

屬。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爲郡。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驪新羅沃沮五國之地國東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

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傳子至孫右渠。正義曰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

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芻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

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曰誘一作誑說文云誑讓也。諷曉也。諷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

何去。至界上。臨浪水。使御刺殺送何者。索隱曰卽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

真番芻衆國。札記云。宋本未作。國。作。漢。書。東夷傳。所。謂。韓。非。國。者。卽。此。芻。衆。國。也。然。漢。文。又。稱。曰。韓。非。國。卽。此。芻。衆。國。也。又。稱。曰。韓。非。國。卽。此。芻。衆。國。也。

誘諭右渠。札記誘。誘。二。作。誘。法。泰。遠。誘。一。作。誘。四。字。云。法。泰。遠。誘。一。作。誘。水。險。卽。遼。東。七。百。八。十。里。之。險。各。本。誘。二。作。誘。

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浪。卽渡馳入塞。正義曰入平州榆林關也。遂歸報

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拜何爲遼東

東部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

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

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

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

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

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

擊朝鮮浪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

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

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浪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浪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浪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

三六八

天子曰將軍不能前及使  
齊山。札記云。疑。アヲシ。及。ハ。別。漢。字。ナ  
リ。漢。書。云。乃。二。作。ル。

公孫述往征之。札記云  
疑云。征。漢。正。二。作。ル。  
通鑑考異曰。征。字。誤。ル。

朝鮮相路人相韓陰云。  
韓陰漢書兩二作云。  
ル。都。師。古。曰。相。路。人。  
一。ナリ。相。路。人。二。ナリ。  
尼谿相參三ナリ。將軍

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割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曠。

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曠音頰。○索隱曰。路人。漁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終

三七二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

三七三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sup>分叙</sup>西南夷君長以什數。正義曰在蜀之南。夜郎最大。索隱曰劉氏數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徒爲屬

國也。韋昭云漢爲縣屬牂牁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爲姓也。○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其西靡

莫之屬。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莫在姚州北。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頓

頭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爲縣屬越。自滇以北。

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索隱曰魑漢書作維音直追反結音計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師。北至檉榆。韋昭曰在益州檉榆音

檉澤在靡北百餘里。漢檉榆縣在。名爲檉昆明。徐廣曰永昌有檉唐縣。○索隱曰崔浩云檉昆明二國名。韋昭云益州縣

此皆魑結注漢書作維  
類師古曰結讀ア魯ト  
日フ、檉推ノ形ノ如キ  
ナリ、隨實傳及ヒ漢書  
傳、皆隨字ニ作ル、音  
同同シキノミ、按ニ此  
注、當ニ上朝鮮傳魑結  
ノ下ニ在ルベシ、  
北至檉榆注正儀云云、



○正義曰：嵩音隨，今澧州也。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正義曰：編步與反，番許又反，皆嵩昆明之俗也。母，

常處。母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皆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作音昨在越。嵩。○索隱曰：服虔云：徙，音昨。二國名。章昭云：徙縣在蜀。徙音昨。○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梓州本西蜀。徼外曰：貓羌。嵩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崃山。自梓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

冉州本冉駹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也。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索隱曰：案夷邑名，即白馬氏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

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驪將兵循江上。正義曰：驪其略反。州，昆明州。即莊驪所王。楚莊王弟為盜者。略巴蜀黔中以西，莊驪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正義曰：括地志云：滇

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

ラズ、索隱本及ハ漢書  
皆アシ、注索隱而更淺  
狹、云フ後漢書而本更  
狹狹ニ作ル、此來字  
失ス、義通ベ、カウズ、  
下正義同シ。

當時當頓略通五尺道  
方道曰、略ハ封略ナリ、  
封略シテ而テ道ヲ通ス  
ルナリ。

開蜀故微、札記雜志云、  
開蜀ニ關ト爲スベシ、  
因共開ニ作リ、漢正  
因テ而テ關ル、漢正  
ニ關ニ作ル。

道西北詳何種河江廣  
里、札記清源ニ作ル、  
雜志云、漢書漢記並ニ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

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

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類音略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

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

阨，故道纔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

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微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窄馬，蹙僮

髦牛。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獼國。以此巴蜀殷富。索隱曰：章昭云：蹙，屬徒爲音。蒲

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

令唐蒙風指曉南越。正義曰：番音婆。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蜀音。蒙

道西北界河江、江廣數里二作。

河江廣數里。正義曰：崔浩云：犍牂船枝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檣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檣船柯處，仍改其名為犍。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者，臨犍牂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犍牂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案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

三七六

道指犍牂江注案陸云：禮記云：犍牂曰二上云：二見之，當此此二至，始於釋之，ベカラズ，單本此條亦出シテ，食重萬餘人條後ニ在リ，疑フ餘風ナラフ。

繪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犍牂江。索隱曰：崔浩云：犍牂船枝以為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犍牂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自葆就。正義曰：令犍為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

三七七

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環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

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關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

篤小顏亦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

塞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

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

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徐廣曰嘗一作貪為求

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正義曰昆明在今嶺州南昆縣莫能通身毒

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

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

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滇王嘗羌、漢書當先二  
作、細師古曰、滇王  
ノ名ナリ。

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犍犍乃與其衆反  
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  
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曰即且蘭也頭  
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犍犍夜郎侯始倚  
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  
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犍侯再駢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  
邛都為越犍郡犍都為沈犂郡再駢為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  
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  
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  
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

三七九

三七八

王始首夷、緡師古曰、初始以來、當ニ善登アルヲ言フ。難離西南夷、國姓、札記云、漢書難字ナン、師古注云、東野ソナハ漢ニ事アルヲ言フ。

兵擊滅勞浸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擯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擯音蔽。言西夷後被擯剽。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為七郡。徐廣曰。楚為牂牁。越。揭。益州。武都。沈黎。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徼。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笮。

稱雄。及置郡縣。漢代推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終

三八二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七

三八三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索隱曰此不宜在西夷之下。

楊慎曰劉子玄史通云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爲列傳又按南史云古之名相如孟堅子長皆自敍風流傳芳末世觀此則相如傳即相如之文也又曰按西京雜記云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成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蒸組以爲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矣

朱翌曰治生仕宦自是兩途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理遂廢司馬相如以贊爲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至病免客游梁數歲而歸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古如此不獨今然也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索隱曰呂

楊慎曰劉子玄史通云云ハ、董谷曰、相如集中ノ傳ハ乃傳ヲ校スル者、子長傳ノ所ノ傳ヲ取テ之ニ附スルヲ、史通以相如自作ト爲ス、非ナリ

學擊劍、短節古曰、擊劍ハ劍ヲ以テ遙ニ擊テ、而テ之ヲ中ツ、斬刺ニ非ズルナリ

以爲爲耶ハ、顏師古曰、  
賢、則ナリ、案此多キ  
ナリ、得ルナリ、按二賢ナ  
ルシテ耶ト爲ルナリ。

初尙見之、上礼記相如  
二字アリ、云、按此二字  
ナン、按二漢書亦アリ。

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之術。  
也、魏文典論云、徐好擊劍以短乘長是也。  
故其親名之曰夫子。索隱曰、孟康云、愛而字之也。

相如既學。索隱曰、案秦密云、文翁造相如受七經。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貴爲

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索隱曰、張揖曰、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

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

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案鄒陽傳云、枚先生殿夫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爲說爾、而徐廣云字爲非、漢書作殿忌者、案忌本

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也。伏後上讀賦而善之、案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

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

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

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曰、案臨邛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

爲恭敬、日往朝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

三八四

三八五

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

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

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

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

聞長卿好之、願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索隱曰、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

重、而以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挑、嬈也、以琴中嬈之、挑音徒、反、嬈音如了、反、其詩曰、風兮風兮、歸故鄉、遊遊四海、求其皇、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遐、弄我腸、何由交接爲、鴛鴦、又曰、風兮風兮、從皇、栖得託子、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

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韋昭曰、閒、識也、甚、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妓也、詩曰、洵美且都。及飲、卓氏弄

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

以琴心挑之、顏師古曰、  
心、琴聲二音、以  
之、挑動スルナリ。

亡奔相如注經不以說爲節也。且其節ヲ當ニ奔乃作レシ。○  
 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徒空也。伏後  
 咽然而歎案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  
 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  
 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也。郭璞云第發語之  
 急耳如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  
 往也。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索隱曰鑪酒肆也以  
 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與保庸雜作  
 方言曰保庸謂之滌器於市中。韋昭曰瓦器也。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  
 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游宦也。雖貧

三八七

ヲ、溫酒火能ニ對ス  
 爲ス、其義ヲ失ス。

給筆札、頗師古曰、札  
 ハ木簡ノ薄小ナル者ナ  
 用ヒズ故ニ札ヲ紙ナ  
 以テ書ケシム云、方在  
 日史記賈誼云、賈誼  
 須書疏奏略ス、氣體滯  
 瓊スル所ト爲ルヲ恐ル  
 ルナリ、長卿故筆札  
 ベキナシ、故ニ爾其文  
 ナシ、而テ各文著スノ

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  
 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  
 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郭璞曰主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  
 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  
 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尙  
 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郭璞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徐  
 曰烏一鳥有此事也爲齊難。郭璞曰詰難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  
 之義。郭璞曰以爲折中之說也。故空藉此三人爲辭。索隱曰藉音假借與積同音。以推天子諸  
 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三八七

此論所以作詞要  
 此論所以作詞要  
 此論所以作詞要

由ナ探シ、乗テ其指室  
ヲ發明シ、以テ腰荷ト  
爲ス、是ニ非レバ、則  
散漫ニシテ、統紀ナシ。

脚痛注說文云、礼記  
云、履文、一脚二字ナ  
シ、按、文、履、皆、脚  
字、故、引、テ、云、今  
井州、脚、引、テ、云、今  
井州、脚、引、テ、云、今  
井州、脚、引、テ、云、今  
井州、脚、引、テ、云、今  
井州、脚、引、テ、云、今

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

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反。○而無。索隱曰。過音戈。詫音劫。亞反。

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

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

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

於海濱。列卒滿澤。眾罔彌山。郭璞曰。眾。豈也。音浮。○正義曰。說文云。眾。眾器也。今轡車器也。彌。竟也。揀兔麟

鹿。射麋。脚麟。徐廣曰。麟音吝。闕案。郭璞曰。脚。持足。麟。車轉。○索隱曰。革。昭云。脚。謂持一脚也。司馬彪曰。脚。持也。說文云。持。偏引一脚也。驚於鹽

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糶也。音而。沿。反。又音而。悅。反。掘。之。於。輪。鹽。而。食。之。養。馳。也。音務。○索隱曰。染。或爲。涿。與。下文。割。輪。淨。意。

同。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願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僕下車對曰。臣楚

望於有無、集音云、因  
中無者有リト、何  
者、無シト爲スナ、觀ルナ  
ル。

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

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

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

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索隱曰。郭璞曰。特。獨也。名曰雲夢。

索隱曰。稽。詮。音。亡。棟。反。又音。莫。風。反。裴。闕。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丘。湖。俗。云。卽。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者。蓋。縣。名。遠。取。此。澤。故。有。城。也。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

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崒峩。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書音義

曰。高山。壟。蔽。日。月。虧。缺。半。見。○索隱曰。案。漢。書。注。此。卷。多。不。題。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

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璣。○索隱曰。張。揖。云。精。赤。土。出。少。室。山。璣。白。土。本。草。云。一。名。白。璣。也。錫碧

雌黃白垺。徐廣曰。音。符。雌。案。漢。書。音。義。曰。白。符。白。石。英。也。○索隱曰。白。符。出。魯。陽。山。蘇。林。音。附。○正義曰。案。對。曰。雌。黃。出。武。都。山。全。與。雌。黃。同。山。

罷池陂陀、郭璞曰、音  
ハ、旁。加。ナリ、漢。屬。ナリ、  
罷。音。疲、陂。音。披、臨。音  
臨。下。屬。江。河、頗。節。古。曰、  
山。ノ。廣。大。連。連。所。ノ。者。遠  
キ。ナ。百。フ。ナリ。  
丹。青。赭。堊。云。云。璣。赤。白。青  
丹。ハ。丹。沙。ナリ、璣。ハ。青  
璣。ハ。精。ハ。赤。璣。ナリ、

錫碧

三八九





有神龜蛟龍

正義曰郭注山海經云蛟似蛇而四腳小細頭有白嬰大者數十

瑁

正義曰似鴛鴦甲有文 龜鼉其北則有陰林巨樹 郭璞曰林有

豫章

溫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

桂椒

正義曰郭注山海經云桂似木而不著子生巖嶺間無雜木冬夏常

木蘭

徐廣曰藥音扶戾反爾案郭璞曰木

藥離朱楊

徐廣曰藥音扶戾反爾案郭璞曰木

植櫛栲栗橘柚芬芳

徐廣曰栲音郭

其下則有赤猿猩猩

郭璞曰猩猩似猿而大漢書音義曰

其上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狸狍

正義曰勝遠獸名射干似狐能緣木

兕象野犀

正義曰兕象野犀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神龜蛟龍注四脚小細頭... 瑁注云頭細五... 豫章注云改... 桂椒注云... 木蘭注正義上... 植櫛栲栗橘柚芬芳...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狸狍... 兕象野犀...

狀如水牛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俗呼爲窮奇猨狔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

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

漢書音義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

王之輿麇魚須之橈旂

郭璞曰以海魚須爲旂旂

日以明月建干將之雄戟

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雄戟胡中有厭者干將所

其外傳云弓工之妻曰此弓是秦山南鳥號之栢案淮南子云鳥號栢桑其材堅勁烏樁

夏服之勁箭

案夏羿善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名繁弱其矢亦

良即繁弱

陽子驂乘纒阿爲御

漢書音義曰陽子憐人陽陵子纒阿月御也草昭

案節未舒

曰陽子古賢也○索隱曰張揖云陽子伯樂也孫

陽宇伯樂秦繆公臣善御者也或曰纒阿美女姣好貌又樂彥曰纒阿山名

案節未舒

有女子處其殿月歷數度躍入月中因爲月御也郭璞云纒阿古之善御者

案節未舒

案節未舒

案節未舒

案節未舒

案節未舒

案節未舒

案節未舒

案節未舒

案節未舒

案節未舒

案節未舒

案節未舒

案節未舒

其色如馬而青  
其色如馬而青  
其色如馬而青

禮記注疏  
禮記注疏  
禮記注疏

孝經卷之八  
孝經卷之八  
孝經卷之八

婦人禮記  
婦人禮記  
婦人禮記

索隱曰郭璞云言頓轡也司馬彪云按轡而行  
得節故曰索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  
即陵狡獸麟邛邛蹙距虛郭璞曰邛邛蹙距虛曰邛邛蹙距虛也

乘遺風而射游騏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  
不角者騏也索隱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古今注曰  
秦始皇馬名章昭曰騏如馬無角非麒麟之屬蓋音瑪  
見反利音力詣

雷動燥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  
於眼洞智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  
節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  
索隱曰郭璞曰覽乎陰林

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飢受訓  
徐廣曰飢音劇馴案郭璞曰  
無疲極也訓盡也言獸有倦

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鄭曼姬婦人之總稱也  
正義曰文穎云鄭國出好  
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如淳云鄭女曼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

被阿錫漢書音義曰阿細給也錫布  
也正義曰按東阿出給也  
揄紵縞徐廣曰揄音與也  
正義曰揄與也

縞緜羅垂霧縠郭璞曰言細如  
髮積襄縞紵徐委曲鬱橈谿谷  
漢書音義曰縞積縞也縞縮也其縞中文理弗鬱迴曲有似於谿谷也  
索隱曰小  
顏云此說非也縞積今之滑襦古謂之皮弁素積是也蘇林曰縞縮縞之也  
縞音側救反  
音助革反裁音在代  
粉粉袞袞索隱曰郭璞云衣長貌也  
正義曰上方云反下方非反

揚施卹削徐廣曰  
袖也國案漢書音義曰卹削裁制貌也  
蜚纒垂髻徐廣曰纒音交國案郭璞  
云纒在衣飾髻髻也  
扶

輿猗靡郭璞曰淮南所謂會折靡地扶輿猗靡也  
正義曰輿音  
除猗於綺反謂鄭女曼姬侍從王者扶其車輿而猗靡  
音義  
曰嗚呶衣裳張起也萃萃衣聲也  
索隱曰萃昭云呶音呶甲反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蕤蕤徐廣曰錯音錯  
或作錯粉翠蕤繆繞玉綬郭璞曰綬所執以登車也  
正義曰綬云下靡蘭蕙謂垂髻也上  
拂羽蓋謂飛緘也玉綬以玉飾綬也言飛緘垂髻錯翡翠之旌幟或繞玉綬也  
張揖云翡翠  
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翠青曰翠博物志云翡翠身通黑唯背青上翼後有赤毛翠身通青黃  
唯六翻上毛長寸餘青其飛則  
標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正義曰佛言似神仙  
羽鳴翠翡翠翮然因為名也  
標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也戰國策云鄭之美

女粉白黛黑而立於橋不知者謂之神仙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獵也音遂○索隱曰爾雅云宵獵曰獠螿珊

勃牽上金隄索隱曰螿珊匍匐上也容音素忽反揜翡翠射鵝鸚漢書音義曰鵝鸚鳥似鵝也○索隱曰司馬彪曰鵝

鵝山雞也許慎云鷩鳥也郭璞曰似鳳有光微矰出續繳施徐廣曰弋白鵠連

駕鵝郭璞曰野鵝也鵝音加○索隱曰爾雅云舒雁鵝也○正義曰鵝水鳥也鵝鸚連謂兼獲也抱朴子云千歲之鵝純白能登於木雙鵝下玄

鶴加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正義曰司馬彪云鵝似雁而黑亦呼為鵝括釋詩外傳云胎生也相鶴經云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案弋雙鵝既下又加玄鳥之上

也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鵠漢書音義曰鵠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鵠首天子之乘也揚桂

枻徐廣曰音曳剛案章昭曰枻楫也張翠帷建羽蓋罔瑋貝郭璞曰紫質黑文也○正義曰毛詩

蟲魚疏云貝水之介蟲大者蚌音下即反小者為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成行列

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貨殖傳云貝寶龜是也

金鼓吹鳴籥漢書音義曰籥擗也籥籥也榜人歌郭璞曰唱櫂歌也榜船也音榜聲流喝徐廣曰水鳥通反

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礪礪磻磻若雷霆之聲

三九六

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郭璞曰靈鼓六而也起烽燧車案行

騎就隊纏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

臺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顧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

後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將割輪淬自

以為娛徐廣曰淬千內反顧案郭璞曰將淬淫染也將音辭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

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

齊國郭璞曰言有惠況也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

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

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

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

詩刺喻淫顧詔古曰  
歸字與同淫其內亦  
曰染ノ穢ノミ其内ナ  
實シテ車輪ニ振シテ  
塵シテ而ア之ヲ食フナ  
首フ此蓋上ノ刺蘇秦  
輪ノ言ヲ譏ルナリ

齊東有巨海。札記有齊東者。注案陸路林音浩二作ル。云フ案陸本陸。漢書文選ト合ス。各本有二作ル。注ニ因テ誤ル。

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

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索隱曰有作儲蘇林云儲音清。小洲曰渚謂東有大海之渚也。南有琅邪。

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正義曰山名。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索隱曰在萊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在山上。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遊觀。音一喚反。○正義曰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

上山觀也。括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東萊

歷縣射獵其上。○正義曰括地志云采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言射獵其上。采音浮。浮勃澥。○索隱曰案齊都賦云海傍曰勃澥。

郭璞曰宋之藪澤名。○正義曰周禮職方氏青州藪曰望諸。鄭玄望諸孟潞也。邪與肅慎為鄰。

正義曰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云棘鞞國古肅慎也。亦曰挹婁在右以湯谷為界。正義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熱齒北。居水中。張揖云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

正義曰服虔云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郭璞云青丘山名上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賀

外。

三九九

中曾不蕃芥。索隱曰張揖云帶芥刺鉅也。若乃傲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

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正義曰禹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為司徒。敷五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

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索隱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李善曰言見先生是賓客之也。是以王

辭而不能復。曰復答也。何為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曰。郭璞曰听笑貌也。○索隱曰听音斷又音牛。隱反。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

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封疆畫界者。非為

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禁絕淫放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

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

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

玉辭不能復。札記王辭而復三作ル。云案陸本陸。漢書文選ト合ス。各本有二作ル。注ニ因テ誤ル。

外私肅慎。即師古曰。私ハ入ニ通ズルナリ。

紫淵徑其北注正儀其水  
紫水注亦紫札記云漢  
紫文選注此七字ナ  
疑フ是讀者ノ旁注誤入  
ス。

鄆源漢注紫淵。札記  
通出。濁出。沈水。  
於水作。又音灼云  
云。下則有九。從濁水。以  
下則有七。案漢書水名  
除。丹。紫。二川。自。濁。源  
以下。濁。足。八。川。則。是  
經。蓋。乎。其。內。也。又。謂  
岳。云。二。作。ル。按。二。濁  
源。入。紫。淵。源。ノ。經。ナ  
ル。

濁源之浦。顧師古曰、  
水中居之者ナリ。浦  
ハ水渚ナリ。  
桂林之山。如淳曰、桂  
樹ノ林ナリ。  
歸乎渾流順而下。順  
馬彪曰、歸乎渾流反、  
流ハ順リ、渾流ハ順  
流ナリ。由陵ノ阿ト曰  
阿。陵ノ口、漢書順二  
作ル。音狹。顧師古曰  
兩岸相迫近スル者ナ  
リ。

涇濁源漢注紫淵。  
紫水注亦紫。札記云、  
漢紫文選注此七字ナ、  
疑フ是讀者ノ旁注誤入  
ス。

納漢注正儀。漢書、  
記云、此二儀、  
類見ル所、本納漢二、  
是。

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  
之事又焉足道那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  
蒼梧右西極郭璞曰西極國也○正義曰文類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  
東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於豳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丹水更  
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  
出上洛冢領山紫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所未詳○正義曰山海經云  
紫淵水出嶺者之山西流注河文類云西

涇入霸瀾瀾二水盡於苑中不出故云終始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  
出安定涇陽縣開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華陰入河鄆  
源漢注紫淵。札記通出。濁出。沈水。於水作。又音灼云云。下則有九。從濁水。以下則有七。案漢書水名除。丹。紫。二川。自。濁。源。以下。濁。足。八。川。則。是。經。蓋。乎。其。內。也。又。謂。岳。云。二。作。ル。按。二。濁。源。入。紫。淵。源。ノ。經。ナ。ル。

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郭璞曰椒丘  
丘名言有巖

之中郭璞曰桂林林名  
也見南海經也過乎泱莽之野漢書音義曰山海  
經所謂大荒之野汨乎渾流順

阿而下郭璞曰  
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穹石大石也堆  
沙堆埼曲岸頭音祈

沸乎暴怒洶涌滂潰洶音許勇反涌音勇滂音浦橫反潰音浦拜反○索隱曰司  
馬彪曰洶湧跳起貌澎潰波相戾也湧或作容澎或作滂

湔淖瀼汨索隱曰司馬彪云湔淖盛貌瀼汨去疾  
也○正義曰華渤密三音汨于筆反涇濁源漢注紫淵。紫水注亦紫。札記云、漢紫文選注此七字ナ、疑フ是讀者ノ旁注誤入ス。

橫流逆折轉騰激洑索隱曰蘇林  
曰流輕疾也澎溲沆瀼索隱曰服虔云水急  
旋回如雲屈曲也郭

崑云水隴索隱曰司馬彪云崑  
宛善交戾四音○正義曰崑音婉蟬音善踰波趨洄徐  
曰鳥狹反○索隱曰司馬彪云踰  
在在水聲也音利批巖衝壅正義  
曰批







郭璞曰：漢書、  
郭璞曰：漢書、  
郭璞曰：漢書、

郭璞曰：漢書、  
郭璞曰：漢書、  
郭璞曰：漢書、

郭璞曰：漢書、  
郭璞曰：漢書、  
郭璞曰：漢書、

苾勃。正義曰：曉暖奄愛二音皆芳香之盛也。詩云：苾苾芬芬氣也。於是乎周覽泛觀，曠盼軋洩。

西陂。索隱曰：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池，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犗。

鹿獬犛。徐廣曰：犗音容，獸類也。犗音狸，一音茅，馴案郭璞曰：犗，犗牛犛，似熊，庫脚銳頭，犗牛黑色，出西而欲外也。○索隱曰：郭璞云：犗牛，似有肉堆，即今之犗牛也。

赤首圓題。郭璞曰：題，額也。所未詳。窮奇象犀。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也。○正義曰：犀，似牛而四節生毛，狻，白豹也。似能，庫脚銳頭。

獸則麒麟角端。郭璞曰：角端，音端，似豬角在鼻上，掘作弓，羊解地折裂也。揭，衣也。○索隱曰：郭璞云：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豬，犀頭一角在頭也。

驍駘。正義曰：駒駘，桃徒二音，菜音託，駘徒河反。於是一。○索隱曰：郭璞云：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豬，犀頭一角在頭也。

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正義曰：彌，滿也。跨，騎也。言宮館滿山，又跨豁谷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

步欄周流，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閒陸。道中宿，言長遠也。夷處築堂，纍臺增成，巖突洞房。

於閨闔，宛虹拖於楯軒。徐廣曰：楯，音食尹反。○正義曰：拖，音徒我反。頤云：宛虹，屈曲之虹，拖，謂申加於上也。楯軒之闕板也。言室宇之得經加之。

青蚪蚴蟻於束箱。正義曰：蚴，一糾。反，纏力糾反。象與蜿蟬於西清。漢書音義曰：西清，山名也。

靈囿燕於閭觀。郭璞曰：靈囿，淳義曰：婉蟬宛善二音。顏云：蚴蟻，婉蟬，皆行動之貌也。靈囿，燕於閭觀，仙人名也。

偃佺之倫，暴於南榮。漢書音義曰：偃佺，仙人名也。○索隱曰：南榮，古仙人姓，偃佺，仙人名也。

屋椽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也。王誘云：飛榮似鳥，舒是也。暴，偃臥日中也。醴泉。

高故星虹。正義曰：蚴，一糾。反，纏力糾反。象與蜿蟬於西清。漢書音義曰：西清，山名也。靈囿燕於閭觀。郭璞曰：靈囿，淳義曰：婉蟬宛善二音。顏云：蚴蟻，婉蟬，皆行動之貌也。靈囿，燕於閭觀，仙人名也。





文選、合之、各本會  
於是乎、秋涉、天子校  
二語、始、按、讀、事  
行、於、校、四、外、出、ル、ナ  
リ。

出乎四校之中、領師古  
曰、文選、ナリ、四校  
ハ、校、四面、ニ、關、ス、ル、ナ  
リ、其、故、風、俗、ニ、シ、テ、  
行、於、校、ノ、外、ニ、出、ル、ナ  
リ。

生、徒、約、領、師、古、曰、生、  
之、ヲ、在、取、ス、ル、ガ、節、ヲ、  
之、ヲ、在、取、ス、ル、ガ、節、ヲ、

成、露、木、領、師、古、曰、  
ハ、衣、ヲ、以、テ、波、シ、ナ、リ、  
推、然、康、  
亦、之、ヲ、弄、ハ、ル、ナ、リ、  
字、手、ニ、從、フ、合、流、俗、  
ヲ、推、擊、ノ、推、ト、爲、ス、其  
義、ニ、非、ス。

熾、夏、遠、去、領、師、古、曰、  
熾、然、熾、然、疾、速、ノ、貌、  
有、札、肥、有、熾、二、作、

肉曰苞直也。後宮內人也。言宮館各自有。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蚪。鏤象山所出。與言有。六玉蚪。離鏤蚪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蛻旌。正義曰。拖音折毛羽。染以五采。綴以麋雲旗。正義曰。張云。飛熊。麋爲旌。有似虹蜺氣。靡雲旗。虎於旌似雲氣也。前皮軒後道游。郭璞曰。皮者也。道。道車游。游車。皆見周禮也。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太僕御大將。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函籥矣。○索軍驂乘也。言四者一隨。鼓嚴簿。縱獠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函籥也。○索泰山爲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喬喬。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郭璞曰。貔。執夷搏豺狼。正義曰。搏。擊也。杜林云。豺。似貂白色。說文云。狼屬。手熊羆。正義曰。張云。熊。犬身人足。黑色。熊大於而。熊始春。足野羊。郭璞曰。野羊。如羊千斤。手足。謂拍踏殺之。蒙鶡蘇。郭璞曰。鶡。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雞而。出也。

關死不御。案。案謂覆而取之。賜以蘇爲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鶡音曷。決疑注云。鳥尾爲蘇也。綉白虎之被。幽文。郭璞曰。著班衣。○索隱曰。與服志云。跨野馬。索隱曰。跨。乘之也。慶之危。漢書音義曰。三。慶。三成之山。下。積歷之坻。郭璞曰。積。歷。阪名也。○正義曰。坻。音遲。積也。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鬪不直者。可得而弄也。○索隱曰。解音蟹。多音丈。蠲反。格瑕蛤。猛氏。漢書音義曰。瑕。蛤。皆獸名。○索隱曰。晉灼云。瑕。蛤。關。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說文。鈍。小矛也。音蟬。弓不虛發。應聲。郭璞曰。張揖云。脰。項也。陷。音苦。念反。亦依字讀也。

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索隱曰。浸。潭。猶漸也。漢書作浸。或作乘輿。裴節也。僚復遠去。郭璞曰。僚。音調。盛反。流離。輕禽。蹙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徐廣曰。轉音銳。一作有也。○正義曰。轉音衛。抱朴子云。白鹿壽千歲。滿五

史記評林卷一百一十七  
三二

云々疑々、疑ノ、疑文ナリ、或言正ニ疑ニ作ル、如謂古曰、流離ハ之ヲ困苦スルナリ、疾風能跳ハ、故ニ之ヲ捷取スルナリ。

葛燈注陸倕曰、射準の曰、乘虛無與神俱、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轉從下升上、故曰騰。

百歲色純白也。晉徵祥記云。軼赤電遺光耀。徐廣曰：超陵赤電，光不及。言去速也。追怪物出。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為羣。軼，赤電遺光耀。正義曰：上鳥繁也。繁弱，夏后氏良弓名。左傳云：分滿白羽。正義曰：文穎云：引弓，箭箭為魯公以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滿白羽，清以白羽羽箭故云白羽也。射游臬。棹蜚虞。郭璞曰：鳥身羊也，似人長肩反踵被髮，食人飛虞，鹿頭龍身，神獸，棹也。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堯仆。徐廣曰：射準的。曰藝，仆音赴。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鷲風，歷駭魘。正義曰：魘，音必遙反。爾雅云：扶搖暴風。乘虛無與神俱。正義曰：張揖云：虛無寥廓，與天道發言其所從下升上，故曰騰。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轉玄鶴亂昆雞。徐廣曰：麟音。○正義曰：麟音。一或鶴二百六十歲則淺黑色也。適孔鸞，促鵙鵙，拂鷺鳥，拍鳳皇。漢書音義曰：適，秦由反，鷺鳥雞反。張云：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鷺鳥也。○正義曰：拍山交反。京房易傳云：鳳皇，雁前，鸞後，鸞啄燕，頸蛇頭，龜背，魚尾，駢翼高丈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五采，而首文曰：經，翼文曰：頰，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股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雄曰：鳳，雌曰：皇。捷駕雛，掩焦明。似風文曰：索隱曰：張揖云：鷓鴣，西方之鳥也。樂汗圖徵曰：鷓鴣狀似鳳皇，乘風曰：水鳥也。○正義曰：按長喙，疎翼，兔尾，非幽閉不集，非珍物不食。道盡塗殫，迴車。

皇宜音注萬年ノ下、札記縣字アリ、云々本縣字アリ、各本脫ス、灌田半首、各師古曰、灌ハ始ナ刺ス所以ナリ、灌ハ即灌也、灌リ、酒貫直義反、按ニ灌田ニ同シ。

觀徒車之騾、札記觀字ナシ、云々各本徒上觀字ナシ、云々、漢書文選ニ依テ刪ル、郭璞曰、窮種他風云云、郭璞曰、窮種他風ハ疲憊ニカザル貌、益種他風ハ疲憊シテ動カザル貌。

萬石之鉅、漢書鍾子旗ニ作ル、鉅、懸ル所以

而還。招搖乎襄羊。索隱曰：郭璞曰：襄羊，猶彷彿。降集乎北紘。郭璞曰：紘，維也。北，方之紘曰：委羽。率乎

直指。闡乎反鄉。歷石闕，歷封轡，過鳩鵲，望露寒。徐廣曰：雉音支，闕案漢書音義曰：皆甘泉宮左右觀名也。息宜春。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宮在雍州萬年西南三十里。西

馳宣曲，濯鷓牛首。漢書音義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登龍臺。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

掩細柳。正義曰：郭云：觀名，在昆明南柳市。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之所得獲。徐廣曰：鈞，音人久反。人

民之所蹈躡，與其窮極倦頽。徐廣曰：踴，音劇。驚憚潛伏，不被劊刃，而死

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

天之臺。索隱曰：張揖云：臺，高上千皓天也。張樂乎鞞鞞之宇。徐廣曰：鞞音葛。○索隱曰：郭璞云：言曠遠深貌也。撞

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郭璞曰：木質，鼓中加羽葆其上，所謂



朕以修德修刑無事  
日也 謂古曰 禮故  
餘暇日 乘此能ハザル  
ヲ言フナリ  
順天道以殺伐 郭璞曰  
秋氣ニ因ルナリ

戰勝ノ戰ハ、敵ナリ  
使山澤之民得至焉 頗  
師古曰、其數牧采ス  
ル者、恣ニスルナリ

歷吉日、張揖曰、歷ハ  
猶算ノ如キナリ

游于六藝之圃注正義  
曰六藝云杜預錄靈石  
云、賦フ賦文アリ

射理首儀廣度 郭璞曰  
理首ハ遊射儀名ナリ、  
射侯以テ射射ト爲ス、  
謂侯ハ右南ノ卒草ナ  
リ、天子以テ射射ト爲

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聞無事弃日順  
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爲  
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  
悉爲農郊以贍萌隸墮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  
勿禁正義曰實滿也言人滿虛宮觀而勿切正義曰何音刃亦滿也言離宮發  
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  
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爲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  
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圃正義曰六藝云言田獵訖則遍游六藝而疾驅於仁義之道也鴛乎仁  
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射理首兼聽虞禮射義曰天

節諸侯以理首爲節聽虞者  
樂官備也理首者樂會時也 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漢書音義曰  
大雅小雅也

抗士卒之精謂古曰、  
抗ハ挫ナリ

○索隱曰張揖云罕車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說者以雲罕爲旌旗皆非也且索中朝由符圖  
文云云、禮記禮樂也  
有云云、即天官禮也前  
有云云、作、故三  
雅也、下、音雲罕載之  
於車以捕獲獲之士ノ二  
句アリ

○索隱曰張揖云罕車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說者以雲罕爲旌旗皆非也且索中朝由符圖  
文云云、禮記禮樂也  
有云云、作、故三  
雅也、下、音雲罕載之  
於車以捕獲獲之士ノ二  
句アリ

悲伐檀、假師古曰、伐  
檀ハ國號ノ時、在位ノ  
食部ヲ制ルナチ、  
即謂于書謂、假師古曰、  
取リ、以テ游獵ノ義群  
ニ代フナリ、  
逸義注乃射、  
乃疑フ及ナリ、

精。索隱曰抗  
音五官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

百姓之被其尤也。如師古曰。尤。過也。

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曰。郭璞云。愀。變色貌。音作西反。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向。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云。刪取非謂削除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剗。失其意也。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索隱曰。張揖云。蒙故鄱陽令。爲郎中使。行略取之。文穎曰。夜郎。僰中。皆西南夷。後以爲牂牁。僰爲二郡。僰音步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索隱曰。案巴蜀二郡名。郡又多

四二

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漢書曰。川。軍興法也。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誄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曰。文穎云。番禺。南海郡也。弔。至也。東。伐閩越。後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弔。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渡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弔。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曰。喁。五恭反。口向上也。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曰。賈逵云。賓。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



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疑乎、張揖曰、不然、逆理、思乎、謂フ。

皆操弓而馳、張揖曰、操弓、而射之、持スルヲ、謂フ。

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索隱曰、張揖云、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與制、謂起軍法、制、渠帥也、案唐蒙爲使、而用軍與法制、故驚懼蜀人也。

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燧燔。縣著枯棹頭有寇則舉之。

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云、奠灑米數也。音一六。皆攝弓而馳。索隱曰、反纂要云、奠灑策也、燧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燧主晝、燧主夜。

類。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

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索隱曰、如淳云、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香在諸侯也。

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

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

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

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

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

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索隱曰、亟音紀力反。亟急也。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母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臨爲張、張即古曰、臨、行連ナリ、終ニ思、以テ死シ、後葉傳稱、故之ヲ臨ト謂フ。

雖以有司愚民並稱於陛下

索隱曰重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索隱曰、亟音紀力反。亟急也。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母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曰算法萬萬為億是小數也蜀民及漢用

事者多言其不便索隱曰案謂公卿所言也是時邛笮之君長索隱曰文穎云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皆屬越嶲郡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

南夷索隱曰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為比例也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

於南夷索隱曰張揖云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牁也西夷謂越嶲益州也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

為中郎將索隱曰四百石五歲遷補大縣令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魯公卿表太初元年為大鴻臚卿也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

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索隱曰案亭史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

當負弩也且負弩是守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矙矢迎公子於界上是也

蜀人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僂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赤車驪馬不過放下也於是卓王孫臨邛

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索隱曰小顏云尚猶配也本或作當蓋後人改齊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

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索隱曰曰鄭氏斯音曳張揖云斯俞才俞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者僂傳謂之斯叟華陽國志云邛都縣有四部斯叟一也除邊關關益斥張揖云斥廣西至沫若水索隱曰張揖云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牛微外至旄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音妹又音未南

至牂牁為徼索隱曰張揖云徼塞也以木柳水為徼夷界通零關道徐廣曰越嶲有零關縣橋孫水韋昭曰為孫水以通邛都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旄道通南中置越嶲郡還報天子

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

威武紛紜汪濊汪濊、頗  
頗古曰、紛紜、盛ナル  
貌、汪濊、深廣ナリ。

結軌、札記軌、軌二作  
軌、注索隱下音軌、漢書  
作軌、非、白粉加也、二作  
軌、世、世、四、字、云、  
今本軌二作ル、漢書  
二依テ改メシナリ。

余尙惡聞若說、頗聞古  
此ノ如キ、如ナリ、僕益  
惡ム、況テ遠識ノ人ナ  
ヤト云フナリ。

固常之所異也、札記云  
毛本常下入字、ア、漢  
書文選ト合ス。

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索隱曰、案業者本也、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

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

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

六世。正義曰、高祖、惠、帝、高后、孝文、孝景、孝武。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曰、韋昭云、漢音沈。羣生澍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攘、御也、音女羊反。風之所被

罔不被靡、因朝、冉從、駢、定、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索隱曰、服虔云、夷種也、滿一或作滿。

也。結軌還轅。索隱曰、張揖云、結、屈也、軌、車迹也。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

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

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索隱曰、案羈、馬絡頭也、縻、牛綱也、漢官儀云、馬云、羈、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

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

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僂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

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

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

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尙惡

聞若說。索隱曰、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包愷音一故反、又音烏、烏者安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

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躡陳其略、蓋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索隱曰、案常人見之以爲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事其本難知、衆人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

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隣國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  
 疏。河。漉。沈。贖。蓄。徐廣曰漉一作瀉。○索隱曰漉音鹿。蓄音吳。漢書作灑。沈澹。東歸。災解者云灑。分也。音所宜反。灑安也。沈深也。灑音徒暫反。

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曰。案謂非獨人。勤。禹亦親其勞也。心煩  
 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腠。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胝。種也。一作腠。音湊。膚理也。胝音魁。○索隱曰。張揖云。腠一作戚。躬體也。戚。湊理也。章昭曰。胝。戚中小毛也。胝音真。尸反。莊子云。禹。胝無腠。腫不生毛。李頤云。胝。白肉也。音蒲。末反。故休烈顯乎無

窮。聲稱決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璽。索隱曰。孔文祥云。委瑣細碎。握璽。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縵。局。促。也。

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己并。天為三。是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地參。是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濱。涯。也。

四二八

浸溽衍溢。索隱曰。案。浸溽。猶。漸。浸。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

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非常

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洋。溢。貌。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蓋夫為之垂涕。徐廣曰。輶音辰。○索隱曰。張揖云。狼戾之夫也。字或作戾。輶。古戾字。

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索隱曰。二方。謂西夷。邛。樊。南夷。狎夜郎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沫。音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微泮。荆。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

德。山。孤師古曰。鏤

聖澤狹乎子。絃。細師古曰。子。絃。猶。今。絃。下。音。如。也。

禮。注。而。皆。注。洋。溢。貌。札。記。云。浸。本。下。洋。溢。貌。三。半。注。云。和。本。洋。下。注。說。字。注。云。按。三。半。注。曰。二。上。文。二。見。云。此。後。人。旁。注。誤。云。混。云。集。解。文。二。非。云。蓋。夫。為。之。垂。涕。注。狼。戾。漢。書。注。戾。及。二。作。作。非。與。不。同。云。云。獨。不。從。七。之。字。注。云。而。師。古。曰。魚。與。相。交。而。師。古。曰。向。之。流。承。古。如。如。云。鑄。零。山。孤。師。古。曰。鏤

ハ、テ、疏、通、シ、以、テ、道、ヲ、開、ク、ヲ、謂、フ、ナリ。

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索隱曰逖遠言其疏

遠者不被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曰阻深漢書作留爽三蒼云留爽早朝也留音妹案字林又音忽也以偃

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徐廣曰提作視音支

安也音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哀世之陵

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

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

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曰張揖云合在於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增秦山之封加梁父之

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索隱曰李奇云五帝之德漢比爲誠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咸五登三此說非也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盈之然以漢爲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韋昭之說符

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鶴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

上咸五下登三、韋昭云曰咸五下登三、而三王之上二登ルヲ言フナリ。

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唱

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

之敵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索隱曰案敵同失容也靡徙失正也其後人有上書言

相如使時受金失宦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盤屋縣東南二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爲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

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索隱曰張揖云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

也捷言慶忌索隱曰張揖云吳王僚之子勇期賁育正義曰賁音奔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

天之夏育亦古之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

勇期賁育注音奔ノ下、札記孟字アリ、云フ音本孟字アリ、全本脫ス。

很屬軍之所歷、類節古  
日、屬ハ相連シテ節  
ニザルヲ言フナリ、賦  
ナリ、故チ起スナリ、  
ナリ、治ト曰フ者ハ、  
尋常ノ意ナリ。

時有銜檄之變、類節古  
日、檄ハ車ノ鈞心ヲ謂  
フ、銜檄ハ、馬背或  
ハ、馬腹、鈞心或ハ出ツ  
レバ、則傾敗チ致シ、  
以テ人々傷ケルヲ言フ  
ナリ。  
不亦難矣、杜記云、不  
亦難ヲ倒ス、或謂同、  
漢書亦字ナシ。

其二世行失也、類節古  
日、宜春ハ、毛ト蔡ノ  
樂宮、胡亥北ニ於テ、  
樂ノ致ス所ト爲シ、故  
ニ其處ニ感ゾテ之ヲ哀  
ス。  
A。

通谷豁兮給綱、類節古  
日、豁音呼活反、給ハ  
大綱ノ綱ナリ。

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索隱曰：廣雅云：卒，暴也。音倉沒反。駭不存之地。索隱曰：謂所不

慮而猛獸。犯屬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武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轅。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傳射於逢蒙。○索隱曰：孟子云：逢蒙

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是也。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

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

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徐廣曰：檄音巨月反。鈞逆者謂之檄矣。○索隱曰：張揖云：銜馬勒銜

也。檄，驂馬口長銜也。周遷與服志云：鈞逆上者爲檄，檄在銜中，以鐵爲之，大如雞子。鹽鐵論云：無銜檄而御驛馬是也。而況涉乎蓬蒿，馳乎

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

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

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

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

垂堂。索隱曰：張揖云：畏簷瓦墮中，人樂產云。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也。非謂畏簷瓦。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

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

其辭曰：登陂陀之長阪兮，索隱曰：陂音何。陂，徒何反。奎入曾宮之嵯峨。漢書音義曰：陂，長也。苑中有曲江之泉，泉中有長洲也。○索隱曰：臨音祈，臨即臨字。謂曲岸頭也。有

並也。○索隱曰：奎步寸反。臨，曲江之隈州兮。漢書音義曰：臨，長也。苑中有曲江之泉，泉中有長洲也。○索隱曰：臨音祈，臨即臨字。謂曲岸頭也。有

宮閣路，今猶謂之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事云：樂游廣在西北是也。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密澁

兮。徐廣曰：徑音力工反。○索隱曰：徑古江反。晉灼曰：徑音籠，古籠字。蕭該云：徑或作籠，長大貌也。通谷豁兮，給綱

反。汨減喻習，以永逝兮。索隱曰：汨于筆反。汨減，疾貌也。喻音許。及反。漢世作報，較然輕舉意也。注平臯之廣

衍，觀衆樹之塢菱兮。索隱曰：菱音愛。謂隱也。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

行，觀衆樹之塢菱兮。索隱曰：菱音愛。謂隱也。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

竟超絕而不齊兮，札記  
志疑云：此下五句，漢  
書字，後人妄補于  
。

揭石瀨。索隱曰：說文云，瀨，水流沙上也。彌節容與兮。索隱曰：容與，游戲貌也。歷弔二世，持身不

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

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復遠絕而不齊兮。彌久

遠而愈，侏精罔闔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正義曰：太玄經云：九天，謂一為中天，二為苍天。

三為從天，四為東天，五為脾天，六為廓天，七為誠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索隱曰：百官志

掌按行掃除也。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

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索隱曰：張揖云：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

張華云：相如作遠遊之體，以大人賦之也。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

間。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全反。小顏及劉氏並作儒，讀云：儒，柔術士之稱，皆非也。形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索隱曰：韋昭云：瘠也。

文字云。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

馬相如而遊遊，韻師古  
曰：去聲，意也。

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

輕舉而遠遊。索隱曰：如淳云：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是悲世俗迫隘也。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

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

天，以此氣為竿，旋葆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葆者。垂旬始以為幃兮，垂彗星而為鬢。漢書音義曰：旬，燕尾也。垂彗星，綴著旒以為燕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掉，音徒弔反。橋音居天反。偃蹇，高貌。

攬機搶以為旌兮。正義曰：天官書云：天攬長四尺，末銳，天拾長數丈，兩頭銳，其形靡屈虹而為綢。漢書音義曰：綢，緝也。以斷虹為旌杠之類。○索隱曰：應劭云：旌旒屈機之貌。綢音直，屈反。或音綽。屈虹，斷虹也。

紅香渺以眩溘兮，焱風涌而雲浮。漢書音義曰：句始屈虹，氣色紅香，眇眩溘，音麴音灼。云紅，赤色貌。香眇深遠，眩溘混合也。紅，或作虹。

駕應龍象輿之雙略，透麗兮。騫赤螭青

蚪之蛟，鰲蜿蜒低叩天驕。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窳。索隱曰：張揖曰：据，直項也。驕驚

青蚪之蛟，鰲蜿蜒，札記說。○索隱曰：騫，音切。物二作，類例。古曰：騫，音切。物二作，類例。古曰：騫，音切。







穴處兮注即代札記云  
漢書注代字ナシ、疑フ  
下ニ涉ヲ行ス。

呼吸沈澗塵曰沈澗  
ハ北方夜半ノ氣ナリ。

始建德而高爽、樓大所  
於沈澗、然ニ作ル  
然樓相近、故曰沈澗  
檢ノ如シ、從音、疑非  
ナリ、說文、尋字、旁  
多ニ从フ、誅、木ト相  
亂ル。

伊上古之初肇云、顧  
爾古曰、肇ハ始ナリ  
吳穹、天ヲ謂フ、初始  
天地アツテ、ヨリ以來、テ  
謂フナリ、群、君ナリ、  
迄、至ナリ。  
遊獵者風乘、顧爾古曰、  
風解、ハ追風、馬ヲ謂フ  
ノミ、雅頌ニ繫ルナキ  
ナリ。  
紛綸葳蕤、注索隱論沒  
也、札記云、紛、沒ノ

穴處兮。郭璞曰勝。玉勝也。○正義曰顏云勝。一  
代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也。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正義  
曰張

云三足烏青鳥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沈澗。殞

朝霞兮。嚙咀芝英兮。噉瓊華。徐廣曰噉音祈。小食也。國案韋昭曰瓊華玉英。媮侵薄而高縱

兮。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媮音熾。○索隱曰漢書媮作媮。媮仰也音禁。媮音魚錦反。貫列缺之倒景兮。

涉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正義曰張云豐隆雲師也。淮南子云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雨。按豐隆將雲雨故云滂沛。

馳游道而脩降兮。正義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

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支闕兮。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

曰玄關。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廖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

兮。聽愴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

四一

四一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

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正義曰。姓所名忠也。風俗通。姓氏云。漢書有諫大夫所忠氏。而

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

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

一作選。○索隱曰。率。邇者踵武。○索隱曰。言循覽近代之事。則踵蹈者可知也。

逖聽者風聲。徐廣曰。逖。遠也。聽。察也。遠古之風聲。○索隱曰。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

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胡廣云。紛亂也。論沒也。葳蕤。委頓也。張揖曰。亂貌。

紛綸葳蕤。壘

續。昭夏。崇號

五九

五九



經字體類、惟德之ナ  
得ナリ、徐廣瑞不德  
ナリ、字林亦此文ニ  
ナリ、而ナ之ヲ傳會ス  
ルニ  
招黃乘龍於沼、  
古曰、孟說非ナリ、翠  
黃及、乘龍、池沼ニ  
致スルヲ言フ、孟  
說、孟乘龍、  
招黃乘龍於沼、  
古曰、孟說非ナリ、翠  
黃及、乘龍、池沼ニ  
致スルヲ言フ、孟  
說、孟乘龍、

也。顯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索隱曰：鄭德云：藥擇也。說文嘉禾一名藥。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藥也。穰雙舂共抵之獸。徐廣曰：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爲牲也。獲周餘珍，收龜于岐。徐廣曰：龜馴案漢書音義曰：除。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鬣馬身黃。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志曰：嘗黃，其何不下來。余吾渥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索隱曰：鬼神接靈囿。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黃似麟，背上有兩角也。

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囿爲。奇物譎詭，假僂窮變，欽。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索隱曰：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國墜之於舟中也。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惡乎。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白魚爲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懸乎。也。馴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未可封禪，爲進讓之道，皆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德。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讓，德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

費德倖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索隱曰：文。穎云：不獨一物初見也。胡廣云：符瑞衆多，應期相繼而至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爲名號。○索隱曰：案本或作望華蓋。蓋星名，在紫微大帝之上。今言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虞舉流別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考各前代之君，揆其榮而相比，況以爲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於義爲愜然。其文云：蓋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連文，致分有華蓋之證也。上。帝垂恩儲社將以薦成。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騶。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馴案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作絕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三神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缺王道之儀羣臣惡焉或謂且天爲質聞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味。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太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索隱曰：案幾音幾。亦各竝時而榮。

魏說以況榮，錢大昕曰：蓋讀之聲ノ如シ、文似則シテ合ト爲ス、號ニ合フハ、於符ニ合フハ、官ヲ如キナリ、小顏以テ、顯辭ト爲ス、近ニ似テ、在虞、禮記、樂、二作、云、云、原、原、何、今、近、云、云、

且天爲質聞錢大昕曰、漢書閣下示字アリ、下ニ屬シテ讀ム、

咸濟世而屈。

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

說者尙何稱於後。

徐廣曰若無封

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而云七十一君乎。索隱曰言古封禪之帝王是古封禪至於歷世之後入何所述。而榮貴盛有濟世之勤而屈者謂言抑屈總不封禪使說者尙何

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

稱述後代而云七十二君乎。曰文穎云越踰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款誠不爲苟進踰禮也。誠

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

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

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

事。徐廣曰錯音厝馴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視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猶兼正列其義校

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校一作被被猶拂也音廢也馴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

將襲舊六爲七。章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爲七也。據之無窮。徐廣曰據一作臚臚彼也。索隱曰廣雅

云七十二君乎注案世而云、禮記上文成濟世而屈ノ下二注ス、古上ニ自字ノリ、盛ヲ成ニ作リ、末句使說者尙何得述於後代也如上文云七十二君者也ニ作レ、云フ言自原本復倒ス、各本述ニ自字ヲ刪ス、今正ス、末句也字疑フ行ナリ、如ク故ニ感ス、今改ム、如ク故ニ感ス、故聖王弗替、即師古曰、替ハ替ナリ、封禪ノ事ナクニザリナリ。

釋義云爲七文穎曰、六爲七加ヘテ七ト爲ス

ナリ、即師古曰、替ハ替ナリ、封禪ノ事ナクニザリナリ。

甘露時雨云云、顏師古曰、兩露游沛トシテ、北澤以テ游沐スベキナリ。甘露時雨云云、顏師古曰、游沐ハ河澤トスルヲ指シテ、故ニ生トシテ、雨セザルナキナリ。

云、據張。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索隱曰胡廣云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索隱曰案謂用此封禪也。宜

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

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

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

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甘

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色陸反。○索隱曰案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

嘉穀六穗。我穡曷蕃。徐廣曰何所蕃邪。嘉嘉穀。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汎專濩之。徐廣曰古布字作專。○索隱曰胡廣云汎。普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徧布散無所不濩也。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

名山顯位。望君之來。章昭曰名山大山也。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索隱曰小顏云

其儀可嘉。札記述焉。  
蓋作、上下文、詩  
合、文、亦、二、賦

漢灼燿燿、札記述焉。  
他本、通、作、也、方  
正陽顯見、燿燿、方  
受命、符、昭、以、漢  
以、秦、應、漢、所  
依、類、記、寓、以、封、禪、禮  
依、類、記、寓、以、封、禪、禮、  
依、類、記、寓、以、封、禪、禮、

侯何也。適行也。言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索隱曰。案般般。文彩之貌。音班。胡廣曰。謂騶虞也。白質黑章。

其儀可嘉。眈眈睦睦。君子之能。徐廣曰。眈眈。吳和貌也。能一作態。顯案。漢書音義曰。吳和睦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茲

亦於舜。虞氏以興。索隱曰。文穎云。舜百獸率舞。則騶虞亦在其中也。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漢書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時。○索隱曰。詩人云。應龍濯濯。注云。濯濯。嬉遊也。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

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索隱曰。胡廣云。宛宛。屈伸也。

采色炫燿。燿炳燿。燿。徐廣曰。燿音。晃。燿音魂。正陽顯見。覺寤黎蒸。索隱曰。文穎云。正陽。顯明也。謂南面受朝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土德黃龍為之。應見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顯案。漢書音義曰。天之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

類記寓。諭以封禪。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封山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

六、燿燿、二、燿、則本  
是、託、字、也、他、不、記、  
天、必、燿、燿、漢、二、封、禪、  
命、之、而、物、類、之、詳、  
二、因、以、其、意、之、  
寓、而、之、之、之、  
在、假、典、之、師、古、曰、  
在、假、典、之、師、古、曰、

太史公曰。王鳴。王鳴。王鳴。  
曰。漢書。曰。漢書。曰。漢書。  
文。用。曰。文。用。曰。文。用。  
司馬。通。解。四。字。加。之。  
末。尾。余。采。其。語。云。云。云。  
大。約。史。記。一。費。後。  
世。人。二。附。益。之。云。云。  
其。多。之。言。余。其。其。云。云。  
云。仍。是。司。馬。之。云。云。  
取。之。以。司。馬。之。云。云。

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正義曰。嵩高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二里。封于太山。正義曰。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至梁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章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昏文。召天子。經言狩。文微若隱。公見弒。河陽之風。○索隱曰。李奇云。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而經不書諱之也。易本隱之以顯。章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入事。乃顯著也。○索隱曰。虞喜志林曰。春秋以入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接人事。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章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黎庶也。○索隱曰。張揖云。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黎庶者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章昭曰。小雅。人志

謝二此蓋成スヲ知フ  
易本陰之以顯、札記云  
之以漢晉以之ニ作ル、  
索隱ニ據レバ、則見ル  
所ノ史、モト漢書ト同  
ジ、今本誤例ス。  
小雅云註亦附曰小雅  
云八、札記云ヲ之ニ作  
ル、ハ、ハ、ハ、ハ、ハ、ハ、  
汪氏云。

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索隱曰張揖云己詩人自謂也己  
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故詩緯云小雅譏己得失及之於上也。所以  
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  
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  
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誕竊贊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子虛過吒上林非侈馴馬還邛百金  
獻後惜哉封禪遺文悼爾。

楊慎曰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諧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  
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  
揚子校獵得之。

王應麟曰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乃記自少及長其身行事而已  
今考之本傳未見其為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為美談恐  
未必然意者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敘歟。

王維楨曰傳中敘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喻巴蜀徵通西南夷詰問諫獵得宜春宮賦大  
人賦封禪書並見相如優於文才而短于行檢。

澆約言曰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諛然予觀太史公自序傳其父談曰天子接  
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為盛有事為榮蓋如此。

四五

四五〇

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禮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當  
其時謂可乘筆託附不磨由是草書將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  
使帝之必知於是屬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為計實夸心之所致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  
 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  
 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  
 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  
 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  
 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  
 王母已生厲王，恚，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  
 理厲王母。令呂



高祖十一年十月、札記  
志疑云、十月當二七月  
二作ルベシ。

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案  
曰案漢書作母家縣  
謂父祖代居真定也 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

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  
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

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

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

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

苑圍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

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案隱曰漢書作裏金  
椎椎之案信陵君使

朱亥袖四十斤鐵椎也令從者魏敬到之正義曰到古鼎  
反到謂刺到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

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

鐵敬到之注謂到、札記  
到頭二作ル

乘車漢書載車二作ル、  
謂曰、以テ兵器ヲ載ス  
ルナリ。

宗正廷逸、延尉臣賀、  
備盜賊中尉臣福、錢大  
昕曰、漢書公卿表、此  
三人、名ナシ、札記志  
疑云、延尉賀、何人ヲ

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  
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  
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  
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  
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  
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  
曰。大車駕馬曰。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括  
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  
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  
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延尉臣賀備  
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

如ヲズト雖モ、然レドモ公卿表、孝文三年ニ於テ、張延尉ヲ書スルノ誤ヲ證スベシ。

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  
罪之人、不得關內侯及二千石ト注ス、云フ作以九字當ニ一、句讀ヲ作スベシ、如敗之ニ近シ、及ビ索隱替其義ヲ失ス。

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繼入反狀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瓊曰官爲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諡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萌忌謀殺以

閉口索隱曰前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閉忌字音亦同○正義曰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

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慢証也實葬肥陵証地名在肥水之上

又伴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常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

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

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

爲命棄市罪、札記仲上亡字アリ云フ毛本亡他本並ニ脱ス、

秦文謂長汝極曰、秦  
即淮南亦相承ナリ。

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頴曰：吏請召治忌，忌而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樊九折，廢又有郵。嚴道有邛，來山有郵。故曰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從居。樂彥云：姜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

四五九

令復之、凡此分今令  
作水、今令今令  
二誤。

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乞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持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

四五九

遂考諸傳遂淮南王、  
札記遂字二作ル、云  
フ毛本遂、他本並ニ遂  
ニ歸。

子賜爲周侯、札記賜  
周三作ル、云フ各本賜  
書表、漢書表傳ニ據テ  
改ム、下同。志異說同  
シ。

不能相容注云云、類節  
古曰、禮說是ナリ。

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袁  
盡此言亦太過也。上卽令丞相

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

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

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

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

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  
尺布斗粟猶

尙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瓚曰。一尺布尙可縫而共  
衣。一斗粟尙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

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置  
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

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

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  
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

四六〇

王爲厲王。正義曰諡法云。  
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

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  
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

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

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

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

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

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  
據其父名遂高祖功臣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

侯侯案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

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

王濟北所以襲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淮南數使使相  
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  
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

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  
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帝以安

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  
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

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  
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香昌號曰八公也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

謀反滋甚札肥云謀反滋之謂下其反謀益甚ト云フ、置意相同シ。  
有女陵札肥書二作ルニテ、蓋劉毛本同シ、各本詳二誤。  
中謂長安法徐廣曰長安之名也札肥云、崇陰引之探察二作ル、此采字疑フ誤ナリ。  
王皇太后札肥云、王字疑フ衍ナリ、漢書ナシ。

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

變諸侯竝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  
奇材諸辯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詔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

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調  
長安徐廣曰、謂伺候采察之名也、晉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遣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鄒展曰、謂捕也、孟康曰、謂音偵、西方人以反閉為偵、劉氏及包攬。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兀

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  
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

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  
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

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

聞郎中靈被巧。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

京師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

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

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靈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赴河南也。

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

卽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卽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王使

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

淮南中舍免。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長子。斥免。被巧。免。大。ル。ナ。リ。

中尉宏姓殷。札記云。是殷容。是云。公。解。現。

廢格明。而。案。市。注。而。被。ノ。被。字。和。ナ。リ。札。記。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卽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卽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靈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靈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廢擊匈奴。而被。靈。過。應。棄。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故。闕。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

道從長安來注。札記如涉。上。索隱道長安來。句。又云。承。二。作。雜志云。道即從。作。漢書道長安來。二。作。史。二。道。二。作。一。從。二。作。後。人。誤。之。合。合。云。日。夜。與。伍。被。左。吳。等。云。札。記。志。長。漢。書。伍。被。注。索。隱。道。下。古。字。了。

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竝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

四六七

秦絕先王之遺。札記。秦人之遺。二。作。云。云。中。統。王。毛。本。恐。人。二。作。也。本。先。王。二。作。也。

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

還爲辭、札記釋云、  
爲、即、爲、也、  
實、則、爲、字、ナシ、  
スル、也、本、一、爲、ニ、作、  
リ、一、爲、ニ、作、ル、後、人、  
兩、存、シ、テ、而、テ、誤、并、ス、  
ル、ノ、ミ。

今、男子、若、振、女、振、ハ、  
假、ト、通、ス、假、ハ、振、ナリ。

正、王、不、來、注、正、義、闕、文、  
札、記、釋、石、云、此、及、ビ、  
後、武、闕、ノ、正、義、皆、闕、文、  
ニ、字、アリ、後、後、人、ノ、記、  
ス、ル、所、ナリ。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  
來、札、記、志、疑、云、漢、書、

止、王、不、來、注、正、義、闕、文、  
ノ、不、來、ニ、因、リ、テ、誤、ル。

內、傳、消、消、札、記、志、疑、云、  
消、消、ニ、釋、ニ、作、ル、ベシ。

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闕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豈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州萬家。其上人有至。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

四六八

四六九

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路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



有萬倍於吳楚之時、札曰吳楚之衆、志疑、說、作合、各本於吳楚、毛本於字、

王氣怨結、札曰、魏志云、三字衍、起、

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碣之閒。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

四七

四七

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卽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

乃深購、札曰云、毛本、亦稱之於弘、按二漢、

廣長榆。即謂古曰。及  
榆。朔方。在。即  
有。所。云。榆。路。遠。矣。是  
ナリ。政。之。檢。中。  
口。

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  
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  
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  
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  
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  
曰廣  
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  
王恢所謂樹榆為塞。  
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  
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  
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  
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

四七二

四七三

男子之所死者云。被  
徵曰。男子ノ死ス。  
所ノ者一言ハ。此レ在  
被已ノ爲ニ死スル。此レ在  
發ス。反ス。吳何知反  
ハ。吳。反ス。所以ヲ

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  
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  
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  
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  
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  
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  
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  
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  
噴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  
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案  
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瓚  
曰。或有一言之  
交。以死報之矣。  
且吳何知反。  
瓚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  
○案隱曰案知猶解也。  
漢將一日過成臯。

知アズ、故ニ漢將ヲシテ成阜ヲ通ケルヲ得シム。ト明クシテ先要成阜之口注正義漢水經大所曰蓋汜水關也。

者四十餘人。

如淳曰言吳不塞成阜口而令漢將得出之。

今我令樓緩先要成阜之口。

漢書

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章昭曰淮南臣名○正義曰成阜故在河南淝水縣東南二里

周被下潁川兵。

寒轅轅伊闕之道。

正義曰轅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

陳定發南陽兵。

守武關。

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關文

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

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阜之口

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

正義曰即成阜關也

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

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

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

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

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

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

適戍之衆鏃鑿棘矜也。

徐廣曰大錐謂之剗音五哀反或是鏃乎○索隱曰劉氏鏃音吾裏反鏃音自各反又鏃音機鏃音靡公

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

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

父不寧

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焦。

索隱曰茲消反

民皆引領而望

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

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

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

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

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

辯乎特正不終

有耐罪以上注歷劾曰、  
札記耐字耐二作ル、云  
フ名本耐ヲ耐ニ誤ス、  
耐下蘇林ヲ杜林ニ作ル、  
云フ杜ケ蘇ニ誤ス、並  
ニ漢書高紀注ニ依テ改

即欲遣曹札記耐疑云、  
耐字耐二書下ニ在ルベ  
シ、誤倒ナリ、一本曹  
下以速二字アリ、亦非  
本發一本ナ引キ、速書  
下以速二字アリ、按ニ  
漢書亦即欲遣曹ナ句ト爲  
シ、速書後太子帝臣ニ  
作ル

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  
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  
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

應劭曰。輕罪不至於免。完其耐鬻。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蘇林以爲法。

度之字。皆從守。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爲司寇。耐爲鬼薪。赦令除其罪。產

白餐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爲耐。二歲刑已上爲耐。耐能任其罪。

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

僞作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

晉灼曰。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

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

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

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

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官。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

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蔡邕

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索隱曰。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

蘇林

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

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曰。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

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其人欲

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

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

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

漢書音義曰。卒衣也。

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

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

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

徐廣曰。在江夏。颶案蘇林曰。下雒縣名。○索隱曰。雒音全。爾反。縣名在江

南。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

正義曰。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

彊弩臨江而守。以禁

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下雒之城注。宋隱全爾反。札記全。徐二作ル。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母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

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

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

曰即位凡四十二年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

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之畫反謀被罪

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徐廣曰又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

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

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

注首爲之畫反謀。札記之。王三作。云。游。說。本。王。之。三。作。中。社。漢。劉。游。毛。本。謀。許。二。作。也。  
爲九江郡注徐廣云。札記。拾遺云。陳縣。淮南。國。都。許。六。安。二。其。地。有。之。三。得。六。安。又。恐。三。據。之。六。安。國。乃。衡。山。之。故。地。也。此。注。衡。山。王。傳。未。在。在。本。之。按。三。作。二。拾。遺。此。注。不。誤。亦。誤。三。入。亦。誤。三。入。亦。誤。

日夜從容王錢大所曰。從容。漢。書。與。三。作。也。與。讀。テ。勇。曰。フ。從。與。ハ。乘。動。テ。開。フ。ナリ。與。容。聲。相。近。シ。

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

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

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

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

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爲置之衡

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

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換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

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

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

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伏後案與奴姪

又與容姁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待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

日夜從容勸之鈔大昕曰從容優游將裝ニ作ル、師古將ヲ讀メト爲ス、將裝亦從與ノ聲ナリ、從當ニ子容切ニ讀ム、宋陸放民之法、札記卷氏三作

王曰孝與王御者姁無采與奴姁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衛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輶車鐵矢徐廣曰輶車戰車也香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枚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衛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衛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白冠。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

史無姦邪盜賊不起。札記志疑云。後漢書郭丹

傳法、引テ蓋邪ノ下、  
膠路、引ク句アリ、按ス  
ルニ、章、引ク所ノ如キ  
ハ、即、句、當ニ、蓋、不、起  
ノ、下、ニ、在、ル、ベシ、但、後  
蓋、不、起、ノ、句、ヲ、節、去、ス、ル

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  
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  
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  
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  
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  
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索隱曰庫下也音婢王以為庫車不  
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  
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索隱曰柵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  
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  
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

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皇覽曰叔敖家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陵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  
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

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  
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

為相  
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  
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  
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

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  
籍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當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

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皇覽曰子產家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家是

子產者云云方苞曰  
子產之非左傳之具  
故三略其成功之舉

市不豫賈方苞曰  
賈音價謂臨時  
評其貴賤之舉

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鄰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

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

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言能聽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伏矯制之罪、預節古曰、矯ハ旺ナリ、制謂ヲ奉ズルニ罷シテ而ラ之ヲ行フ。

監學黃老之言云、方意曰、監黃老、言ヲ學ビ、帝及ビ諸臣、好ア亦ヲ興シ、民ヲ病スト相反ス。

治務在無爲而已、方意曰、治務ニ近シ、然レドモ前ノ郡守ノ治、後ハ九卿ノ治ナリ、其體各異ナリ、故ニ之ヲ分言ス、且張衡文深小苛、武帝文法、分別スト反對、而折節云云、亦公孫弘詐、懷智ヲ飾對ス、阿諛者ヲ取ルト反引大體ニ作、從フ此爲ナリ、志趣似同シ。

吾欲云、張衡古曰、云云、如此如此ト書フ如ナリ、史其辭ヲ略スル。

無以除人法崇隱也、下、札記、此作、論謂、越過人也、二句アリ。

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畱內、遷爲

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爲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爲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

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

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

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

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爲孝王將、築杭直

伏後案○索隱曰、傅音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曰、漢書見名棄疾、亦以

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

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

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

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戇、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

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

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

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曰、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

助爲請告。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

以踰人。索隱曰、踰音庚、案漢書作癘、癘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



以大將軍有排谷云云、  
顏師古曰、能ク食ナ降  
シテ以テ士ヲ服ス、最  
モ重シト爲スナ言フナ  
リ。

黠心不能無少望、顏  
師古曰、福ハ陞ナリ、  
望ハ學ナリ。

黠之者也日益甚、顏  
師古曰、其願何ナリ。

將軍有捐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黠數請問國家朝廷所  
疑，遇黠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黠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  
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黠  
之言益不用。始黠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  
益貴，與黠同位，黠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  
御史大夫。故黠時丞相史皆與黠同列，或尊用過之，黠褊心不  
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默然有閒，黠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黠之言也，日益甚。居  
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贖  
馬。索隱曰：贖音時夜反。贖除也。鄒氏音贖。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黠曰：「長

四九八

四九九

安令無罪，獨斬黠，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  
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  
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黠請問見高  
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  
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  
爲奴婢，以賜從軍死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  
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  
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  
闕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闕，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瓌曰：無符傳出入爲闕。陛下  
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

臣亦有狗房云云、漢書  
其文又更、曰、臣嘗  
有狗房之心、師古曰、  
思報效、非非才、  
不能勝、曰、若、  
此太史公之謂同也。

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

五〇〇

黯居郡如故云云、方苞  
曰、黯東海人也、九  
淮陽三居此、亦不填  
其文、其性情與象  
成書、略、其性情與  
象、此、送、二千石  
下、風、聞、而、此  
起、ス、カ、ラ、シ、ム、必、此  
ノ、如、ク、乃、黯、ノ、人、ト、爲  
ト、相、稱、フ、又、曰、此  
寛、武、帝、社、稷、ノ、臣、ア、リ、  
寛、知、約、見、シ、而、テ、終、ニ  
用、ル、能、ハ、ザ、ル、ナ、ラ、ム、ナ  
リ、隱、首、稱、ス、黯、以、致  
直、陳、不、得、久、留、内、則  
昔、ト、進、ム、ル、多、シ、右、内  
史、ト、爲、リ、東、海、淮、陽、三  
守、ト、爲、リ、九、卿、二、列、ス、レ  
バ、此、迹、業、ヲ、而、テ、傳、レ、  
見、ル、者、此、ニ、止、ル、  
經、註、釋、ノ、計、ニ、關、ス、ル、ニ

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  
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索隱曰：案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

五〇一





二漢書人ナ入ニ作ル、  
下句ニ屬ス、注索隱報  
書四也、札記云、推說  
文能ニ作ル、獨ノ義ナ  
シ、疑フ誤ル。

即獄反辜被音姑角謂當時作大慶任賓客獄人取府直也或者賈物以應官取府故下云多  
逋負也辜較字亦作酷推者獨也言國家獨推酷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  
云辜較也

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  
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  
相長史也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

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

益落索隱曰落落  
落猶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

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

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邳一作邳○索隱  
曰邳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

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

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

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橋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與狄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  
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槍旂

楊慎曰按野客叢書云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  
去後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  
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爲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  
盡去後復爲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  
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  
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惡之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  
之言告之者

黃震曰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渾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拳顯出入禁  
闕補過拾遺切直忠藎淡庭第一帝稍聽之何至下輪臺之詔耶○鄭莊委曲禮下雖  
少饒諒之風然內行修潔沒無餘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爲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宜明舊藝成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直敘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者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

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

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閱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

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

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

儒林列傳注姚承、杜記、錢鑿石云、承前卷多、丞二作也。

太史公曰云云、方苞曰、書廢書之歎、儒術是日、孔子六經、不廢、正、道、明、力、之、困、德、伊、爾、之、弟、子、其、道、守、禮、七、不、廢、國、二、孟、子、荀、子、秦、稱、夫、子、樂、二、適、之、而、齊、魯、諸、師、論、絕、之、漢、興、之、七十、餘、年、天子、公、卿、士、中、儒、術、衰、而、諸、老、師、尚、遺、學、守、書、曲、以、世、二、阿、之、故、二、武、帝、一、之、二、儒、之、遺、經、並、出、凡、此、皆



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綰韓信。賈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中公名音扶尤。反。○索隱曰。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魯帝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

於趙自董仲舒。錢大昕曰。仲舒。漢川人。而趙之趙。乃地。廣川。故相。當川人。而齊人。云。魯。會。臣。會。稽。人。而。齊。士。上。云。亦。此。類。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云。王。陽。曰。二。其。封。兩。平。準。毋。害。何。奴。大。宛。等。傳。二。於。之。直。遂。陸。斯。ナ。シ。儒。林。傳。二。至。レ。レ。期。力。メ。テ。武。帝。ノ。能。ヲ。歸。テ。孫。弘。本。傳。及。之。他。傳。之。弘。本。傳。二。至。レ。レ。期。林。傳。則。言。フ。紛。相。ト。為。リ。始。テ。黃。老。別。名。百。家。ノ。言。ヲ。細。ケ。而。名。儒。者。白。衣。三。公。ト。為。リ。而。テ。天下。學。士。靡。然。風。二。節。ノ。且。又。詳。二。弘。博。士。弟。子。等。ト。曰。可。ク。載。セ。テ。之。ヲ。結。ビ。此。ヨリ。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文。學。ノ。士。多。シ。ト。曰。フ。其。功。ヲ。

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毋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細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



治禮次治學故。札記云、中統海本大ヲ以ニ作ル、按ニ漢書以治學治禮次之、顏師古曰、治禮次之、漢書本文學アリ、禮義ニ習フ者ヲ以テ之ヲ爲ス、又則禮ノ人ヲ選擢スル所以ナリ、  
 禮選擢其秩比二百石云、云一、禮二、通三、禮云、太常高秩比二百石者、史三補スル、大行モ亦得、先引用多者若不足云、云、方苞曰、禮多者ナリ、一、禮二、通三、以上、家故、秩二補ス、故ニ先引用多者ヲ用ヒ、足ラザレバ、乃家故ヲ取ラザレ、上ニ通一ニ、是則是官アリ、而云、私附テ博士弟子ヲ以テ其秩二補スルナリ、此獨リ家故ト稱スル者ナリ、文原家故ト稱スル者ハ、新學故ト稱スル者ナリ、師多者ハ、高

第秩比二百石者ナリ、中二千石屬ハ、即左右內史大行史ナリ、郡國ハ、即太守卒史ナリ、先引用多者ナリ、中二千石屬ニ補シ、足ラザレバ、乃一、禮二、通三、而テ家故ト稱スルナリ、  
 爵者功令、顏師古曰、新二此條ヲ立テ、禮ヲ以テ功令ニ著ス、功令ハ、今、選舉令ノ若シ、  
 晉祿申公、顏師古曰、晉祿ハ、相俸ヲ作スナリ、相俸曰、腐刑以故無俸、札記云、合本經ナシ、漢書ト合按ニ顏師古曰、無俸ハ、口其指テ故テ、而テ解説ノ四チ、爲ザル也、不至多言、札記至チ在二作ル、云、中統主柯授至ニ授、  
 太皇太后、歲大新曰、當ニ太皇太后ト云フハ、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  
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曰：括地志云：神宮在齊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璧雍。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  
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  
 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  
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  
 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  
徐廣曰：魯厲刑。  
 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徐廣曰：魯恭王也。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索隱曰：謂申公不傳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

受詩申公，縮爲御史大夫。縮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  
徐廣曰：馬車。  
 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寶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傅生、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爲博士。臨淮太守。  
 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  
索隱曰：繆音亡救反。





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

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曰。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

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

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

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

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菽為養。案有廩。養卒廩。單馬養造食也。

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

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

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

為弟子都養。顏師古曰。都。凡養之。養。入。張。飲。給。之。主。也。者。不。故。二。附。學。一。完。於。供。スルナリ。

掌故朝錯。札記云。蓋。劉游本庭師。作。也。

兒寬位至御史大夫注云  
符札祀元封二作ル云  
フ漸別名臣後ト合ス、  
各本元符ニ觀ル。

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  
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  
家。方苞曰。古文。科  
斗文ナリ。時ニ科斗書  
入ルバ久シ。人誰  
ル能ハズ。安國伏生傳  
フル文中。字畫ヲ用  
テ比較シ。之ヲ讀ミ、  
復ニ十五篇ヲ得。往時  
書ヲ書者。惟伏生而  
安國復自家ニ名  
ヲ所謂其家ナリ。  
漢時經ヲ傳ル者。各一  
家ノ取ヲ守ル。故ニ曰  
百易者。本於相何之家  
多於是矣。注索隱。漢推  
隱曰。河圖經ヲ當ニ何  
圖ニ作ルベシ。

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歟爾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讀。古家雜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竝爲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三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也。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

五二〇

公戶滿。錢大昕曰。  
公羊傳。公扈子。リ。  
公戶。即公扈也。

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案鄒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曰。單音普單。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山陽也。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曰。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劬。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翟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翟。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馯臂傳無人周子家。暨暨傳淳子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塞。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

弟子傳以久次云云、  
師古曰、新學者、但其  
舊弟子、二就、葉、ナ見  
ク、必親シク件件ヲ見  
ル、ナ言フナリ。

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

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

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

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爲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爲災異記章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

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徐廣曰。舒一

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

五十二

弘疾之乃嘗上云云、王  
鳴盛曰、公孫弘流對ナ  
疾メバ、則從シ、右内  
史ト爲ヌナ精ヒ、董仲  
舒ナ疾メバ、則膠西王  
ニ相タラシメント嗜  
フ、五宗世家言フ、膠  
西子王綰、人ト成リ賊  
戻、殺ス所ノ二石並  
シムルナ時、弘ノ相タラ  
スナ疾スルナリ、之殺  
ノ相國卿ヲ陷ルト正  
ニ同ク、其後膠西王  
ニ惡ク仲舒ヲ待ツ、趙  
主書徒勞ト爲ヌ矣。趙  
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  
云云、力言曰、諸老能  
ク經ナ傳フ、唯  
董子ト則其義ナ明カニ  
ス、故ニ表シテ而ナ之  
ヲ出ス。

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

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

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

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



爾ハ沈浮シテ而テ舉テ  
ザルヲ明クアリ。○  
破風而凶國云々、則爾  
古曰、盜刑ヲ去テ而テ  
簡易ニ從、巧偽ヲ抑  
ヘテ而テ我厚ヲ務ムル  
ナリ。

遂食侯封之家、札記志  
歷云、禽、禽ニ災ニ作  
ルハ、批、漢書、漢書  
ナリ。○ 漢書曰、除除  
ナリ。

野毳卒入廁、札記云、  
毛本卒下來字アリ。

乃拜都公濟南太守、錢  
大所曰漢書二條、  
都濟南太守リ中尉ニ在  
リ而テ郡守名ニ太守  
ト更ム、乃景帝中二年  
ニ在リ、則其時太守ト  
稱スルヲ得ルナリ、  
太字衍ナリ、按ニ漢書  
濟南守ニ作ル。

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漢書音義曰觚方○  
索隱曰應劭云觚八

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索隱曰應劭云削觚爲環也晉灼云  
凋弊也斲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也爲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斲雕而爲朴。

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  
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

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

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正義曰括  
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爲

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

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生  
趙王彭祖也野毳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

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

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毳亦去太后聞之

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閻氏。漢書音義曰閻音明小兒痴病也○  
索隱曰荀悅書音閻鄭氏劉氏音並

同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

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臠  
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

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

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

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

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

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偶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寧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穰一作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

操下如束溼薪，穰，南陽郡名。日操，操持也。東溼，北也。操，音七刀反。

ナリ、物ヲ操セバ則東シ島シ。

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索隱曰：數，音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貰音食夜反，賈除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

詐刻傳出關，孤節古曰：傳，關也。出，所以ノ符ナリ。方，區曰：詐，符案ヲ刻スルナリ。

其使民、札記云、御役四百七十引、使、御役二作。

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

徐廣曰

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

由以宗家任爲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

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尙循謹甚。

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

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

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忤。漢書音義曰堅枝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賦。○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蔀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賦也謂下之也馮音凭。

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

與汲黯俱爲忤云云注案隱云云錢大昕曰予謂司馬安對姊婦之子以對同時在官。由對之輩。而安對之輩。或一時安對。俱不出。已得安對。二語依均。然亦與

之所謂忤。當二與汲黯俱以之。當二爲忤。二下句二屬。班史與俱。兩字。配去。注家因謂。配去。二人皆出。之。政。與二均。之。之。失。作。人。少。如。王。即。亦。按。忤。云。

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勝屠卽中屠也。

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豫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部國后稷所封漢涇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京都府史。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曰禹持文法深刻。

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

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末爲陵。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

趙禹與共定諸律令云云方也日軍政用節由前之更治臨二通...  
趙禹與共定諸律令云云方也日軍政用節由前之更治臨二通...  
趙禹與共定諸律令云云方也日軍政用節由前之更治臨二通...

盜肉其父怒答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劫鼠掠治傳爰書訊  
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  
報行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雖有爰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  
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武昭曰爲之先後及出爲侯大與  
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  
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  
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  
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  
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

與趙禹共定諸律令云云方也日軍政用節由前之更治臨二通...  
與趙禹共定諸律令云云方也日軍政用節由前之更治臨二通...  
與趙禹共定諸律令云云方也日軍政用節由前之更治臨二通...

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守職之吏已而  
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  
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  
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  
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始爲小吏乾  
沒徐廣曰隨勞沈浮也顯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沒也  
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  
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  
獄欲傳古義索隱曰傳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  
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也○索隱曰使之平疑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



趙禹共定諸律令云云、方苞曰、聖成則律由之、前、聖、治、禮、通、之、也、禹、之、功、也、

治方中、趙師古曰、蘇非非、古、地、方、曰、今、荆、楚、之、俗、土、功、

與趙禹共定諸律令云云、方苞曰、聖成則律由之、前、聖、治、禮、通、之、也、禹、之、功、也、

盜肉。其父怒，答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鞠，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鞠，一吏為證狀論其要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曰罪。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章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位掾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

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也。已而於守職之吏。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章昭曰：始為小吏，乾制御人。沒。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關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關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姓魚也。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索隱曰：傅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也。○索隱曰：使之平疑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

上ノ意ヲ承ケ、繼辭ナ  
善ハシ、其法ヲ決シ、  
因テ其事ヲ廷尉律令中  
ニ載セ、後ニ疑事アル  
比例察度ヲ得シム、主  
ノ明ヲ揚グル所以ナ  
リ。

即當釋開札記雜志云、  
周ハ當ニ漢ニ依テ明  
ニ作リ、下ニ屬スベシ。

即下戸羸弱云云、煩師  
古曰、此下戸羸弱ニシ  
テ、湯佐助セント欲ス  
レバ、文ヲ具シテ之ヲ奏  
ス、律令ノ文合ニ此  
罪ニ致スベシトモ、  
上ノ親察ニ應カズ、  
北人ノ爲ニ恩有テ希フ

ナリ、是ニ於テ上湯ノ  
言ヲ得テ、往往其人ノ  
罪ヲ釋スナリ、宋公榮  
セザルノ前、口致メ之  
ヲ言フニ非ズ。

音續今注正義每錢一  
算出一等、札記云、出  
字疑フ當ニ一算上ニ在  
ルベシ、而テ一等二字  
ヲ行ス、然レドモ不準  
書ト合ハズ、當ニ一算  
アルベシ。

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韋昭曰、在板裂。〇正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言、上所是著之爲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  
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明監也。  
正監掾史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奏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實湯、應對附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爲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惑、  
味不從。蘇林曰、主坐不用、  
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非用愚抵於此。諸接語、故至於此。  
罪常釋聞。徐廣曰、詔答問也、如今制曰、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

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戸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

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緡、音緡、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鈔、築、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

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

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爲丞相。

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閒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

使者臣不自安。札記云。黃野著。二作。

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有過。湯乃敗。此所以事。多端。非。乃。月。關。爲。ス。ニ。非。ザレハ。則。敗。没。シ。テ。紀。ナシ。

使人上奏。到奉世日。使。變。ハ。姓名。ナク。シ。テ。變。テ。上。ル。者。ノ。如。キ。ナ。ハ。各。文。姦。事。下。湯。札。記。下。ノ。上。等。子。ヲ。重。テ。云。フ。

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和交。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

蔡中統游毛本吳按元叔  
並一事字アリ、按二漢  
書亦アリ。

弟妻事官、祖師古曰、  
尊入擇一、米ヲ探ア  
ヲ主ルヲ以テ選官ト曰  
フ、亦官表ニ見ユ、  
時ニ或ハ儲君皆稱ルヲ  
以テ、故ニ權ニ此輩ニ  
寄在シ之ヲ察ケ、本獄  
所ニ非サナリ。

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  
方苞曰。句法先入湯為  
御史大夫七歲取下同

固心愛。礼肥云。舊刻  
心。怨。二作ル。

嘗欲死之。礼記嘗ヲ常  
二作。云。フ中統游毛  
本常。他本皆二讀ス。

張晏曰。見知故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曹州為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句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為楚士。深怨。嘗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誦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

湯左田侯等類古曰之ヲ左ト謂フ者、即人正身ヲ除ク外、又其左右者ヲ取テ考問スルヲ言フ。

使八輩漢書曰、類古曰、文海ノ次第ヲ以テ一ニ之ヲ實ムルナリ。

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謂左也。○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爲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滅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

趙禹中廢云云。方苞曰。禹。湯同。起。而。死。孫。後。二。在。り。故。二。寒。連。シ。テ。以。テ。言。ス。

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敷炒反。縱有姊姁。索隱曰。李奇音。吁。孟康音。剛。以醫幸王太后。王

湯左田侯等。與師古曰。之。左。田。謂。左。田。侯。即。人。正。身。除。外。又。其。左。右。者。取。考。問。スル。チ。言。フ。

使八輩演實湯。與師古曰。文。演。次。第。以。テ。一。之。實。ムル。ナリ。

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謂。左。也。○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調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

趙禹中廢云云。方苞曰。禹。弟。ト。同。ク。起リ。而。テ。死。湯。後。ニ。在リ。故。ニ。奉。送。シ。テ。以。テ。責。ス。

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飲泉前事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刺也。二云。剽。劫人。音。敷。妙。反。縱有姊姁。案隱曰。李奇音。吁。孟康音。謂。以醫幸王太后。王

上蔡郡中令、札記雜志云、郡本衍、素隱本ナシ。  
少蘊藉、顏師古曰、合

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懼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

述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曰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

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客王女凌姦及受財物國除。寧

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

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聞也。號曰寧見乳虎無

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方苞曰史ハナリ

註及六條、取  
田入スル者皆長、長  
注釋也、按漢書關  
吏隸郡國入關者  
注李奇曰肆也二作  
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  
太守云云、方苞曰、縱南  
陽太守、或成奔亡  
シテ其縣、故此  
ニ被列ス。

捕鞠、札記云、毛本鞠  
ナ物ニ作ル。

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索隱曰案謂家狎之人于豫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

補授爲可使者、札記罷志云、索隱本求爲可使四字ヲ出ス、今本加二作、疑フ後人淡書ニ依テ改ム。

後一歲張湯亦死、方苞曰、湯ノ誅ケラルル程ノ後ニ在リ、天下事皆誅死ノ由ヲ連書スルヲ以テ、其年ヲ書スルニ

取アラズ、故ニ是ニ至リ始テ年歲ヲ補記スルニ二ニ作ルベシ。

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曰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嗾之至冬徐廣曰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索隱曰謂求楊可之使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淡書音義曰武帝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罪索隱曰格音聞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徐廣曰惟殺人而已而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椎埋爲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已而

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即上條罪百罪非法卽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





此文衍誤アラシク、疑フ

舞文巧態云云、類傳古  
曰此非巧詐也、  
而天下戸ノ狡猾者ヲ治  
シ、用テ大豪ノ家ヲ  
動ス、然ル所以ノ者ハ、  
大豪中權要アリテ、治  
スベカラザルヲ爲メ、故  
ニ、實谷曰、然、火ヲ  
以テ、黨道スルヲ言フ、  
今人狐鼠ノ穴ニ於テ、  
亦嘗テ之ヲ火攻ス、温  
舒即勇アルヲ家ヲ食ス  
ル能ハス、故ニ月ヲ  
巧態シ、而テ大豪ヲ  
通シ、之ヲシテ、  
フシムルナリ。

戸亡去腐罪、札記云、  
漢書戸ヲ妻ニ作ル、疑  
フ史誤也、然ルニ徐計  
民據本、已ニ戸ニ作ル、  
自温舒等以惡爲治、札  
記惡法ニ至ル、乃漢  
書漢書傳尾ノ語、後人  
妄ニ取テ史ニ入ル、結  
衣ヲ使テ盜ヲ治ムル亦  
天漢元年ニ在リ、沈命  
法ハ更ニ後ニ在リ、史  
文ニ非ル明ナリ。  
其治、札記云、吳校元  
板此二字ナシ、按ズル  
ニ、上欲爲治者ト云フ、  
則此二字棄ト爲ス、漢  
書ノ。  
小羣盜以百數、札記雜  
志云、盜字後人ノ加  
ル所ナリ、漢書ナシ。

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戸之猾。以熇大豪。熇音熇。○索隱曰。案熇猶熇熇之謂下戸之中有奸猾之人。今案之以熇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廿年。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入。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

五四九

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温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

普通飲食坐連防郡。王  
鴻慶曰。漢書通行飲食  
坐相連。二作。彼尹爲  
長安中。輕兩少年。送子數  
百人。符劾以爲。通行  
飲食。坐連。文元。得。二  
。及。通。行。飲。食。坐  
。及。者。ト。アリ。通。飲。食。ノ  
。義。此。ノ。如。シ。後。漢。黃。陳  
。竇。俱。、。子。忠。上。疏。曰。  
。注。通。行。飲。食。、。於。今。世。云  
。過。致。、。實。給。、。取。何。罪。也。  
。其。小。吏。、。札。配。其。下。後。字  
。アリ。云。フ。淺。本。後。字  
。脱。。

減宣者云云、方苞曰、  
減宣前二出ル早ク、而  
ナ。後移ニ聚ル、其死  
後、レバ、ナリ、顧師古  
曰、減宣減省ノ減、

王溫舒免中尉、漢書爲  
中尉二作、爲有先曰、  
溫舒未、者、免、七、  
爲字二作、是ナリ。

案邊失亡、顧師古曰、  
邊入、テ、寇、ナ、爲、二、因  
、而、人、雷、兵、會、屬  
、ト、尖、フ、ナ、翻、フ、ナ、

猶弗能禁也。乃使左指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  
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  
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  
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  
香義曰沈滅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日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  
度云沈匿不發覺之法韋昭云沈沒也  
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  
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濫多上下相爲  
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爲虛  
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  
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厩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官事辦  
官有大厩各五丞一尉也

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假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  
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  
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  
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  
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  
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  
令格殺信正義曰郡令今岐州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  
岐縣北時屬右扶風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通鑑曰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  
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





武帝ノ陰陽ヲ知ルナ  
 名英ニシテ而テ賢  
 惡ナル者事ノ陰陽  
 内多欲ニシテ而テ  
 外仁弱チ施ス者武帝  
 ノ陰陽ナリ武皇帝  
 興シ獄ヲ開キ財賦ク  
 森生ズ刑威ヲ假テ  
 以テ之ヲ劫サント欲  
 ス而テ陽ニ儒術ヲ慕  
 フ湯因テ博士弟子ヲ  
 請ヒ尙書春秋ヲ用ヒ  
 疑法ヲ奪ス所謂知陰  
 陽者知ル所ナリ惟陰  
 陽ヲ知ル故ニ人主與  
 ニ俱ニ上下シ以テ其  
 辯ヲ逆テ其當否ヲ辨  
 スル所上所受而決法  
 者ナリ國家賴其便者  
 ハ之ヲ私ニ便ニシ而  
 テ民ノ害ヲ顯ミザルナ  
 リ  
 諸賢推漢、札肥減ヲ成  
 ニ作ルニ云フ察經本成  
 各本減ニ作ル、魏志云  
 推成ハ推成ノ誤ナリ  
 推即推擊ノ推、故ニ直  
 道反ナリ  
 注諸賢、札肥上音直道  
 反、下音減一作成、是  
 也、謂推擊之以成獄也  
 二作、云フ推擊ハ推  
 擊ノ誤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終

五五七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閒斯蓋竝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  
 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王鑿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  
 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  
 大宛張騫多自爲傳矣

董份曰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欲立傳而以騫不足立也政於此發端見  
 之而下彼騫事此太史公妙處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曰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  
 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困亡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  
 爲結局

大宛之跡

又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勝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  
 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

大宛列傳索隱曰司馬公  
 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  
 也董份曰此漢書  
 大宛傳之跡云云方苞曰  
 漢大宛傳之跡云云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閩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水草。故時羈屬。

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二千里。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珍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

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

大月氏在正朔日地理志  
傳云。大宛西國傳云  
各本秦。秦二國。外  
字。附入。

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五六二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羅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王著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

安息在正朔日地理志  
札記云。漢書地理志  
文。少。後漢書西域傳  
二見。云。按。西。二  
百里。云。按。西。二  
漢書西域傳。安息王治  
香城。去長安萬一千  
六百里。後漢書。安  
國居祁連山。去洛陽二  
萬五千里。文並二合  
。云。西。漢。漢。札  
記。自。此。市。二。作。二  
云。此。市。二。作。二  
二。後。補。了。

史記評林卷一百二十三



藍市城。札記云。毛本  
市。氏。作。少。後漢書  
市。氏。作。少。後漢書  
市。氏。作。少。後漢書  
市。氏。作。少。後漢書  
市。氏。作。少。後漢書  
市。氏。作。少。後漢書  
市。氏。作。少。後漢書  
市。氏。作。少。後漢書  
市。氏。作。少。後漢書  
市。氏。作。少。後漢書

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賣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徐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瑠璃。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瑠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恆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恆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粟。麥。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初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躡。踰間二尺餘。彼者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

罪悅祇國。其國靈慈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慈鳥名。耆闍也。臨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製袈裟衣是也。一本作國。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為杖布。土蘆布。 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水河也。 以審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曰徑。疾也。或曰徑。直。 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願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

法以指畫名。札記名  
石二作。云。石。石名  
二。云。石。石名  
二。云。石。石名  
二。云。石。石名  
二。云。石。石名  
二。云。石。石名  
二。云。石。石名  
二。云。石。石名  
二。云。石。石名  
二。云。石。石名

史記評林卷一百二十三

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九。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審

言爲然。乃令審因蜀犍爲。正義曰。犍其連反。犍爲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竝

出。出驍。出冉。出徙。徐廣曰。屬漢嘉。○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曰。茂州向州等。冉驍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邛。出

正義曰。契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邛州。契。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笮縣屬越嶲。音昨。案南越破後。殺笮侯。作笮都。爲沈黎郡。又有定笮縣。○正義曰。兵。今成州及武等州也。笮。白菟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

方閉。嵩昆明。正義曰。嵩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

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

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漢越。越嶲則通。越細分而有。有滇等名也。

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

閉氏在正義自稱羌  
札記稱之稱之作也。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  
○正義曰。城當二城字  
ノ誤ト爲ス。シ、漢書  
破匈奴邊殺數萬人ニ  
作ル、史殺字ナクス。

之及張審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審以校尉從大將軍

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審爲博望侯。索隱曰。案張審封號耳。非地名。小顏

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審武帝登博望苑亦取新義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審爲

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

而審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

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

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

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審。大夏之屬。審既失侯。因言曰。臣

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

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名難兜靡。爲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曠肉蜚其上。徐

守於四壁，札記雜志云，  
披亦城，顯ナリ。

曰讀噍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史記亦作噍字。○索隱曰。噍音銜。強亦飛字。  
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

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

塞因分遣副使云云、方  
塞曰、大宛ノ跡、塞月  
氏ニ使スルハ、見  
ル、其兵騎ハ、西北國  
ニ使スル者宛馬多シ  
ト稱スルニ起ル、故ニ  
此ヲ用テ關塞ト爲ス。  
竊知其廣大、札記云、  
中韓本與板金板、製漢  
地廣大ニ作ル。

監塞注塞開空通也、札  
記云、遊本開空例ス。

自博望侯塞死後、方苞  
曰、此篇、前牛ハ使ヲ  
西北國ニ通ズルヲ記  
ス、後牛ハ通使ヲ以テ  
兵糧ヲ起スヲ記シ、而  
テ塞ヲ代フニ終ル、而

ニ爲孫馬ヲ獻スルニ因  
テ、預メ後宛馬ヲ得ル  
ニ入ル、以テ中間ノ關  
塞ト爲ス、而テ烏孫ニ  
通ズルハ、乃塞ノ本謀  
ナリ、故ニ特ニ自博望  
侯死後ヲ書シ、塞首ト  
相應テ相貫通ス。  
若川其南注漢書作及、  
札記云、今漢書通ニ作  
乃字ノ誤ナリ。

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塞。

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罽

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塞還塞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

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塞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

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

餘塞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

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

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塞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

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

塞上國分

漢後

大夏後

晉灼曰  
其國人

蘇林曰鑿開空通也塞開通西域道○索隱  
曰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

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  
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

喻外國李奇  
曰質信也

徐廣曰漢  
書作及若

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

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

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

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

令居以西。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

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

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

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

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

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

蘇氏民母問所從來、顏師曰、遠近不無限、其言為不、家人私謀、下、並二、蘇二、歷、之、許、

曰欲地界相。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嶲、汝山等郡也、謂之初郡、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

校國姑師注印車師、錢大所曰、車姑師相近、

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泥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數

使徐廣曰爲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

中郎將

之封恢爲浩侯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昭

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漢書曰江烏孫王

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

日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

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

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

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索隱曰

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

顏亦以爲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殺馬之術皆是也

及宛西小國隴潛

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

黎軒善眩人 札記雜云 後人上文詳眩ト云

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瓚曰漢使采取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觶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其眩者之工而觶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畱苦及至漢使非

倉庫府藏 札記云 倉字誤ナリ 當ニ漢書ニ從七各ニ作ルヘシ



其少從者多遺熟於天子。師古曰：漢時使子隨師外國，出師者多謂其少從者為熟。總其少年之師而

使二從者多遺熟於天子。師古曰：漢時使子隨師外國，出師者多謂其少從者為熟。總其少年之師而

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頗善市，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者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

五七八

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積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魍魎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馬置。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

疆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泥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者反。又尺者反。

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燉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都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

五八〇

五八

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泥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浞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

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

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輕。

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

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

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一本能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

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

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薄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益

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

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繡給貳師。正義曰：適音調。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

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

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罽頭，罽頭不

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

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

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

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

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

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

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

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

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

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

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

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

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

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

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  
 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香末。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  
 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  
 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  
 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  
 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  
 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  
 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  
 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

值而輕之。札記據志云。  
 漢書。值。字。二。作。即。  
 古曰。持。字。則。值。乃。  
 值。字。則。值。乃。  
 同。字。則。值。乃。

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  
 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  
 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  
 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  
 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  
 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  
 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  
 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  
 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  
 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

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  
 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實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  
 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

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

都尉。徐廣曰一本無置字。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爲淵字。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

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上。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

五八六

五八七

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郭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尙書曰。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實。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爲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崑崙東北。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尙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蔥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

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游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苟悅作放效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黃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爲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閉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于此。自是弄骨肉于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沒士馬于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

萬萬。騫又果何利于漢。嗚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

余不敢言也。法。索隱。札。即。信。不。即。放。效。不。放。之。下。案。字。ナ。シ。

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展轉浩襲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闢而已哉蓋自有譯西域書爲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爲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爲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爲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爲盡而去之則爲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相等齊安從而有所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有所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常常滿安從而有所盈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常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允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之遠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之遠近漸次而昏營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西當以午幽之西日沒以酉則營之東當在盡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夫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儒曆法盡之矣彼爲崑崙須彌之說者雖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德之士耳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爲雖未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選之傳此其亦感於蠶室之禍乎吾於此傳可以觀人材可以觀世變。

董份曰史選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敢身坐法因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然咨嗟慷慨感歎宛轉其文曲手百代之絕矣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揚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誠美其事哉選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自保其視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何如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乃譏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

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以隳謂細碎苛法亂政。

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

二者皆謂云云方苞曰二者皆指亂法而言而學士八則多ク世二

群セラルルヲ謂フ、蓋  
俠客ノ固リ匪徒ノ排擠  
アル所ト爲ルニ感ズル  
至如以術取宰相云云、  
方苞曰、功名俱著春秋  
具ク二國史ニ載スルヲ  
言フナリ、固リ昔ルカ  
キナシハ、固リ昔ルカ  
ニ足ラザルナリ、蓋  
公孫弘張敖等ノ輩ナリ  
ナリ。

議。正義曰、讒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

而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

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

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音下孟反。義不苟合。當

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

爲樞。而甕牖二室。上漏下濕。獨坐而弦歌。索隱曰、厭飽也。於豔反。四百餘年。而

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

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阨音

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

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

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夷吾桎

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

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

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

則爲有德。何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

躑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爲盜。而受誅也。竊國

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

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

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齊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

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

竊鉤者誅云云、方苞曰、  
傅險ノ門、必其仁義ナ  
リ、世俗ノ毀壞、蓋二足ラ  
ザルヲ見ス、竊鉤者、  
誅ハ、侯、文、商、周、諸  
國者、侯ハ、私、得、上、位  
ニ、民、ヲ、矜、シ、以、テ、高、位  
チ、竊、ム、ニ、喻、アル、ナリ、  
侯、之、門、仁、義、存、ハ、世、人  
弘、湯、ノ、德、ヲ、知、ラ、ズ、而  
テ、之、ヲ、稱、美、ス、ル、ヲ、謂、  
フ、今、拘、學、或、抱、尺、之、義、云  
云、方苞曰、此拘學、

始ハ或ハ讀ム抱アル、世  
ノ取ル所ト爲サルニ  
及ベバ、則チ其志ヲ變  
ジ、以テ世ヲ汚シ、  
而テ榮名ヲ取ルニ若カ  
ズト爲スナリナリ、  
所謂榮名ハ、即チ術ヲ以  
テ幸相卿大夫ヲ取ル、  
君子ノ所謂榮ニ非ルナ  
リ、血學阿世、取ル  
ヲ爲シ、以テ俗ニ傳  
ス、乃世ノ汚シ、以テ  
榮名ヲ取ルノ術ナリ、  
近世延陵、札志、延  
陵二字、蓋テ下世段ニ  
涉テ誤行、然ルニ徐  
野民本已ニ然。

田仲王公劉孟、魏大所  
曰王公、即王孟。

樂不通、牛注、案、札  
記、畜類ノ下、小畜、牛、  
四字アリ、晉灼曰、小  
ハ、駒也、牛、駒牛、小  
牛ナリ、即爾古曰、駒  
ハ、重挽ナリ、晉工豆反、  
晉說、是ナリ、按、三、  
駟、騶、騊、騊、騊、騊、  
スル者ナリ。

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  
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  
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  
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顧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命車騎  
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  
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  
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一本此作此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  
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案。隱曰。施  
音以鼓反。莫不稱賢。是  
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  
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  
扞當世之文罔。案。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  
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

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  
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  
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  
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欲其德諸所  
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  
不重味。乘不過鞮牛。徐廣曰。音維。馴案。漢書音義曰。小牛。  
○案。隱曰。鞮。音古豆反。案。大牛當鞮。專趨人之急。甚  
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案。隱曰。案  
季布爲漢  
所購求。朱家以布髡鉗爲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  
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



乘傳車將、札記說云、漢書乘傳車將二作、東師古曰、傳車二乘、東二出、大將卜爲ルナ

賜置酒、札記說云、二作、二作、各本此二作也

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索隱曰閻音開案爲邳郡所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人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鄭字穎川有鄭縣南越傳曰鄭壯士韓千秋也○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薛音避陝當爲鄭陝音如丹反鄭音紀治反漢書作塞孺

郭解軹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河內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

五九四

五九五

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案以  
 內心 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案謂亡命也  
 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爲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  
 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囁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

解曰居邑屋。即節古  
曰。邑屋。猶今人村舍  
巷舍。皆如キナリ。  
至踐更注如淳曰欲得  
更錢。札記註云錢二作  
ル。云フ錢ニ爲ス。考  
問漢書昭紀注二據テ改  
△。

徐廣曰。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  
遣使去。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  
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  
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  
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爲之。  
爲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貧者欲得願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願之月二千。是  
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  
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  
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  
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  
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

且無用待我。札記云。  
此符於字。涉。符  
ス。漢書ナシ。

事可出之云云。如淳  
曰。事免出。其云云  
者。之ヲ出ス。即節古  
曰。厭。滿ナリ。

事能解。漢書之。二作  
ル。即節古曰。其云云  
高。悉。解。シテ。之。ク  
ヲ。得。シ。ン。ザ。リ。ナ。リ。

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  
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更。乃聽之。解執恭  
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之。不  
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  
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容舍養之。  
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  
貧。不中訾。索隱曰。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爲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  
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  
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  
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

為人短小不飲酒、札記志疑云、七字複出、衍ナリ。

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依之得入如此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不接而接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非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

東道趙他羽全注索隱、札記、舊解以趙他羽公子為二人二作、以魏大所曰、上下文、以之、證、解、則、趙、解、是、上、為、大、亦、就、傳、鄭、程、公、後、羽、氏、アリ、朱、家、之、羞、也、札、記、云、是、按、本、之、所、二、作、ハ、漢、書、ト、合、ス。

是之後為俠者極衆赦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雁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作魯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其東陽蓋具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雖為俠而遼遠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入之難免難於更偉哉翁伯人貌象名

黃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服人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己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于尋常之外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終

六〇〇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

士宦亦有之。札記云。南齊劉毛士仕二作。

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景時有閼孺。正義曰籍閼皆名也。孺幼小也。此

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說。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鵝鶉貝帶。漢書音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

鵝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鵝鶉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鵝鶉。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鵝鶉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

粉。索隱曰。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

傅音付。脂



乃令假衣食云云、顏師古曰、公主其衣食ヲ給スルナリ、而テ假シテ之ヲ假借シ、通フ自有ニ非ズト云フ、更ノ没入ヲ恐レ、故ニ託シテ云フ然リ、此所謂不得名一錢ナリ。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禮記乃不甚篤ニ作ル、云フ南宋本毛本乃不ニ作ル、全本倒ス、方苞曰、庸ハ用ナリ、帝之ヲ寵受スト雖、而モ任用ハ則茲ダ當カラザルナリ。

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物吏輒没入以充贓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

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鄒氏錢。今皆没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耳。案仁。稱周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

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索隱曰、音假。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類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媽與上學

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

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

時。媽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

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騫馳視獸。江都王

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

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

此。嫌媽。徐廣曰、嘔讀與衛同。漢書作衛字。媽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

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

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

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犬豕。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

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

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

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

弦次初詩。方苞曰、延年能ク弦音ヲ以テ、新造樂章ヲ比次スルナリ。

給事狗中。漢書給事狗中ニ作ル。

埽如韓嫣也。

徐廣曰埽等也。蜀都賦曰卓。鄭瑒名又云埽者埽等之名。

久之寢與中人亂。

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

人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

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傅稱令色詩刺巧言冠緇入侍傅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怨著自前論。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終

###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

####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索隱曰滑稽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鷓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

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髡音苦魂。反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利物也。長不滿七尺。滑

春秋以道義。札記道字ナレ、云フ。按本以下道字ヲ衍ス。





其後百餘年錢大昕曰  
保五楚莊王之事  
千卷前二百餘年二在

此傳後百年云云  
乃諸歌之世者而  
乃小司馬未及事正二及  
ハザル何ソヤ。

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  
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  
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  
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飯反直視貌○索隱曰眙音與體同謂直視也丑飯反音丑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爲樂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鄰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正義曰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

六一〇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游亦同游其字耳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機楓豫章爲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曰機類絲反發甲卒爲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奉

六一一

銅鑿爲棺注云、錢大昕曰、歷即歷字、殿文、再改、歷二作ル。

我孫叔敖之子也、札記之字、云、中統游王河、說子之字、云、南來、謂、本、ナシ。

楚王左右、札記王下及字、云、南來、中統游、毛、吳、校、命、張、並、及、字。

アリ、御覽四百五十一引、亦アリ、又三百九十六引、與ニ作ル。

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壙竈爲椁。索隱曰。皇覽以壙竈爲壙竈也。銅歷爲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齋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屠桂與糞以酒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皇覽云。火送之著。諸上而隨之也。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索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敞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

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賦。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

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

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  
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辰丘其  
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 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  
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

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  
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  
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  
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正義曰檻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  
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  
縣及陳倉縣也優  
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

李雨立札記雜志云  
李字下涉字而字  
又雨下中字而字  
學記人既御覽人  
樂記明字並雨中立  
二作

猶先生曰云云王鳴盛  
曰滑稽傳云猶先生  
附錄外家傳語王夫人其  
子分齊二封スルヲ請フ  
事ノ若キ重出朕フヘ  
シ鄭合西門約ノ事  
又當滑稽ニ附スベカ  
ラズ  
好讀外家傳語札記  
下文東方朔傳外家之  
語ノ注滑稽此下ニ注  
ス云フ此注各本錯テ  
東方朔傳中ニ在リ

六一四  
六一五

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  
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  
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  
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  
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  
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  
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

本亦然、今移正ス。  
故事滑稽、札記、篇題  
下、蓋遷延、以下ナリ  
シテ此下ニ注ス、云々  
草本、東方朔後、後ニ  
在リ、此ニ移入、各本  
改テ篇題下ニ移ス。

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索隱曰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  
○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  
郭蒙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  
年乘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  
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  
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  
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  
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  
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  
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  
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  
前而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  
步數還願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願郭舍人疾言罵之

六一七

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  
何還願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  
者索隱曰謂武帝罰謫譖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裝優游事不  
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  
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與地志云厭次  
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以好  
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  
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  
說之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  
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欲宮  
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  
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  
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  
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

東方生朔、注以遷內  
為是、內字衍ナリ、札  
記ナリ。

輒乙其處、指讀曰、乙  
ハ書ヲ讀マ、其止處ニ  
乙字ノ如ク之ヲ記スル  
ヲ謂フ、今ノ書程起止  
ナリ。

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緜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

宦署門也。杜預集注：宦下字，亦殿，類聚即屬所處部。文選西都賦注：別賦注引，並二

都卿相之位，加淳曰，都居ナリ。

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此一節大指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土者彊，失土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孟，天下平

均此言時平无所須才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此言所以不遇使張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畜。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嘯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

六二〇

固有常也。札記有ナ其  
ニ作ル、云フ王柯漫本  
其ナ有ニ作ル。  
趙寧宮後閣重ノ下注正  
義、札記困字ノ下ニア  
リ、在長安縣西北二十  
里故城中ニ作ル。

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此言天下無害無所施才也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正義曰。趙寧宮。在長安縣櫟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櫟音歷。故城。櫟。欄柵之下。有重欄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

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  
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  
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為長平侯

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

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

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乘說年而拜為東海郡尉將軍止車前東

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

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

吾於吾水上、札記於  
余作ル、云フ説本余  
ヲ於ニ説ル。

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  
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  
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  
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  
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  
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  
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一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青  
瓜一音螺  
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  
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  
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  
曰此  
指郭先生也其言身  
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  
衣褐而懷寶玉也

懷寶者也、注索隱郭上  
東字ヲ脱ス、札記アリ。

昔齊王使淳于棼云  
云云 說齊王曰 此淳于  
棼之妻也 此入也  
李光裕曰 此類少孫未  
大備 入之非不  
入 誤入 非不

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

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

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

曰今青州



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

正義曰。今相州縣也。

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

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

正義曰。河伯。華陽漁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

為河伯娶婦。注。正。魏。華。陽。禮。記。卷。二。作。也。云。云。關。二。誤。考。證。改。云。

巫行視人家女好者。禮取人。小。二。作。云。云。南。望。到。毛。本。小。他。本。人。二。誤。也。

行。十。餘。日。禮。記。卷。三。六。行。字。衍。ナリ。衡。望。方。術。無。明。之。無。也。

六。巫。數。為。伯。取。之。禮。記。伯。上。河。字。ア。リ。云。云。南。宋。齊。刻。毛。本。河。字。ア。リ。他。本。脫。也。

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綉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他禮反。願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緇。厚縉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曰。幸來。亭三老。

從弟子女子千人所、札記于十二作ル、云フ後本于一部ス。

得更求好女、札記云、御覽三百六十七引ク、得ヲ待ニ作ル、義勝ル。

響筆響折注、響爲響、私記謂之爲響、四字二作云、作本、各本朝

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子千人所。皆衣繪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媼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媼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媼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媼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響筆響折。

正義曰。響筆謂以毛裝管頭長五寸插在

六一九

二四八。

冠前爲華。言插筆備臉也。響折謂曲體掛之若石磨之形曲折也。響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歲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入腰側傾也。 鄉河立待。

良久。長老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媼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畱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畱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 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滯血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會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 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澗其後也。 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

灌民田注。正義以爲橫渠之河名。札記以爲魏之河內。二作ル、云フ。當下。灌字ヲ衍ン、内ヲ名ニ。誤ル、左思魏賦。魏鄴賦。二作ル、云フ。都字ヲ。誤ス。以上並ニ考證。灌渠志ニ據テ改ム。

當能別之注者雖是人見  
思札曰云、單本是仁  
思三字、作、蓋上、  
而化、通、文、為、ス。

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  
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  
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  
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  
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  
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  
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  
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  
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  
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  
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  
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  
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隱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錙之覺也。且

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  
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相  
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  
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  
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鄰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  
子賤爲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敢  
欺。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爲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鳴矣。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與師。楚優拒相。癡  
丘獲。洞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終

六三二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索隱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卜於長安。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

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曰。漢官五日一假洗沐也。

日者列傳、劉辰翁曰、  
墨守節節、日者傳、  
太史公作、所、非、  
卜、其辨、淺深、  
亦、益、精、也、唯、  
ナ、フ、深、難、  
東、案、等、訂、  
作、所、  
注、有、  
二、作、云、  
索、隱、題、

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論議宅。傳入。屬易。御覽七百五十五引。誼二作。疑。今本說。

以類注。易用。札記云。疑。例。一。

漢書正義。注。索隱曰。類。注。也。錄。大。所。曰。類。注。也。疑。例。一。

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與。數。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

所賢者何也。札記云。中。註。本。與。按。金。瓶。寶。梅。二。作。下。文。別。賢。同。

多有。按。禮。記。雜。志。云。觀。類。之。類。下。為。入。說。文。觀。類。也。詩。禮。也。

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音。烏。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

比周賓正、魏大所曰、賓禮ヲ指ト曰フ、六國表、略以賓之、蓋禮也、大王收事天下以賓、索、皆擇柔ノ職ナリ。

虛公家、札記云、元龜八百三十三引、虛托公家ニ作、註7今本脫ス。

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贊。

穢趨而言。索隱曰：穢音纏。穢趨猶足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

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

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

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貪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

才不賢、札記云、元龜引才不才不賢二作。

旋式正、蓋注索隱下以作卦札記下、ト二作。

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曰：音釋。適猶調也。

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鷗臯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

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筮。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

辰故云旋式筮者筮之狀正筮蓋謂下以作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

吉凶後乃有之。

索隱曰：謂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

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

索隱曰：倣音方，往反。

以破

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

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

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

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

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

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

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

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

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

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

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

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

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

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

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

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

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

吉凶。後乃有之。

索隱曰：謂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

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

索隱曰：倣音方，往反。

以破

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

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

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

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

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

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

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

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

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

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

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

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

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節

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

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

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

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



禮口不虛言、札記云、  
我雖未口字ナシ、疑フ  
行ナリ。

不見奉稱、後稱曰、  
股文、稱ハ財ヲ蓄シテ  
ト二間ナリ。

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按此直為季主折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索隱曰芒音莫。郎反。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索隱曰精。徐廣曰。音所。闕案。離騷經曰。懷椒精。而要之。王逸云。精。糯米所以享神。為入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求精者卜。求精之米也。言卜之不中。方不見奪其。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

太史公曰。三云。重台曰。  
太史公其體安深。務ム  
ト建。然ルニ其例。必  
ク納。時ニ清洗ニ涉  
ル。難亦微妙ナリ。  
其。亦。出。入。ア。  
同。文。則。經。義。ナリ。  
ニ。其。別。亦。有。然。ル。  
タ。又。其。大。ノ。筆。ニ。非  
ズ。意。フ。二。季。主。ナ。記。ス  
ル。所。自。ウ。當。時。義。文。ア  
リ。同。ウ。之。ヲ。述。ブル  
カ。

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竹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

聞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處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

六四三

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  
大吉錢大所曰天人  
家藝文志見エズ  
或云富天ニ作  
ルベシ、藝文志五行  
三十一家天一六卷  
泰二十九卷アリ。

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晝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頗蕪陋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則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和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

龜策列傳、方苞曰、此書文氣班孟堅二類、非太史公筆、江淹以下、少孫增入ノミ、錢大昕曰、張孟謂フ、龜策傳曰、臣長安中ニ往來シ、龜策列傳ヲ求メ得ル能ハズト、然ルニ此篇今即位ノ文アリ、其間褚先生ノ能ク作ル所ニ非ズ。

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下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

六四六

六四七

效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捭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

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功於此。上尤

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

以下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

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

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徐廣曰。撻音達。一作達。○索隱曰。撻謂兩手執著分而撻之。故云撻策。灼龜

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

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

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

鑿定數灼龜。先札。記云。玉爲。按。五。也。亦。即。此。文。之。引。也。上。句。大。是。本。二。作。孫。伯。符。亦。手。分。而。數。引。亦。索。隱。合。又。云。通。作。則。見。所。本。已。二。二。作。者。有。也。

遊蓮葉之上注蓮一作  
領札記云。龜經云。鑽  
之政字。文理七略。一  
來旁字之集龜。注史文  
神龜常出於芳蓮之上  
引。云。芳。蓮。上。同。引。  
下。則。亦。蓮。上。同。引。  
江。傍。人。札。記。云。御  
覽。九。百。三。十。一。引。人。家  
云。二。作。一。應。今。本。誤。例

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  
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詢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  
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倍。倍音背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  
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

千歲松根也。札記龜志云。茯苓松根。非。云。

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著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著。索隱曰。擣音逐。逐反。擣。著。即聚著。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拈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

御冠總部、及び御攝引ヲ松脂ニ作ル。

其叢生類百莖、札記雜志云、類聚本部、御覽百莖部、引テ其叢生百莖共根ニ作ル。

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

六五〇

之見其光、札記之ヲ必ニ作ル。云フ游玉没不

必ナ之ニ誤ル。玉出於山、札記出テ處ニ作ル。云フ没不出ニ誤ル。

檢太卜官、札記此下又太卜官字アリ、云フ三字柯波字重ナズ、蓋脱寫ナリ。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札記雜志云、水經決水

乎。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為滋潤 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蚌蠶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曰。蚌龍龍屬也。音決。○索隱曰。蚌當為蛟。蛻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臚骨穿佩之。徐廣曰。臚音乃毛反。臚骨高反。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

注、引テ神龜出於江濱  
之加嘉林之中ニ作ル、  
今本後人改ム。

萬畢術中有石朱方。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  
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  
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

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  
者齋戒以待譏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管蟠杆此林中也。譏音熨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恆譏然也。  
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切謂被髮也。求之三宿

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  
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  
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  
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

六五二

宋元王二年魏大所曰、  
宋世家元公アリ、而テ  
元王ナシ、宋ノ王ヲ稱  
スル僞ヨリ始マル、此  
元王政ハ即王匡ノ弟ナ  
シ、王匡戰勝攻取ス、  
魏、王匡、魏、魏、魏、  
ニシテ不徳ナル、魏、  
ノ能ク粘クル所ニ非ル  
ナリ、指儀曰、宋元王  
龜ヲ殺ス、水、朝ク連ネ  
諸ヲ行シ、三千百管、  
節ヲ用フ、又將先ノ  
筆ニ似ズ、必先秦戰國  
文ノ記スル所、亦一家  
ヲ成ス、廢スベカラザ  
ルナリ。

殺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  
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  
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  
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  
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  
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

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  
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  
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君之臣也。曰今寡人  
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

規矩以輔謂以權衡、錢  
大所曰、爲相案、衡、石、  
東方ノ神、規ヲ執リ、春  
ヲ司リ、南方ノ神、衡  
ヲ執リ、夏ヲ司リ、西方  
ノ神、知ヲ執リ、秋ヲ司  
リ、北方ノ神、權ヲ執  
リ、冬ヲ司ルト、此規矩  
權衡ヲ云フ、四卦ヲ併セ  
シテ言フ、四卦ヲ併セ  
テ八卦ト爲ス、此遁甲  
式、今人云フ所ノ奇門  
ナリ。

視其吉凶介龜先、錢  
大所曰、此錢後壬子  
日庚子時ナリ、子夜  
半ト爲ス、宿牽牛ニ在  
リ、玄武ト爲ス、其占  
介龜ト爲ス。

今昔、子注案陰云云、  
俗慣曰、此說、凡言テ

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  
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  
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勅。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  
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  
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宿在牽牛。  
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曰。漢天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  
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畱。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  
乘輻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  
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  
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

六十五

用ル者、皆夜ト謂スル  
ナリ、上文月ヲ觀テ、  
恐ルヲ以テ之ヲ言フ、  
夜ノミ。

魯策並起、札記案テ前  
二作ル、云フ遊波本背  
ヲ案ニ攝ス。

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  
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  
曰。得  
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  
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  
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  
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  
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  
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  
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



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

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

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訕。音土和反。○索隱曰。誕音田。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謂諸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蛇之怪謂之孽也。傳為

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麥。○正義曰。按耰種也。說文云。耰摩田器。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圃者謂之圃。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隻。出於昆山。明月

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徐廣曰：鑄音子旋反拌音判。○索隱曰：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微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

桀有諛臣名曰趙梁，大所曰：桀臣趙梁，封臣左疆，本紀皆之。

殺為象成，札記云：御夏八百八十五引，南二作，按之，並用子本經為二，純封為成室，瑞象成，即此事，文，鄭字。

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疆，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虛反，則箸即筯，為與羹連，或非箸也，記曰：羹之有箸者，用挾挾者，筯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脰音衛，脰，脰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曰：陰，姓，號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

食後而歸、札記誤、或  
二作ル、フ遊阿本誤、  
他本誤二讀ス。

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  
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  
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  
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徐廣曰涓音館一作  
沸○索隱曰涓沸也是人皆富有  
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  
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  
閒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  
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  
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入父兄虜人妻子  
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  
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道於

六八三

自此樂射、札記此下文  
樂射二字アリ、云フモ  
本此二字ヲ重ス、各本  
脱ス。

書以費氏、札記無志云、  
民當二保二作ルベシ、  
常郎諸字ト動ス。

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  
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  
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  
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  
也桀作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燒也燒  
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  
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章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  
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  
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  
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  
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  
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

傳之賢士、札記云、士疑之當王三作ルベシ、上下文ト對ス。

大從而實、札記云、實疑之當元起ニ作ルベシ、於是元天、三〇元王ニ字疑フ衍ナリ。

理達於理、札記禮志云、文辭ヲ成サズ、御覽方術部引テ、理達於理ニ作ル。

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是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曰。音疢。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半革。桐爲鼓也。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

賢者有恆常、札記云、恆當爲二共一ヲ衍スベシ、變義恆ヲ陰テ當ト爲ス、後人之陰存ス。

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丞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攀。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恆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蠡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蓬蒙。門子之巧。刻歌七略有蠡門射法也。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柰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

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鵠。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鵠仰地，淮南萬畢曰：鵠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

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義曰：卽津日反，且則餘反，卽吳公也。狀如蝟，而大

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

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句中無戌亥，戌亥卽爲

孤辰巳卽爲虛，甲戌句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句中無

午未，午未爲孤，子丑卽爲虛，甲午句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句中無寅卯。

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句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

二十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

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

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

瓦而陳之。徐廣曰：二云爲屋成，缺三瓦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

作棟音都，實反。○正義曰：言爲屋不成，缺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

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爲十二月，若二十八宿

也。十二月 十一月 中開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四月 首仰

曰音魚兩反。足開 盼開 索隱曰：音琴，盼謂兆足斂也。首俛大 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五

月 橫吉 首俛大 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

十一月注、中開內高外下、札記以之正文下爲下、云フ此卜兆乃正文ナリ、各本過シテ通解ト作ス、今正ス。四月、札記云、當三四月、上ニ在ルベシ。首仰、札記首上格ヲ爲ス、云フ南宋中統游毛首上格誤ラズ、王辰上四月ニ連ス、柯本辰上、注索隱音魚兩反、正義謂其首仰起、一作ム、云フ柯本索隱ト四月下ニ係ク、漢本索隱ニ連入ス。盼開、札記云、當二足

於二作レベシ。  
 首儀大、素隱、札記云、  
 儀二首仰下二次シ、不  
 文重出ノ首儀大三字ナ  
 副、而テ正義ヲ以テ  
 素隱ノ後二次スベシ。  
 卜吉日、札記曰、吉日ニ  
 作ル、云フ南宋剡刺毛  
 本同也、他本日ナリニ  
 闕ス。  
 如金曰卜、札記云、ト  
 字義フ行ナリ。  
 以日且、札記曰、ナリニ  
 作ル、云フ南宋中統游  
 毛與校金板同シ、他本  
 月ナリニ闕ス。

灼讀注素隱、札記遺問  
 灼讀之處、若木三字義  
 フ行ナリ。  
 灼首曰正足、札記云、  
 灼首ノ下、疑フ曰正首  
 灼足五字ナリ。  
 假之、札記云、之疑フ  
 爾字、疑ナリ、下文假  
 之同。  
 數詞、札記云、南宋本  
 素隱刺ニ作ル、雜志云、  
 素隱刺ニ作ル、雜志云、  
 誤、既文、謂策ナリ、  
 刺策ニ從フ、刺策音近  
 シ、故ニ徐香、集韻  
 策著也、或作刺、義ハ  
 即徐二本ナリ。  
 其欲卜、札記云、其ニ  
 作ル、云フ某共ニ闕  
 ス、下文ニ依テ改ム。  
 手足收、札記云、手ニ  
 作ル、云フ首手ニ闕  
 ル、今改ム、下手足減  
 去同シ。  
 靈龜卜祝、札記云、靈  
 龜二字疑フ行ナリ。  
 某身良ノ下、札記良字  
 アリ、云フ南宋中統書  
 刻游毛同シ、他本良字  
 ナリ。  
 内外自隨、札記隨ノ遊

徵也。索隱曰徵音叫。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  
謂徵繞不閉也。旦祓龜。索隱曰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正義曰。以常月  
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徐廣曰。一作視。○索隱曰。祖法也。言以為常法。人  
雞卵摩而祝之。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  
一。○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荊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為卵三度指  
之。三周繞之。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索隱曰。梁米也。卵雞子也。煇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機荊枝更遞而灼。故有煇名。一音梯。言灼  
用。歷不祥也。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  
也。○正義曰。煇音題。煇焦也。言以梁米雞卵祓去龜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  
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  
 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音窳也。灼鑽。索隱曰。造謂燒劑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  
 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  
 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夫子玉靈。荊灼而心。  
 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筮。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筮音  
近策。或筮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疑。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  
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  
 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  
 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内外相應。即不  
 得也。頭仰足盼。内外自隨。可得占。

二作ルニ云フ禮ニ誤ル、  
下文ニ依テ改ム。  
卜占病者、札記云、占  
字疑フ衍首上開、云フ  
中統本上ナリ止ニ作ル、  
疑フ足ノ禮文ニシテ、  
而テ上ニ仰字ヲ成ス、  
内外交駭、云フ駭字疑  
フ衍ナリ。  
呈兆首仰足脗、札記云、  
卜兆ヲ按ズルニ、蓋首  
仰足開ヲ以テ類ト爲  
シ、首仰足脗ヲ類ト爲  
ス、今各條首仰アリ首  
脗ナシ、疑フ傳寫誤ル。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不死。  
首仰足脗。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  
有内。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

仰足脗。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首仰

足脗。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

仰足開。身正。内自橋。外下。不勝。足脗首仰。身首一作首。内下

身首注一作頭。札記云、  
此上正止ニ對シテ、

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脗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脗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脗。脗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内下。足脗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

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脗。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脗。呈

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

開。

フ、首字固字音非ナリ。  
行首足開、云フ首字下  
亦仰字ヲ成ス。

脗脗ニ云フ脗字疑フ衍  
而テ脗字文脗ノ禮衍ナ

足開有脗外、云フ脗字  
疑フ衍ナリ。  
不去自去、云フ自去ニ  
字疑フ衍。



卜居室家ノ下ノ身折節、礼記通節折ニ作各本節折例ス、官本誤ル、云フヲズ。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盼。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盼。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盼有外。若無漁。

身作外彊情、云フ感誤アリ。

若無漁、云フ無字疑アリナリ、漁ハ即獲文云

フ漁入也、疑フ人字ナ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盼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盼。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盼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安。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

不過呈兆、云フ疑フ下脫文アリ。

命曰橫吉安云フ各本上下天雨霽ノ條ニ逆

ス、錢鑿石云、空ク別  
ツベシ。

過一日不得不得  
二字複行ス。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云  
フ呈兆下庭フ脫文ア  
ヨ。

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聞言不聞、下聞ヲ聞ニ  
作ル、云フ、聞言ニ來ニ  
作ルイシ。  
故其莫ニフ、疑フ、莫、即  
其字ノ隨衍ナリ。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  
外、云フ、全ク上條ニ同  
シ、庭フ衍ナリ。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灾。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聞。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

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

雨不雨霽小吉 云フ霽  
下脫文アラシク 次條前

六七六

霽小吉 云フ雨下脫  
文アラシク

六七七

吉。

命曰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民疫疾疫、云フ疫字衍ナリ或ハ無下ニ在リ、  
雨霖雨霖、云フ當ニ雨  
雨霖字ニ作ルベシ。

内外自吉、云フ吉字疑  
フ誤ル。

命曰。橫吉内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

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盼。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雨澤不歸、云フ雨下此字アラン。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

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命曰。首仰足盼。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而市買不得、云フ而字、變フ即市字ノ誤衍ナリ。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行行不行、云フ第一行字術ナリ、中統毛本ナシ。

雨不雨霽不吉、云フ吉上與字ヲ底ス。

行行來、云フ來字當ニ重マヘシ。

聞盜遇盜、云フ上聞盜來、來ト云フ、此誤ニ

非レバ、即行ナリ、與凶辭下脫字アリ。

上柱足、云フ三字疑フ行ナリ。

命曰。首仰足盼。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盼。以占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

内外自隨。隨者垂一作  
ル、云フ隨ニ隨ル、今  
改ム。

吉。

命曰頭仰足盼。内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  
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  
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内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  
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  
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

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  
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盼。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  
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  
畱。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  
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畱禍罪。無傷。繫出。

行者來。云フ行下。疑  
フ者行二字ヲ脱ス。

此橫吉。云フ皆ニ當ニ  
龜兆ノ形アルベシ。傳  
寫之ヲ失フ。以下各條  
此ニ效フ。又疑フ上文  
命曰各條上亦之アリ。  
上柱外內自舉。疑フ  
一內字ヲ行ス。疑フ  
柱足以作。云フ作疑フ  
許字ノ誤ナリ。

病不死數起。畱禍罪無傷  
繫。札記繫字。附上ニナ  
フ。

又云フモ本誤ラズ、各本誤字錯テ倒下ニアリ、今正ス。

此狐貉、云フ遊枝本狐ヲ交ニ作ル。

此狐微、云フ中經柯本吳校金板狐ヲ交ニ作ル。

罔繫有罪望ハ繫留ニ作ル、云フ繫留倒ス、今正ス。

有求不晦、云フ晦字疑フ誤ル。

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微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眡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罔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

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楡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下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眡。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下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眡。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

為人病、云フ三字疑フ行ナリ、此條毛本上ニ連ス。



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

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燕燕殆無足探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

外者人也。內者

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

大法病者足眡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眡者不至。行

者足眡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眡者不得。繫者足眡不

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其記已亡。其繇後續江使觸網。見舊宋國神能託夢不術其足。

以繫有罪。云以下疑  
フ成字アリ。  
大論曰法未證云云。歸  
有光曰。此褚先生補ス  
ル所ト雖モ。之ヲ存シ  
以テ太卜ノ術ヲ見ルベ  
シ。但從漢開ノ書ニ似  
タリ。三代ノ書ニ非ル  
ナリ。  
首俛者憂。云フ此下當  
ニ首仰云アルベシ。  
傳或脫。云フ行字當  
ニ來ニ作ルベシ。  
內高而外下也。云フ疑  
フ脫文アリ。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注尙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李夢陽曰予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爲名高者亦以  
利耳。信斯言也。則伯夷爲矯。巢由爲僞。開倉賑饑者爲沽名。解衣救寒者爲飾譽。予  
故曰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

王鑿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

唐順之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範。法固森然也。

董份曰遷答任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  
譏之是也。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先敘述古之富  
者。中又雜論海內土俗。而極言人欲富之情性。末又撰次漢興以來富者。又別一體。  
汪道崑曰太史公豔貨殖而羨貧。貧何足羨也。世有慷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  
人雖貧。願爾儻知大節。即偃蹇終世。弔詭者猶有取焉。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

正義曰。音亡。

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

老子曰云云。趙臣曰  
至治之極。不  
ニ至ル者。予ノ言ナリ。









名 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繪物。閒獻遺戎王。徐廣曰閒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謂之奸也。索隱曰謂戎王債之牛羊十倍也。

至用谷量馬牛。索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谷音欲。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

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洛陵出丹。〇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真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訾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

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

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

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

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

什倍其價與之畜注  
隱。札記謂上。什倍  
其富于之畜七字。又  
作價也。下。當字誤  
也。今本後人誤書二  
字改。廣附。價。當  
也。當價。下同。  
巴蜀寡婦清。札記隱志  
云。蜀山下文。二因行  
云。故。斯。二。因。隱。行  
二。漢。書。巴。蜀。游。引  
之。蓋。見。所。本。二。  
二。對。字。行。入。故。二。漢  
書。引。之。正。入。二。漢

地重。方苞曰。五方ノ  
民。剛柔輕重。遠近  
異。二。地。重。ハ。其。土  
厚。ク。而。人。性。敦。重。ナ  
リ。  
重爲邪注。索隱曰。札  
記云。官疑。フ。誤。ナ  
リ。  
及素文學。居東。唐。云。  
云。札。記。云。東。隱。云。  
孝。當。二。德。二。作。ル。ナ  
志。疑。云。通。賢。學。ナ。シ  
方。苞。曰。居。稱。切。ト。爲  
ス。隱。謂。切。ト。爲  
下。東。謂。漢。朝。鮮。之。利  
ト。文。義。正。二。相。類。ス。  
蓋。其。居。二。居。テ。並。二  
之。テ。受。ク。ル。ナ。リ。  
獻。孝。公。札。記。志。疑。云。  
孝。字。衍。ナ。リ。  
武。昭。治。咸。陽。札。記。志。疑  
云。武。當。二。孝。二。作。ル。ハ  
シ。因。以。漢。都。長。安。云。云。以  
下。方。苞。曰。漢。興。リ。  
海。內。一。ト。爲。リ。舟。車。通

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

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

好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爲邪。索隱曰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爲奸邪。〇正義曰重並逐。

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閉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〇正義曰雍縣岐州雍縣。徐廣曰在馮翊。〇索隱曰。隴音藥。卽隴關也。

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賈音古。獻孝公徙櫟邑。隱曰櫟音藥。卽櫟關也。

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

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

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

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僊。僊僊。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

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褻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〇索隱曰言。褻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

セザル所ナシ、故ニ群ニ行買ノ地、道里既外漢ノル所ナク、其長ノ性質習俗ニ及ブナ

秦置法正義曰秦置所居、札記云、中二作ル、云、增、五、二、誤、今改。

於後注枝音枝、札記云、法中枝字雖フ誤ナリ、類篇、枝、唐金

切一音アリ、毛本注枝字ナク、又以上ナ北土二作ル。

均、徐廣曰、韻音咒、一音囚、凡反、皆健羊名。○索隱曰、病音已、紇反、病音慈、紇反、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捍而不均也。

環念注一作環、札記云、按スルニ、建重古通云、一作二字、通フ上、涉ア而テ衍ス。

多美物注美一作弄、札記云、漢書弄一作ル、弄ノ美字ノ誤ナリ、鼓鳴瑟、點、札記云、漢書、瑟、點、二作、一、注、點、也、云、

穀之澆故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鈔、言以所多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

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

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要音腰、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

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

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盛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

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織儉習事。楊平陽

陳西賈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綬銀三州皇白翟所居。北賈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恆

州石邑縣北蓋蔚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衍也。

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僕伎。晉灼曰、僕音概伎音堅伎。

環曰、懷音概。今以士名。強直為懷中也。○索隱曰、懷音冀。伎音冀。

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

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穉。羨音羊。戰反。奇羨謂時有餘衍也。其民羯羗不

均。徐廣曰、韻音咒。一音囚。凡反。皆健羊名。○索隱曰、病音已。紇反。病音慈。紇反。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捍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

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

椽其間得所欲。索隱曰、椽音逐。緣反。陳椽猶經營馳逐也。溫軹西賈上黨。正義曰、澤潞等州也。北賈趙

中山。索隱曰、溫軹二縣名屬河內。○正義曰、洛州及定州。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

晉灼曰、言地薄人眾。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之。○正義曰、沙丘在邢州也。

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緝。一作價。一作蕙。音翻也。仰

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索隱曰、椎剽。椎殺人而剽。

休則掘冢。作巧姦治。徐廣曰、一作蠶。多美物。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點。屣。徐廣曰、點音恬。張晏曰、點屣也。環曰、躡跟為點也。○索隱曰、屣音所綺反。游媚貴富。入後宮。徧

フ屋宇設ル、下環曰ナ引クニ據ルベシ、疑曰當ニ臨ニ作ルベシ、其脚跡ノ履ク或クナリ。遼河之閒注影水、礼記注水ニ作ル。穀重而節節注符一作務、礼記志裏云、御覽百六十二引ク、重饒而節節ニ作ル。

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閒。

正義曰洛水本名彰水邯鄲在其地。

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

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

徐廣曰矜一作務。

之邑徙野王。

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

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閒。

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

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

谷至遼東地踔遠。

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勅教反亦遠騰貌也。

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

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

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悍也。

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

桓夫餘。

索隱曰鄰一作臨隨者亦御背之義他並類此。

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索隱曰綰者綰統其要津。

則上云隨者謂御背之也。正義曰番音潘。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

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海。被于海濱壤二千里其民間道多隘狹。

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

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綏闊達而足智。

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

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

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索隱曰齷音側角反又音側斷反。頗有桑麻

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

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在蔡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爲臨淮。屬巨野。

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

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舜漁

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正義曰澤在雷澤縣西北也。湯止于亳。

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

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

其氏疑注家疑云云、礼記云、南注中注王本並二則角、二作、疑フ側字讀、又臨隨反ノ音ナシ、疑フ宮ニ又作斷ト云、ト、ハ、漢書地理志、洙泗之閒陶附如也。及衰、礼記及下其字ア其字、云フ南注細毛本屬巨野注在鉅野澤、礼記云、在、今、注、有、作、ル、ハ、シ、也、梁宋也注今陶之浚儀、礼記陶字ナシ、云フ各本今下陶字ヲ衍ス、舊陶睢陽、礼記陶下、集解徐廣曰、今之陶、正義今曹州ト注シ、臨陶下、正義今宋州宋地也ト注シ、云フ城ナ地



二戰也。考證歷年三變  
ア改ム。昔楚作游成陽。札記云。  
按ズルニ遊ニ作レバ辭  
ナリナズ。遊疑ア於ナ  
ノ。下二句一例ナ  
リ。

楚夏之交注夏楚計陽  
城。札記。計字ナシ。  
云フ都下計字ナシ。  
考證罷也。

於ナ務ニ作ル。王本  
東楚也注今海郡也。札  
記都ナ州ニ作ル。云フ  
州ナ郡ニ誤ル。考證歷  
志ニ據テ改ム。  
胸繪以北注沂州臨沂  
縣。札記沂州之承縣ニ  
作ル。云フ。宜本之各本  
西ニ作ル。疑フ。按臨沂  
ナリ。亦テ改ム。二誤。郡  
縣志ニ依テ改ム。  
衡山注正義云云。札記  
云。項記正義。按地志  
ナ引キ。故郢城在黃州  
黃岡縣東南二十里ト

此取州ニ作ル。蓋下長  
沙正義ニ沙字誤也。而  
沙此文百字。郡縣志ト  
合ス。按注ノ闕ヲ補フ  
ベシ。  
江南注正義徒郢宛城。  
札記郢。段ニ作ル。云  
フ段ヲ城ニ誤ル。考證  
郡縣志ニ據テ改ム。南  
楚之地。云フ阿後南楚  
二字ヲ本ス。王本ナシ。

國中于越。札記于チ干  
本于ニ。云フ。既割干。各  
本于ニ。誤ス。說漢書雜  
志ニ見ユ。  
江南注漢丈夫早天。錢  
大昕曰。買生假。長沙  
卑濕ト云フ。是レナ  
リ。

豫章出黃金云云注  
義捨也。下。札記志字  
アリ。云フ官本志字ア  
リ。各本誤ス。錢大昕  
曰。即上文所云。南出  
金銀。連ナリ。備中江南  
金銀連ナリ。備中江南  
ナリ。皆疑長沙南楚ノ  
地ヲ謂フ。今江南ニ  
非ズ。

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荊州並西  
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為郢都。楚之都  
西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曰。復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  
正義曰。取音秋。慮音閏。徐即徐城。故徐國也。僅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則清刻矜己諾。正義曰。上音紀。彭城以東。東  
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治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其  
俗類徐僮。胸繪以北俗則齊。正義曰。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繪縣在沂州。巫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  
南則越。夫吳自閩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  
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

徐廣曰。都郢都縣屬江夏。○正義曰。九江。正義曰。九江郡。都陳陵。陰陵。故曰。故郢城在潁州東南百二十里。九江。城在潁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南。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郢郡。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郢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郢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都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南楚之地耳。徐斐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豫章。正義曰。今洪州也。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  
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  
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輪會也。與閩中  
于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  
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正義曰。括地云。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董  
董。正義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  
九疑蒼梧以南。徐廣曰。九疑山。在營道縣南。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

史記評林卷一百二十九

不足更設注發用、  
札記故、頌作、云  
7頌、故三說、漢書  
注二依テ改ム。

武關邯鄲、漢雜律曰、  
邯鄲、是古邯鄲、  
今ノ邯鄲ナリ、徐廣  
字ニ作ル、漢ノ

山西食鹽注、鹽、札記  
地、池ニ作ル、云7官  
本地、各本地ニ謂ス。  
嶺南沙北、往往出鹽、  
方苞云、池漢ノ北自咸  
ノ鹽アリ。  
火耕而水溲注、鹽五、札  
記、草ニ作ル。

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  
正義曰：番禺，番禺也。今廣州。珠璣犀瑋，瑁果布之湊。  
離支之屬布焉。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  
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穎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

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

西通武關鄖關。  
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隕字。○索隱曰：隕音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爲徇，徇水上有關。在金州。

徇亦作鄖，與鄖相似也。東南受漢江，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

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

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  
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鹽且鹹，卽出石鹽及地鹽。嶺南沙北。

正義曰：謂池。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

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  
徐廣曰：乃漑反。縣直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漑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

七〇六

七〇七

也。果隋。  
徐廣曰：地理志云：作窳。○索隱曰：隋音徒火反。窳音卽果反。嬴蛤。正義曰：隋今爲搖，音同。上古少字也。窳俗尚有裹搖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蟹，民多採捕積聚，搖疊包裹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搖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窳，窳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不待賈而足。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

皆窳。  
徐廣曰：音紫，皆窳，苟且墮懶之謂也。劇案應劭曰：皆，弱也。音灼曰：窳，病也。○索隱曰：窳音庚。○正義曰：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蠶絲之肉多，疹毒。偷生無積聚。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而多貧，是故之患也。

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

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

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

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

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

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

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

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

果隋、札記、隋、音二作  
類引、隋、音二作、注同  
省ナリ、風俗注正義、  
札記果隋、下注ス、  
防、今爲搖、搖三種ニ作  
ル、云、注、正義、  
合ス、下並、同、  
蠶魚蟹、蝦、卽、  
ス、連地云、乃故云、  
下云、字、志、  
放、改、  
改、  
錢、  
附、  
切、  
物、  
正、  
正、  
ナ、  
ナ、  
ナ、  
種、  
皆、  
味、  
調、  
鮮、  
二、

昔詩ノ字ト同ゾカ  
カ。

走死地如響ノ下、札記  
者字アリ。云フ南宋中  
統萬劉游毛本雜志宋本  
チ引ク、並ニ者字ア  
リ。

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  
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  
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  
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  
徐廣曰鶩一作流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  
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與躡一作玷玷音  
吐協反躡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心招。正義曰挑  
音田鳥反。出不遠千  
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  
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  
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  
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

七〇八

七〇九

此方知盡能索耳。方苞  
曰。借人物一說也。然  
後漢百年新ニザルベ  
シ。

總者人物之謂也。方苞  
曰。借人物一說也。然  
後漢百年新ニザルベ  
シ。札記氏比ニ作  
命曰。封在正義。於封  
者。食租稅云云。錢大  
昕曰。按スル。漢書  
富平侯張安世。國階  
ニ在リ。別邑縣ニ在  
リ。租入歲二千餘萬。子  
延壽嗣之。上書シ邑  
ヲ減減ス。國ヲ平原ニ  
封セラレ。國ニ并ス。  
戶口故ノ如ク。而ナレ  
稅半ナク減ス。然ラレ  
漢時戶口租稅別多寡  
ニ殊アリ。史公漢書戶  
口。二百ト云フ。其略  
ナク。安樂地ニ封シ。三  
千ノ租入。南陽封ヲ以テ  
界ト爲ス。初元元年  
陵陽ト爲シ。四百ノ租  
多ク。是ケテ以テ之

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  
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  
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  
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  
素封。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  
言不仕之人自有國田收養之給。其利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  
歲率戶二百。正義曰。率音律。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索隱曰。戶率二百。  
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  
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  
十萬。索隱曰。率二千。故百  
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  
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四。○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  
蹄有五十四也。漢書則云馬蹄噉千。所記各異。牛  
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  
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千足羊。澤中千足。羸。韋昭曰。二  
百五十頭。水居

推ス、列侯封戸定致ア  
 界ノ廣狹ヲ以テ租入  
 口多寡ヲ定ム。故二戸  
 異ナル者アリ。而テ租稅  
 息二千戸百萬。札記志  
 據云、戸字衍ナリ、漢  
 書ナシ。  
 牛腓角千、頭師古曰、  
 百六十七頭牛、則腓  
 角ト凡一二十頭爲數  
 ナリ、千ト一ト爲數數  
 千ナリ、注漢書  
 卷ノ次、札記、唐書牛  
 足角千、案馬、其面牛  
 殿、以此爲準、則生有  
 百六十六頭有奇也、注  
 ス。  
 千石魚陵注漢書作  
 波香同、札記波小皮ニ  
 作ル、同テ波ニ作、  
 云フ、取本漢書注師古說  
 二合ス、各本今本漢書  
 二依テ波ニ作、非ナ  
 リ。  
 千疋非注漢書下、  
 札記、索隱注云、疋、疋  
 中疋猶也、謂五十疋、疋  
 也、劉熙注云、五十疋、  
 俗以二十五疋爲疋、今  
 五十疋爲大疋、千疋爲  
 疋猶也、注ス、云フ、  
 取本アリ、各本脫ス。

夫用食求富云云、顏師  
 古曰、其以テ利ヲ得易  
 キヲ言フナリ。  
 一歲千醵注漢書、札  
 記云、云ハ當ニ也、二作  
 ル、正、此三字乃下句  
 ノ正義ナリ。  
 醵千頃注漢書、顏  
 師古曰、踐大所曰、頃  
 二頃ニ作ル、漢書、  
 頃、勢二似テ長、七  
 升ヲ受ク、謂テ頃、若  
 シ、札記云、字新引、  
 頃ニ作ル、漢書同、  
 案隱音ト合ス、今案隱  
 本隱音ト合ス、各本二  
 作ル、皆訛ス。  
 千石、札記、  
 千石、漢書、  
 千石、漢書、  
 千石、漢書、  
 千石、漢書、

### 千石魚陂

徐廣曰魚以斤兩爲記也。○索隱曰陂音波漢書作波。山居千章之

材。徐廣曰一作楸鵝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爲輶音秋○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萩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彦云萩梓木也可以爲輶者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

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樹漆齊魯千樹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

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厄蒔。徐廣曰厄

地蓄音儲一名紅藍。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此其人皆與千戶

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

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輒弱歲時無以祭祀進

釀飲食。徐廣曰合聚食○索隱曰醴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

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既饒爭時。正義曰既

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

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

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

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瓮。醴醴醋云酒醴醴

醬千頃。徐廣曰長頸罍○索隱曰大罍缶○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作

醬千頃。隱曰頃音開江反。醬千飭。徐廣曰大罍缶○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作

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薪橐千車。船長千

丈。索隱曰總積數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棗章材也。將作大匠掌材曰竹竿

萬个。徐廣曰古賀反○正義曰。其軺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軺音遙說文云軺小車也。牛車







村也、鹽元年正義ニ見ニ、此刀假ヲ以テ閉ヲ合ス、亦假ニ鹽ニ依レバ、閉ト云スモ、刀氏ノ假ト爲ルト謂フ、故ニ下支其力ヲ盡サン  
師史、札記、秦、師  
 練、練以百散、顏師古曰、  
 練、練、車、以、物、物、  
 練、練、車、以、物、物、  
 練、練、車、以、物、物、  
 練、練、車、以、物、物、

茶之斥也、下、此說  
 茶之斥也、下、此說  
 茶之斥也、下、此說  
 茶之斥也、下、此說

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繹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  
 虞云富爲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索隱曰漢書桓作稽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販發人姓名無角者膏也。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徐廣曰酒或作細。鬪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酒削謂摩刀以水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常以十月作沸湯。極羊胃。以末椒薑粉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屠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彊兵。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陳仁子曰。世譏遷述。貨殖則崇。執利過矣。遷之言曰。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此其說殆有爲者。非專崇貨利也。故其後也。謂烏氏假穿。婦清足。以動始皇之羨慕。其又後也。極天下之可鄙。可賤者。以寫斯民求富之情。狀遷之意。其亦重有感。夫班固遷史。彼貨殖雖多。撰遷語。然自宜曲任氏而上。皆戰國秦漢初人。天淡而後。獨無聞焉。豈非吝者。權權算之餘。陶朱猗頓之輩。不能自存乎。讀者謂遷史爲誇。其得固以自道矣。  
 董份曰。嘗以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得固以自道矣。如市兒買豎。飲豔。錢。不復知天下禮義何事。若然。是不知黑白之形。何以能上下數千載。斷折往古。其是非雖開。遷于聖人。然其合者亦多矣。何以至是。嘗讀其千乘之王。萬家之侯。尚猶患貧。予以爲漢武方征伐四夷。與神仙土木之事。故府庫虛乏。百姓皆耗。責及王侯。而幣耐金。而以此失侯者。亦稍稍而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如萬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耳。若以爲實言。何至鄙猥顛倒如是耶。又曰。此傳字字句句皆滑稽。與他傳更較神采。蓋他傳多錄本文。而此傳皆其所特撰。是以妙絕。可以見太史公之材。獨冠古今。  
 趙汭曰。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任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而序武帝



水ヲ蓄ル所ナリ河海ハ  
引助注泰陰天板蓋抄  
之札記抄ナリ抄ニ作ル

事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踏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腳。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收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奢奢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買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貨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算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賈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廡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嫗。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詭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當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觀言利之人。隕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哉。

史記評林卷一百二十九終

七〇〇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索隱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

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環以爲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秦國語黎爲火。正以淳耀。淳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爲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

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

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爲一。故愆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案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愆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爲己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

正義曰。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爲司馬氏。司馬

北正黎、淡書火正黎二  
作ル、張晏巨環ハ淡書  
注ナリ、故二黎歷之ナ  
辦ス。  
注南方正重、札記方字  
ナシ、云フ南下方字ナ  
行ス、考證別ル。

其後也注索隱然後案處  
之序、札記云、後案一  
字疑フ倒ス。

氏世典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先代兼為

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

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

衛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晉書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在

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離國司馬無忌司馬氏系本皆云名甄以傳劍論顯

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斬事武安君白起。徐廣曰斬一作斬。索隱曰

而少梁更名曰夏陽。斬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文穎曰趙還而與

以傳劍論顯注晉廉仁。札記信仁廉勇三作

蘇林云傳作搏。百手

也。三作也。云。蘇林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字。傳手搏論而釋之

齊高門注正義夏陽縣故札記信仁廉勇三作云云城字脫考證皆

義為太史公錢大昕曰按史記太史公是官名遷父子世其職二居之商宏漢人其首信之也後人多信之也中在班位丞相右在班位丞相左在班位丞相左在班位丞相左

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為里李也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

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斬孫昌昌為秦主鐵

官當始皇之時蒯聃玄孫叩為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漢

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叩於殷。索隱曰漢

封叩為漢之伐楚叩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

亦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

安北門也

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

遷冢在高門原上也。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

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瓊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

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

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注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案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

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今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為在丞相上耳。正義



未ダ古文ヲ讀マザルナ  
名家使人假、遺份曰、  
學者假、是ナリ、各家  
チ假ト言フ若キ、然ル  
ベカガルニ似タリ、  
望此乃字、上假字ア  
ルニ、解二日、檢入東  
法ナリ、又曰、檢入東  
ナリ、下文書經、即  
檢入、益ナリ、  
撮明法之要、札記明ナ  
名ニ作ル、云フ没本名  
ヲ明ニ假ル、  
二十四節件謂月令也、  
札記謂月令也ニ作ル、  
按一義注月令ニ作

食ニ義注一作而、札記  
謂ニ作ル、云フ爾宋何  
本爾、他本爾ニ假ス、按  
二種ハ假ニ成ル瓦器ナ  
リ、  
糲粱之食、札記雜志云、  
糲ハ粗、粱ハ精、連文  
ヲ得ズ、梁當ニ葉、爲  
スベシ、李斯傳、菜糲  
之食、糲子五莖高、准  
南齊神降、人加高、皆  
糲菜ト糲糲ト並ビ糲  
ク、北假ナリ、

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尙賢絕聖弃智也。此

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

非所聞也。以下又複上所云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

各有禁忌。謂月令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

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

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

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

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

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

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以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正義曰屋蓋曰茨以茅覆屋

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椽榑也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澆。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噉土

刑。糲粱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環曰五斗粟三斗米爲糲。音刺。韋昭曰糲。盛飯也。刑所以盛糲也。土謂燒土爲之。卽瓦器也。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菘而表赤。藿豆菜也。夏日

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爲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

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

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

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案禮親親父爲首尊尊君爲首也。可

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

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



都縣注都縣西、札記北  
 二作也。  
 都縣彭城注正義音翻  
 下、札記、漢末陳蕃子  
 下、札記、漢末陳蕃子  
 下、札記、漢末陳蕃子  
 下、札記、漢末陳蕃子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封  
 諸方士封禪、以禱不死

ノ名ニ合フト成シ、怪  
 物ヲ致シ、仙人ニ接スル  
 ヲ載セ、而テ特ニ其書  
 封禪ノ事ヲ辨明スル能  
 ハザルヲ書ス、故ニ此  
 ニ於テ、其書實ニ珍  
 以テ死スルヲ著ス、而  
 ア其リテ事ニ從ヒ、而  
 ア方士ノ妄ヲ辨明スル  
 ナ得ザルヲ憤ルナリ。

四百餘歲、札記百下有  
 字アリ、云フ本有字  
 アリ、波一本ヲ引ク同  
 ヲ、漢限一合ス。

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石筍山一名玉筍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  
 峰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亦左闕  
 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  
 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告水使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  
 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登宛委山。發金  
 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  
 即此。闕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蒼道南。其山九峰。皆似故曰  
 穴也。闕九疑。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魏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  
 探窺之。亦搜探遠矣。○正義曰沅水出朗州湘  
 正義曰九疑山在道州。浮於沅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汝泗。正義曰兩  
 東北而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正義曰鄒縣名嶧山  
 南歷魯。十二里地近曲阜。巨困鄒薛彭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徐廣  
 於此行鄉射之禮。曰嶧音亦縣名有山鄒音皮鄒鄒薛三縣屬魯。○徐廣  
 索隱曰潘本音蕃。案田襄魯記云。靈帝末有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  
 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鄒。鄒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鄒國也。  
 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  
 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  
 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七三〇

七三一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黎庶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  
 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  
 正義曰。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  
 與音預。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  
 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  
 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  
 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  
 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  
 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  
 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



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誠而云成數字。誤也。嘲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爲之誤。○索隱曰。注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爲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解數萬。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七三四

七三五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案弑君亡國及奔耳。已者。暗終之辭也。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繆以千里。則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爲之不知。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子不君。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爲臣下所干犯也。一曰。盜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

君不君。則犯ノ上。礼記夫字アリ。云南宋中統游毛本夫字アリ。



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香鳥。顏云。於妖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

七三六

七三七

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奉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讐。○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羨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居陳。蔡作

虞舜不台注台音怡錢  
大略曰五帝不紀  
虞於世不係徐廣云  
今文尙書不怡二作ル  
台百ノ怡字ナリ

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爲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尙矣然尙書載堯以來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述黃帝爲本紀之首而以尙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顯頊帝舜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

虞舜不台素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胎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

一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

七三九  
七三八

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正義曰契音薛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

稱高宗帝辛湛洏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鄂錡

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蒙卽師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豳山

軍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鍊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爲鐘鍊也○索隱曰鍊音巨鍊鐘也維偃干

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竝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爲上將號慶

殺慶救趙札記云中  
茲游本史校金板慶字卿  
二作ル

子冠 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正義曰。正義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憚也。不為百姓 諸呂不台。音頽。徐廣曰。趙隱王 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

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 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

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錮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大臣洞疑。札記雜志云。洞讀于個卜為是。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一本封上有建字 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謀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天下三擅。札記雜志云。此云南宋毛本。他本按二作。

漢書之原注天漢序曰、  
札記云、下二句、漢書  
序即見之、此天字衍  
ナリ、序下傳字、脫ス、  
法正義相代相、札記云、  
下相字疑ナリ、

維高祖元功、札記雅志  
云、高字後人加フル所  
ナリ、文選吳郡賦注  
漢高祖功臣頌注、明鏡  
武帝文注、引皆高字  
ナリ、下文荆燕世家、  
述云、惟祖備叙、  
又其一證ナリ、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  
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敝義依霍庶幾云已。○索隱曰。踵  
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昔語助之辭。○正義  
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  
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  
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

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

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

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

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捐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

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

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人情  
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

也。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言此樂  
書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  
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非德不

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版泉之師。湯武  
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二世以崩。可不



姜姓解亡札記雜志云、  
解當二解二作ルベシ、  
鮮ノ旨ハ斯ナリ、釋言  
曰、斯ハ離ナリ。

燕易之禪札記志疑云、  
易ハ哈ノ誤ナリ。

略陰符七。番番黃髮。番音婆。毛茛云。番番威勇武貌也。奚饗營丘。不背柯

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闕一云。監解。

一作 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

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且金縢。作周公世

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

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哈禪其相子

之後卒 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索隱曰。案系家云。管

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

曹是 嘉仲悔過。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

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

索隱曰。衛傾公也。南子惡。蒯聩。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

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

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

孰稱。景公謙德。葵惑退行。別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別成君。生假。○索隱曰。別音過。宋乃滅

牧殷餘民。札記收。收二作ル。三。柯本毛本。股餘民。下云。各本收。二作ル。非ナリ。衛傾不寧。札記例。二作ル。注同。三。索隱本。項。各本。二作ル。

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

卒滅武公。驪

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

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

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少康封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句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爲

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文身斷髮龍鰓與處。索隱曰龍音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

縣在武康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

彊吳以尊周宰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

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

世家第十二。

維驥驟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爲反佐文尊王卒

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

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

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

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乃復國陳。余有丁曰。蓋莊王陳二克少。申叔。ノ陳ヲ以テ而シ之ヲ復ス。故二復國陳ト曰フ。

實賓南海。札記云。何本賓。居ニ作ル。按スルニ。此文亦當ニ讀テ。讀ト爲スヘシ。

韓厥陰德、方苞曰、事傳ニ於テ考フルナシ。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

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

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爭。爭強

七五〇

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紕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俱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恍午信齊。正義曰。謂祝午也。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栗姬俱貴、發大所曰、似ハ似ト同シ、仲リリ、武安侯傳、武安侯貴、而好、此ト同、下、文、孝王、迷、似、愛、功、ト云フ、亦同シ、

作田敬仲完世家、札記志疑云、是而高祖、名字、此必後人、妄、此、漢書、敬仲二字ナシ。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

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

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

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

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

邑。以唇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藩屏京師。唯梁為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

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

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  
劍札肥、雜志類子明  
引、曰、非信仁  
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二  
作、上文在趙者以得  
劍顯、集解是此證、  
今本上下錯亂、  
又奪字、脫ス。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札肥。雜志類子明。引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二。作。上文在趙者以得劍顯。集解是此證。今本上下錯亂。又奪字。脫ス。

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成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缺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八。

天下患衡秦毋。歷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壞。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

漢國史之遺文云云。方  
名曰。傳二稱ス。天下

方ニ縱橫戰伐ヲ努メ、  
而テ孟子乃唐虞三代ノ  
徳ヲ述ブ。荀卿、墨子、  
韓非ノ興衰ヲ序列ス。則  
墨、韓之遺文ハ、荀卿  
ヲ謂フナリ。明説義之  
統紀ハ、孟子ヲ謂フナ  
リ。却、惠王利、孟子  
子ヲ謂フナリ。列往世  
興衰ハ、荀卿ヲ謂フナ  
リ。史記序稱スル所、  
先後錯綜多シ。陳紀世  
家、安國陳紀、楚實世  
之、田齊既起、楚實人  
哉、管公傳序、晏子儉  
矣、夷齊則矣、齊祖以  
類、管公以治、正此  
ト類ス。

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

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

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

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遁。○索隱曰。詢音火侯。反謂辱也。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

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

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

如列傳第二十一。

滑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

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中連鄒陽列傳第

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

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  
 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  
 第二十六。  
 能明其晝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  
 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  
 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  
 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  
 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徐廣曰垓塘之名也

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王信盧  
 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  
 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鄴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緹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崩色。又音浮。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維仲之省、魏大所曰、以王爵下開之、仲仲、而高帝猶之、故二又其子封、故亦兄之子、其母不取、故二王タルヲ得ズ。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瀟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

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爲臣索隱曰葆音保言東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番徐廣曰一作莫蕃音普塞反

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

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

者。壯有漑。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屨。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徐廣曰。一云不慨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

壯有高。札記志云、壯卽莊字、鄭爲時ノ字ナリ、按スルニ、漢下疑フ焉字アリ、上長孺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云云、方苞曰、武帝古ニ依リ庠序崇トシ、以テ教化興ス能ハズ、而テ禮術反テ繼ムナキ、史序散文多ク、敢テ斥指セズ、禮吏ノ如キ、天下ノ公惡スル所ナリ、而テ序ノ乃曰、民野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爲能齊之、皆辭褒美ノ善ク、而テ謙讓刺ヲ存スルナリ、飲觀中興、札記云、毛本觀ヲ觀ニ作ル。

不旣信、札記雜志云、方音四聲、並ニ云フ、旣ハ尖ナリ。

能亦各有所長、札記雜志云、能ハ乃ナリ。

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

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

所用欲循。

徐廣曰。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

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翦。妄加穿鑿。此篇不

才之。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

齊楚秦趙云云。方苞曰。各有俗所州。向ト爲。ス日者其國俗ニ因リ。各用フル所ト定メテ。アリ。猶其大旨ヲ觀ント欲ス。故ニ此傳ヲ作ルヲ百ナリ。天官書ニ國俗代。家占物怪ハ。即各依用フル所アルヲ明ナリ。

接三代統業。札記雜志云。統業ニ漢書ニ從テ

程二作ルベシ。程案未述ト對ス。文選頭陀等譯注。史記ヲ引ク。正ニ絶ト作ル。

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

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淳曰。章程。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理曰。茂陵書丞相爲工用

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

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蓋反。而賈生罷錯明。申

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

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

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家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

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懲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爲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罔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



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竝時則年曆差殊。則亦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還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云山川。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索隱曰。案漢書音義曰。象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也。此也。○正義曰。顏云。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幅咸歸車轂。羣臣尊輔天子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己言紀言扶義倣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

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索隱曰。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也。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略以拾遺補藝。李奇曰。六藝也。○索隱曰。漢書作補闕。此作藝。謂補六藝之闕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

七六八

ナリ。漢朔邑不妄著書。例ヲ以テ之ヲ言フ。當ニ太史公春秋ト云フ。ベシ。春秋ト稱シテ。史記ト云フ。班固史記志。太史公百三十篇。漢書所載。亦稱シテ太史公書ト爲ス。蓋于長史曰。曰。ハザルナリ。成。以テ東方朔ニ示ス。朔嘗シテ太史公ト曰フ。之ヲ著スル者。其書名。ハズ。公ナリ。以テ朔ヲ徐ア解ト爲ス。之ヲ失フ。遺シ。○史記ノ名。禮ヲ經書ト稱シ。用フ。子長者。厥旨。非傳。注取協。於禮樂。經上。六經並。二別。書ヲ合セ。以テ史記。爲ル。非。ナリ。○侯。漢書。人君子。札記。云。漢書。以徐。後。君子。二作ル。索隱本。同。ナリ。雜志云。今本以字ナク。

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整齊百家雜語。正義曰。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于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即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在京師也。穆天子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之爲。亦有第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樂乎此也。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遷獄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索隱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制。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周。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燕。鄙。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情哉殘缺。非才妄綴。

七六九

世人二字アリ、昔後人ノ改ムル所ナリ。第七十注衛宏云、王鳩庭曰、衛宏漢侯注云、今當紀ヲ觀ルニ、又通鑑三下ル、天漢三年ニ在リ、後中書令ト爲リ、程璜ニ任ズ、其卒スル明帝ノ初ニ在リ、璜ヲ擢刑ヲ被ルナリ、蓋バ二十餘年ナリ、何ゾ璜ニ下テ死スト謂フナ得ンヤ、情事ト全ク合ハズ、皆是ニ非ズ。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終

(漢文大系第七卷總紙數七百七十六頁)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發行

(漢文大系第七卷裏付)

正價金貳圓



校訂者 重野安釋

編輯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合資會社富山房編輯部

發行者 合資會社富山房社長  
 坂本嘉治馬

印刷者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青木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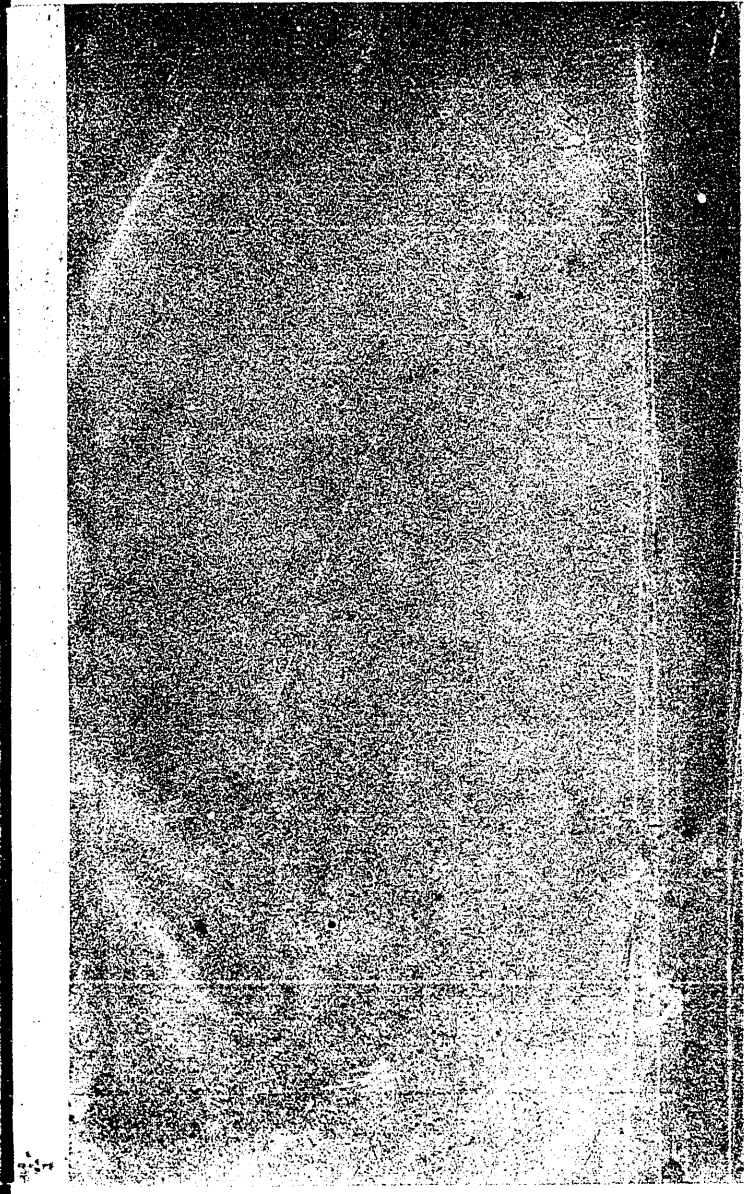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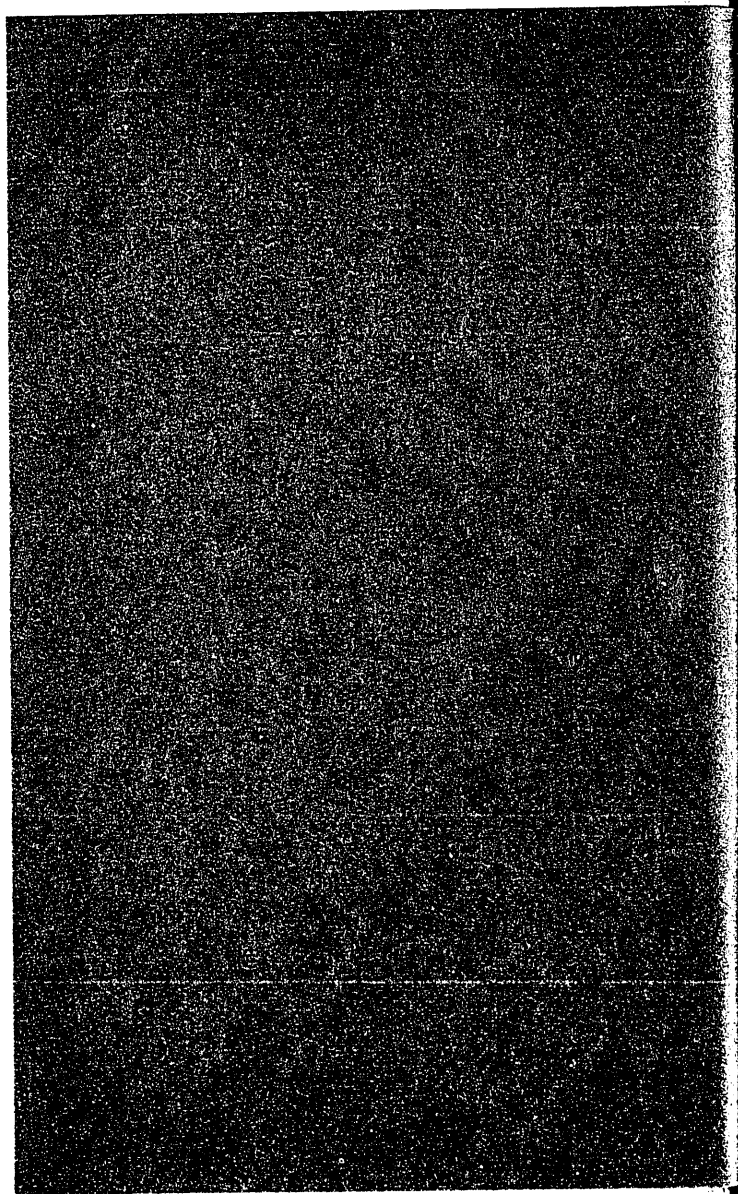
印刷所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株式會社秀英舍第一工場

發兌元

(明治廿九年六月設立) 東京神田區裏神保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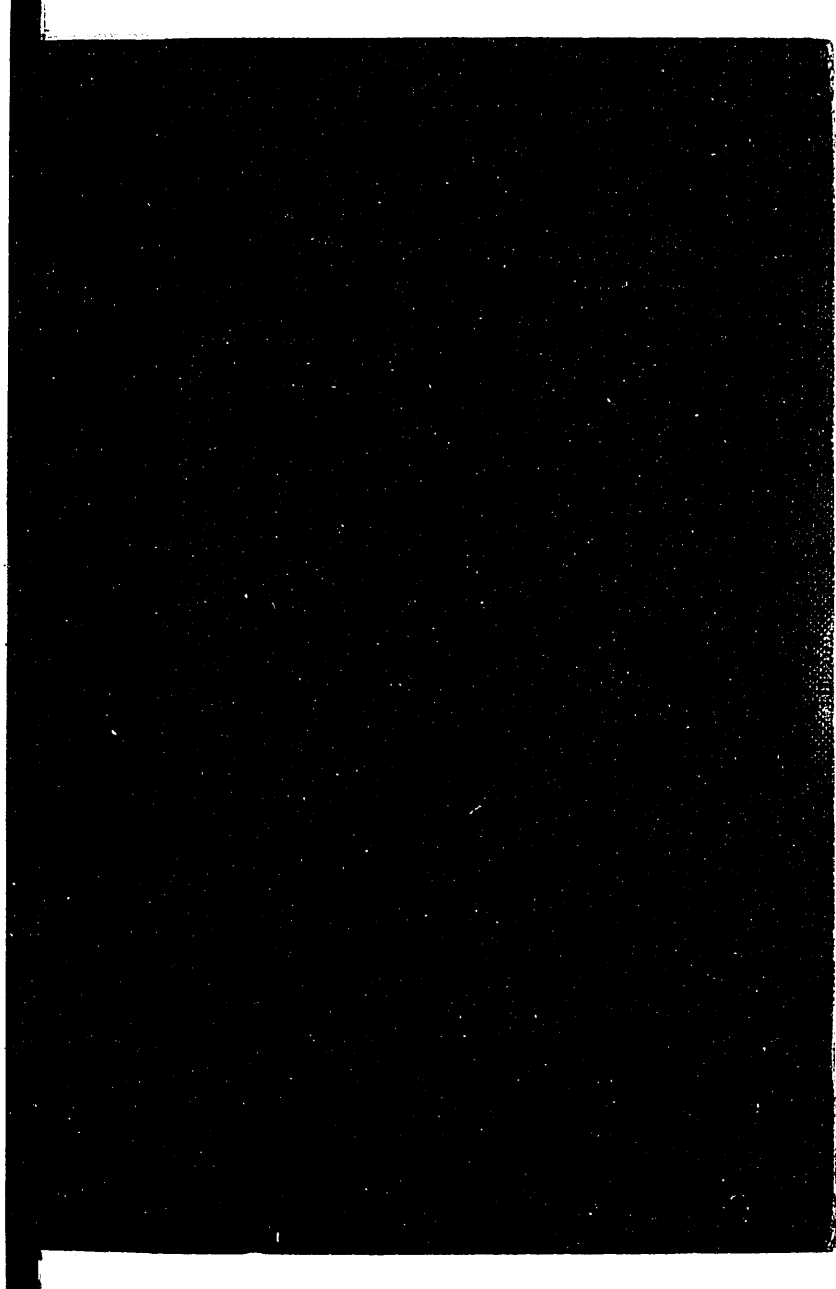
合資會社富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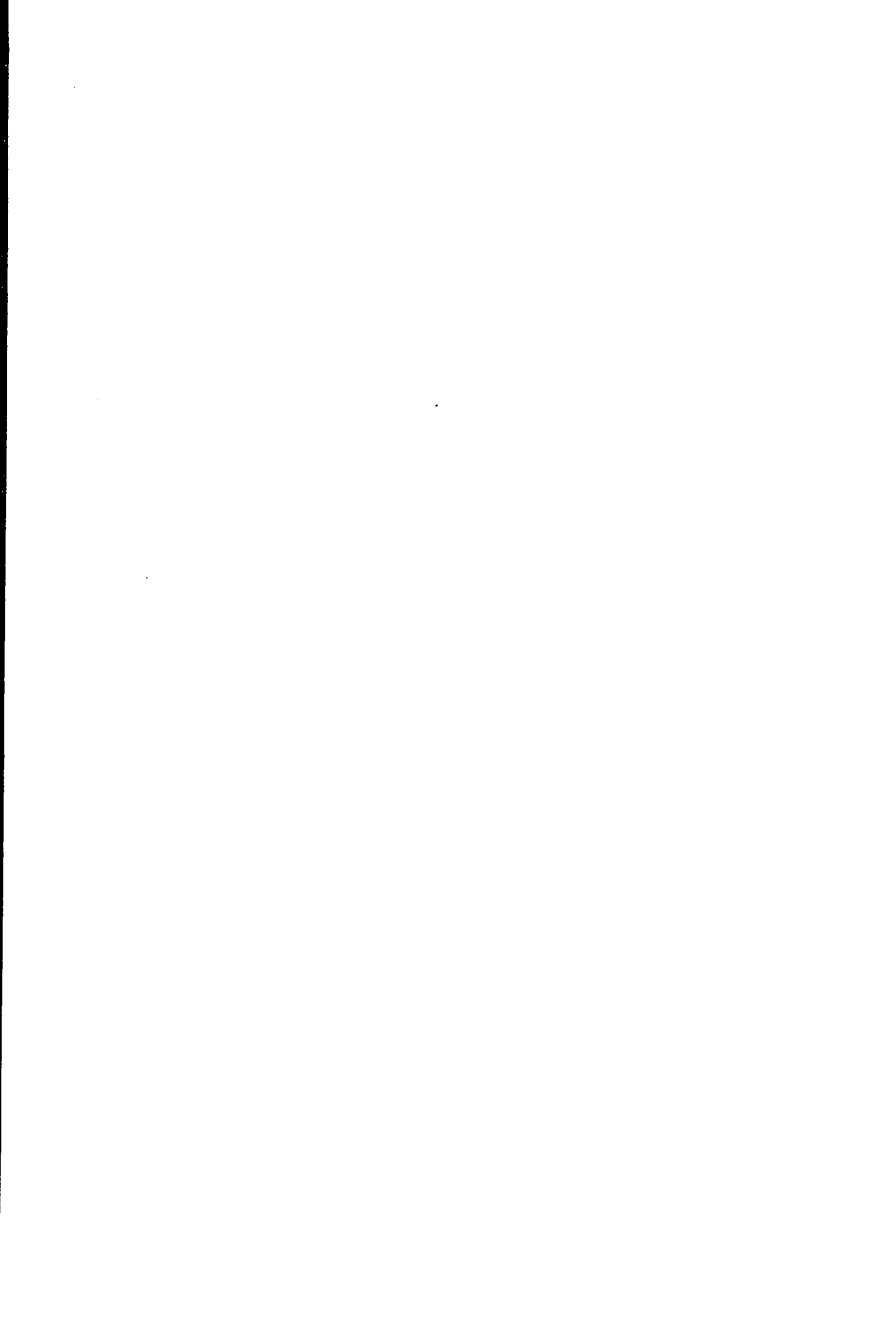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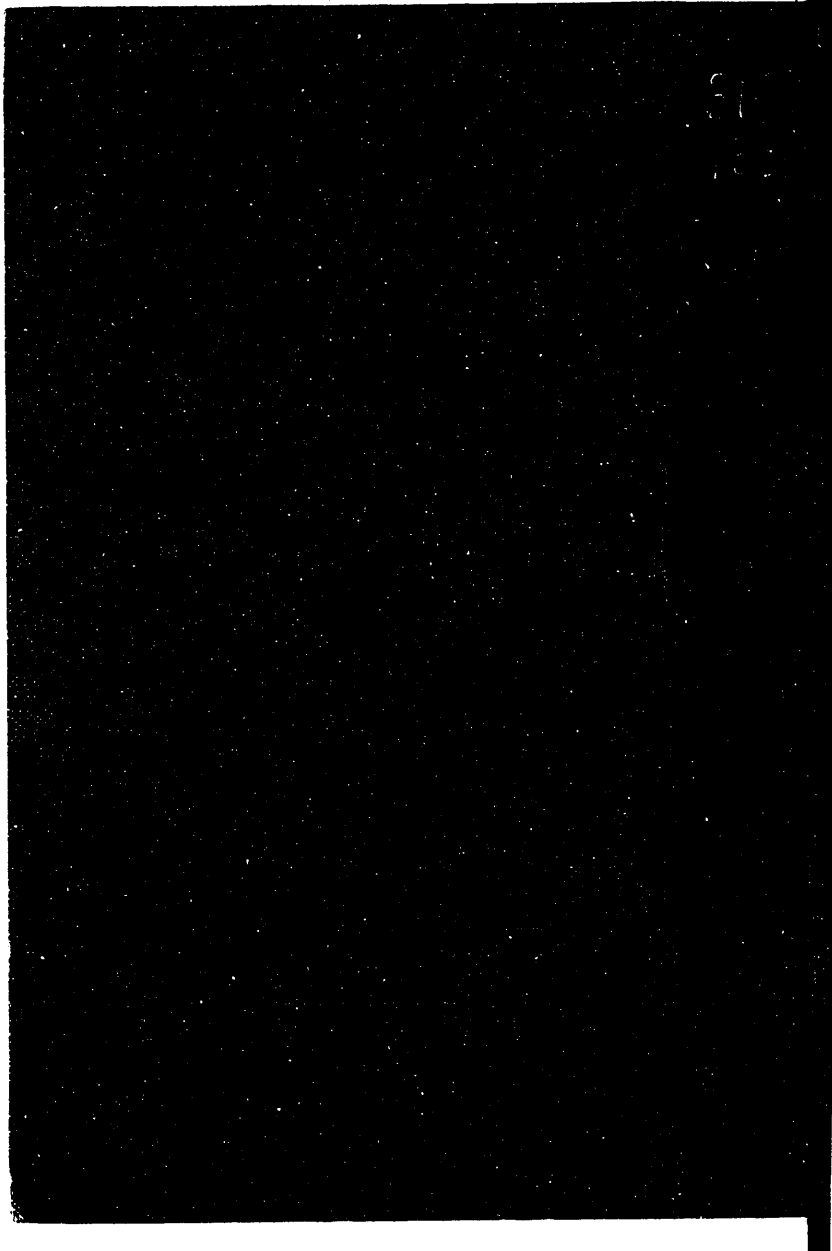
電話本局一〇三六 振替貯金東京五〇一



316

138





92 12 11